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1624
武進姚公鶴編

上海閒話
上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EX LIBRIS

91(513.1)
Y 7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姚公鶴編著
惲樹珏校訂

上海閒話

上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208718

昭和7. 2. 5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館
上海閒話卷上

公鶴出示消暑筆記。所談皆滬上掌故。名曰上海閒話。讀之詫曰。此豈閒話哉。就吾所見。如上海指南。滬人寶鑑。及數十年來寓公雜記。涉滬事者夥矣。以歷史眼光觀之。猶以爲未足。今得公鶴此作。爲談滬事者另開一境。現在居滬者。固足引其興趣。經久亦且必傳。慇懃付刊。與海內共賞焉。心史識。

從政治上觀之。則上海爲外力侵入。手地。從物質上觀之。則上海又爲全國文明發軔地。卽以交通論。今者輪路縱橫。郵電徧國。試推原此事之導線。則上海實開其先。中國之有鐵路也。以淞滬爲最先。自上海至吳淞。當時名吳淞鐵道。其開車在光緒二年五月中旬。惟該路爲外人建築。中人少見。多怪。官民譁議。至九月初。卽由政府收買。又明年十月間。遂與拆卸。此中國開始辦理鐵路之歷史也。至電線設置。自光緒元年。總署奏准開辦。後迄光緒三年五月五日。上海電線成。

而第一次發電則由李文忠行轅中通電至製造局其電文爲行轅正午一刻六字官民視爲怪事不減鐵路之開車當時申報著有論說其主旨仍不免目爲奇技淫巧云由是光緒七年十一月通至天津光緒九年三月初二日通至廣東而大東電報局亦於是年陽歷五月二十三號開始營業上海電報之開辦如是上海有鼠疫自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始虹口公和祥碼頭由工部局查出死鼠兩頭形狀頗異先時衛生處西醫已得有香港報告云南洋一帶發生鼠疫（鼠疫自印度蔓延至南洋羣島復由南洋攔入中國內地）及見所獲死鼠有異卽以藥水化驗果係疫鼠於是始下防疫之令此爲上海發現鼠疫之始

公共租界面積計共三萬三千餘畝俗所謂英租界美租界是也惟英界美界爲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以前之名稱至光緒二十五年西關泥城橋以西至靜安寺路東北關虹口迤東之地以迄引翔港由各國公使議決將舊時英美租界并東西新關之地統名曰公共租界此租界名稱之沿革也中人士不察今仍稱蘇州

河以南洋涇浜以北爲英租界。蘇州河以北迤東爲美租界。泥城橋以西爲公共租界。或新租界。卽通人學士久居上海者。亦復以英美公共等名詞爲言。又何怪各日報本埠新聞欄之一仍其誤也。

上海著名之銅像。連新鑄之赫德像。凡四。南京路（卽大馬路）外灘之巴夏禮以英領事薦升駐京公使於英人頗盡力。彼族之功人也。法租界公館馬路（卽法大馬路）總巡捕房門首之卜華德以法水師提督助前清勤髮逆陣亡。蘇州南橋地方此似爲前清平亂之功。臣惟法人所以鑄此銅像則別有故。當太平軍薄附上海時。卜華德率領洋兵代清逆擊。政府因以小東門一帶地關法租界。以酬其勞。嗣卜華德出征離滬陣亡。法人追念開闢法界之功。置像以表紀念。實亦彼族之功人也。此外則李公祠之李文忠像。二馬路外灘新建之赫德像。鑄像原因人所共知。茲不贅。又宋教仁之被刺。彼黨擬於滬寧車站鑄像以垂永久。議未定而難作。今已中止矣。

銅像之外。又有石像。最著者爲泥城橋西某馬房中。矗立之二翁仲。又馬霍路某西人宅中。亦有石像二。據滬人言。此石像爲離滬十餘里某姓墳上物。由某西人出洋四十二元。昇來上海。作爲裝飾品。以石像與銅像較。自公鶴觀之。不過物質上價值有異。千百年後。同爲一種礦質之建築物耳。

海通以後。外人來滬。經營租界。在當時定議之初。並不名爲租界。不過中政府劃定一地。准外人於此地內租地建屋耳。故租界之租字。乃係租地之租字。移換而來自太阿。倒持此劃定界內一切統治權。漸漸放棄。於是外人始組織工部局。以管理市政。設巡捕房。以總持警政。而商埠之上海。乃成爲租界之上海矣。觀法大馬路名公館馬路。則以法領事署在此馬路中。而名。而當時領署不自居衙署之列。可知巡捕房。普通稱之曰行。四馬路之巡捕房。稱老行。大馬路之巡捕房。稱新行。行爲賣買交易之稱。謂則當時巡捕房。亦不列於衙署矣。撫今追昔。孰爲爲之。可慨已。

租界之租字本由租地之租字影射而成譬之我准外人於此地寄居（蓋華洋雜居之制至今尙未通過也）外人卽視此地爲彼有彼之侵佔我之放棄前已言之矣今洋文之公共租界爲公共殖民地法租界則更進而爲彼之市鄉然我中國人則仍夢夢也辛亥九月上海光復工部局發貼告示卽大書特書曰各國駐滬公地則悍然將租字剔去矣今則卽我華人自稱間亦省字作法界英界云云與天津人力車夫（卽東洋車夫）所稱之法國地英國地等稱謂同一自甘奴隸之口脛此事始則我國僅認彼於某地界內有租住之權而彼則強名之曰租界今則我欲名之曰租界而彼且駸駸焉名之曰彼之公地及彼之市鄉矣傳所謂得寸進尺罕譬誠無逾於此者不知政府亦稍稍顧慮及之否

拳匪叛亂之先頑固派用事北京編募禁衛軍名曰虎神營命名頗異有知其事者謂羊（解作洋字）畏虎鬼畏神卽寓排外之意蓋當時名洋人爲洋鬼子或稱爲夷人內地一律如是獨上海則婦孺老少在昔迄今均稱外人爲外國人此非

上海較內地爲文明也。接近且與外人有關係。故不敢不稍存體面耳。又上海外人勢力以英法美德爲最鉅。故居留人除日本外亦以四國爲最多。惟滬人之稱四國人亦復各別稱。英人曰大英人。頗符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稱法人則曰法蘭西人。間有音訛作拔蘭西者。與洋文原音相去更遠矣。稱美人則曰花旗人。稱德人則曰迦門人。迦門係日耳曼之省音。此種稱謂稍一移易。如直稱德人美人是。中下社會卽不知所對。蓋此事各有其歷史上之緣因。今已不盡可考。惟花旗之稱則當時以與英人語言文字種族一一相同。無他標異。故以國旗名其人。此語聞之余兄安甫先生。而安甫又聞之某行轅中之洋顧問也。

租界各馬路在公共租界者。大率以中國行省及內地著名城市命名。在法租界者。大率以該國著名人物命名。以該國駐滬領事爲多。檢法國駐滬領事表可見。而中國人對於兩租界之馬路亦各名有中國之名。如公共租界之南京路。中國名之曰大馬路。法租界之公館馬路。中國名之曰法大馬路。此等不勝屈指。

惟彼之命名。由於人爲。我則並未命名。偶沿有慣稱而已。故數年前新築之路。若愛爾近路。若卡德路等。則已無中國之名矣。此事雖小。頗與同化被同化之實例。可相參究。吁可畏已。

左道惑衆。中國向有例禁。泰西各國崇奉一神教（即天主或耶穌是設一神教。與中國之多神教異）入主出奴。持之尤堅。乃於租界中開設之。陰差看病及徐先生保安等店。工部局獨准其作爲一種營業。不加取締。頗以爲疑。前歲偶晤某西博士。據言西人初來滬上時。見中國教宗紛雜。疑此等覲祝咀咒之術。乃爲中國宗教。應有之支派。因放任以迄今。茲今雖西人亦有知之者。然相沿既久。且增進民智。破除迷信。無預外人事。故寧守獄市。無擾之宗旨。一任其自由營業云。

南方大字有二讀。而疊在一句中。作二讀者。則惟大英大馬路。大英之。大字讀如字。大馬路之。大字讀音。此滬上人所共知。共讀而鮮得其解者也。公鶴以爲大英係名詞。凡名詞之。大字如大蒜。大菜等。大字均讀如字。大馬路之。大字爲形容。

字。凡。形。容。字。之。大。字。均。讀。惰。音。例。如。大。人。先。生。之。大。人。與。大。人。小。孩。之。大。人。一。爲。名。詞。一。爲。形。容。字。而。讀。異。者。可。類。推。也。（大。人。先。生。之。大。人。南。中。傭。僕。今。亦。有。讀。作。惰。音。者。然。粗。人。耳。文。人。學。子。則。均。讀。如。字。也。）惟。大。馬。路。則。今。亦。已。成。爲。名。詞。要。其。始。則。與。二。三。四。五。六。馬。路。爲。對。待。名。詞。而。該。路。又。較。爲。寬。闊。則。固。完。全。形。容。字。也。

租界馬路。外人悉以中國地名名之（已見前）偶見某寓公筆記以爲卽此便係外人意圖佔我土地之先兆。此單方臆度之詞亦最易挑動中外之惡感。公鶴嘗以外人命名之故。歷詢之。中西人之老於滬事者。據西人某教士言。此不過爲中外人便於記憶。無他用意。可言據友人蔣子嚴言（蔣有學問。且長於滬上掌故）則各馬路以南京路命名爲最先。緣上海開埠。係根據道光廿二年江寧條約。江寧外人均稱爲南京。以租界中居中最寬大之馬路名之。以初次定約地之南京於外人紀念之意。頗符此端。既開於是後。馬路名曰北京路。二三四五馬路亦各

以中國地名名之而全國著名地方徧於租界一隅矣。

公共租界中東西馬路之最長者以華德路爲首指南北馬路之最長者以四川路爲首指而最短之路且在極熱鬧地方滬上人每忽焉者則棋盤街（卽山西路）中段向東之泗涇路是也此路東西不過三四百尺爲公共租界中最短之馬路。

公共租界中馬路之最講究者以蘇州河向南之四川路及南京路爲最以全路均用鐵梨木平鋪也而養路之設備則尤以南京路爲最完全見有中途容與身著紅布馬褂手操箕帚以從事打掃者則該路之清道夫也惟問該清道夫何以身著紅衣則此事殊有中西歷史上異同之研究赭衣爲罪人服中國古制如是故蘇常間俗諺猶有穿紅衣出西門之語穿紅衣爲犯罪之代名詞出西門係充軍之代名詞（蘇常處全國之東偏故犯重罪之充軍必稱出西門也）則紅衣之在中國其作用可知矣外國則不然顏色中以黑色爲下乘因其不能再加別色

於。黑。色。之。上。也。以。白。色。爲。上。乘。因。白。爲。原。質。未。受。各。色。之。沾。染。也。從。科。學。的。推。論。原。自。不。謬。至。紅。色。一。類。則。每。藉。以。表。示。法。律。之。作。用。幼。時。在。蘇。州。閶。門。馬。路。見。新。造。之。巡。捕。房。係。紅。色。磚。牆。私。問。之。人。則。云。此。係。表。示。特。別。之。意。惟。公。鶴。當。時。更。疑。僅。僅。爲。表。示。特。別。計。則。顏。色。之。可。用。者。尙。多。何。獨。取。此。紅。色。及。來。滬。上。見。海。關。中。所。用。之。各。種。車。輛。亦。均。紅。色。詢。之。個。中。人。以。爲。此。係。歷。史。上。表。示。法。律。的。歷。用。之。色。猶。中。國。以。黃。色。牆。屋。及。器。具。爲。至。尊。之。用。各。有。其。歷。史。上。之。習。慣。也。及。今。考。之。則。知。此。清。道。夫。之。身。著。紅。衣。猶。表。示。法。律。之。標。識。而。已。故。該。清。道。夫。在。馬。路。中。間。凡。行。道。之。車。馬。苟。非。萬。不。可。避。之。處。則。必。遶。道。以。避。之。此。事。雖。小。而。外。人。尊。重。法。律。之。意。寓。焉。矣。

上海大自鳴鐘之著名除徐家匯董家渡兩鐘外其在繁盛地方者有三四馬路外灘海關自鳴鐘一跑馬廳西首自鳴鐘二法租界大馬路巡捕房自鳴鐘三此三鐘以海關時計爲最準而以法大馬路之鐘爲最著名蓋今已稱該捕房爲大

自鳴鐘巡捕房卽此可見其名之著。

外人經營上海租界英人先至乎法人先至乎此在稍知中西國際歷史者當無不以英人爲最先至者蓋當道光十九年鴉片開戰之前在乾隆時有東印度公司代理人英人名比谷者曾來上海察看形勢至道光十二年復有林德賽葛勞甫二人以廣東禁止開艙（此係另一事非道光十九年因鴉片而禁止開艙者）便道北航至上海亦極稱爲通商善地此爲鴉片開戰前英人垂涎上海之始及白門訂約五口開埠其時則道光二年八月也其關係則中英兩國間也至道光念四年法人美人繼英而起要求按照英約訂結中法黃埔約中美望廈約此爲法美兩國後至上海之證蓋中英之訂約既先於中法中美則英人之來上海自必先於法美無疑矣乃載籍雖如是云云而上海中下社會則偏謂法人之來先於英人且謂法人先來故法租界得沿上海城而爲之英人後來故另闢地於洋涇浜之北明知此等俗說之必不可信然除載籍所記外則亦無他反證足以

證明之。蓋中國向以夜郎自大。在中外初交通時。對於外國人。固一例目之爲夷狄。孰英孰法。未見何等之識別。此則先至後至之別。無其他記載。可詳考也。

租界管理權。既全入外人之手。於是界內稅捐。亦悉由工部局主管收支。自爲支配。其稅項名目。徵收方法。支出報告。均登入工部局所辦之星期報中。本埠時事新報。前以上海租界財政關係滬市。因就該報譯成漢文。分日登之。社論中。並入時事彙報。俾究心滬事者有所考云。

公共租界有三處。地方不受工部局巡捕房之管轄。並不納各項捐稅者。一鐵馬路橋北之天后宮前清出使大臣行轅。并出使文報局辦公處也。二北浙江路之會審公廨。我國駐在租界中之司法衙門也。三洋務局查洋務局爲前清上海道設在租界中之辦公機關。凡審理華洋上訴事件及中外國際交往均藉該局爲之。滬道署設在城內交通殊不便利也。惟洋務局原址本在新闢路。今靜安寺路道尹署之洋務局。乃假某紳之房屋爲之。然該局雖係民產。既經假作。

公署卽亦不納租界各項稅捐。該署大門之內正廳之前有小河一道。從天井中橫穿而過。據該署中人言。小河以南（該屋南向而小河則自西向東橫穿而過）巡捕房有管轄之權。小河以北則完全外人無權過問。云。

上列天后宮會審公廨洋務局三處。謔者目爲租界中之治外法權地。惟天后宮以巡捕房無權管理。凡租界中售賣食物之小販。每羣集於此。既不負納捐之義務。且不受捕房之取締也。去夏捕房以該地售賣種種生冷不潔之食物。有礙界內衛生。屢思越俎干涉。此事在捕房固別有用意。而我國售賣食物之有妨衛生亦屬授人以隙。則天后宮之治外法權尙望當局者有以維持之。

會審公廨自前清同治七年會訂會審章程十條後。該廨固完全爲我國自有之官衙。乃自歷任會審官放棄主權（按會審官爲完全司法官性質。而當局必以習洋文者充選。其意以爲便與外人直接也。不知來廨會審之洋官尊之曰副領事。事實則均繙譯官耳。彼固習於華文華語者。何勞我另派習洋文之會審官以遷

就之乎。且公共租界早堂捕房解案之會審西官。計英德美三國。則會審中官且必通英德文字而後可。試思今日熟悉英德文字而并嫻日系法律者何人。其晚堂華洋訴訟案來廨會審者且十餘國。則會審官且必通全球文字矣。徒令當事之華人於法庭上不聞中國語言。專便外國律師及西捕等耳。此亦歷任喪權之一原因。聞今日政府收回公廨。尙擬妙選外國語文者充任。則亦不知其命意何在矣。及辛亥革命全權悉入外人之手。則此項治外法權地已不啻爲外人迴翔地矣。而混合裁判之足以辱國更可勿論。收回報紙之喧傳非一日。究不知實行在何時耳。

此外聞之王襄猷崧生言。貴州路角之壽聖庵。向亦不繳巡捕捐。又有人云。大馬路之虹廟。亦不繳捐。惟公鶴詢之上海總商會中人言。總商會今即設在天后宮後進。凡不納捕房稅捐之房屋門首不釘門牌。今壽聖庵及虹廟均有門牌。高釘門首。則所云不納捐者恐未必信。

猶憶昔年在某機關辦公。有一稔友於其寓中設席。柬招柬書。某馬路某里第二十三號。半畝寓候。駕云。門牌號碼。忽有半數。當時頗以爲戲。己蓋上海無賴子。另有一種油滑。乏味之戲語。如七馬路第半號。十三點鐘。五刻六十一分。候光等語。公鶴亦一例視之而已。及屆時。着人來邀。至赴宴時。細閱其門首之門牌。則果不謬。詢之同人。則以爲上海本有此半數之門牌。但不知究係何因耳。

上海自開闢租界後。地價大漲。而地皮之糾葛。亦愈盛。沿浦灘仁記路之某隙地。畝餘。泥城橋西。慣作馬戲場之大隙地。訟案數十年未結。此其最著者矣。此外零星地。畝業主無權過問。一任地販。從中簸弄。負納稅之義務。而不得享使用之權利者。全租界中。尙不知若干。而尤爲奇突。不可究詰者。則跑馬場內。尙有各業戶零星地。畝是也。查跑馬場爲一種營業公司性質。當該場開闢之始。公司中收買各地。間有一二。倔強不肯出售。或祖宗坟墓所在。不願脫售之各戶。介於其間。該公司無法。就各戶不肯出賣之地。四面包圍。務使該地無進出之路。今者從跑馬

場東南角（卽俗所稱南泥城橋是）於籬落間微窺（跑馬場不容華人闖入故除小工西崽等人外鮮有得進該場者後另有說）中有壘負土而起者則某姓家之祖坟也前以四面包圍春秋間無從祭掃（此事在上海本有國際間章程云不得禁止華人之祭掃等語然亦空談耳）今則跑馬場華人無廁足之權利雖有孝子慈孫春露秋霜祇有等之唐宋一邱而已

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初南市新舞台開幕爲劇界中新開局面繼起者爲公共租界三馬路之大舞台而法租界亦建築新劇場歌舞台以與南市相競爭當時頗有以法租界不適戲劇營業爲言者此蓋鑒於近廿餘年來法界無開設戲園之故不知就市面論各項營業均已由東南而移西北若就歷史論滬上最初之戲園其地址卽在今法租界之戲館街地以業名其熱鬧可見昨晤葉君慎之據稱戲館街於三十年前有髦兒班有崑腔班頗極一時之盛又城內相近處有一戲班術其命名之意以當時梨園子弟均歇宿於該術滬上土著人尙能言之

自市面北移而各戲園亦隨集於公共租界之五馬路由五馬路復遷至石路大新街及四馬路等處此商市之變遷沿革也

公共租界五馬路滿庭坊一帶售賣食物通宵達旦不在尋常取締之列聞該處因戲館遷駐後市面驟興而滿庭坊一帶房屋爲一某西人之營業某西人者於市面有勢力而又爲普通西人所見憚卽滬諺所云白相洋人之類也該洋人於五馬路市面之創興預有力而滿庭坊一帶售賣食物因亦取得工部局之特許今該洋人已挾貲回國而繼續管業之人并取得此項權利云

馬路中各項行走之車今昔亦各自不同昔日之人力車(卽東洋車)兩輪高大幾與四輪馬車之後兩輪相埒而自行車(卽腳踏車)則前一輪大於後一輪者倍與今式自行車兩輪相等者亦異此等形式上之不同本無足記惟減少行車時之危險亦交通上之進步也曩讀咸同間諸寓公筆記則當時馬車惟外國人乘者爲多一係生計關係一係四輪馬車在北京爲御用品形式雖各自不同而

四輪則一故達官貴人亦鮮有乘之者以防僭也（晚清之季京官除一二品大員外尙鮮有乘四輪車者此其證也）今則馬車之外復有汽車而鐵輪人力車除一二自用者外（卽包車是）亦已鮮見蓋上海自行駛電車後此項鐵輪車較爲危險不若膠皮車（卽黃包車是）之安穩然生計程度之增進於不知不覺者已不可以道里計矣生產力不增消耗力日強經濟隱憂曷其有極

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之所每不准華人之攔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今之跑馬場及白大橋下之公園其最著矣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歷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爲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云狗與華人不准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爲華人游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尙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尙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心之

薄弱耶。

聞人言。日本人於上兩處。向亦無自由出入之便利。自甲午戰勝中國。此禁遂以消滅。此則國際強弱。不無關係矣。惟我華人。平心思之。究竟中日國民教育。是否平等程度。是否相差。公鶴願我國人均從實際上一爲着想。無徒作客觀的虛驕之詞也。曾聞有人作戲語云。中日之戰。日本得我償金二萬三千萬。窮人暴富。故天皇亦有三千萬之酬獻。然終不若上海之取得國際間之榮幸爲尤甚也。所云取得上海國際間之榮幸者。蓋卽指自由出入公園之事云。

上海新聞業之發達。除我國歷史上之宮門抄外。當以上海爲最先矣。上海華文日報現存者。以申報爲最久。考申報爲美查洋行主美查所創辦。始於同治壬申三月。然星期日不出報也。則與今之各西文報略同。至申報未開之先。有字林洋行之上海新報。繼之者有粵人所辦之匯報彙報益報等。然皆先申報而閉歇。及光緒丙子十月初八日（距申報之開辦五年）法租界寧興街有新報館之開。

設體例及售價一如申報惟中間橫嵌英文與申報略異卒以此未能發達云前歲太平洋報中英互問聞即係仿新報之例焉

石印書籍之開始以點石齋爲最先在南京路泥城橋堍月餘前已拆卸改造矣聞點石齋石印第一獲利之書爲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萬部不數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萬部適某科舉子北上會試道出滬上每名率購備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贈友之需故又不數月而罄書業見獲利之鉅且易於是寧人則有拜石山房之開設粵人則有同文書局之開設三家鼎足壟斷一時誠開風氣之先者也租界馬路之建築除南京路四川路用鐵梨木及火磚鋪設外其餘普通爲兩式一以沙與石子拌和平鋪者普通名之曰馬路一以碎石大小疊砌者普通名之曰石路（今之福建路以石路之故今華人已名之爲石路者是）惟馬路與石路是否有成本貴賤工程難易及使用久暫之關係今悉不論偶與某西人談及始知此兩式道路建築之互異乃別有故緣上海開埠之初自來水尙未曾用而

其時洋涇浜蘇州河橫插租界而過居戶每於早晚兩潮爭相汲水鄭家木橋打鈎橋北之珊記碼頭老閘等處均爲取水要道故於該處道路均用碎石片砌成既防汲水之傾滑且免水淋全路致馬路易於塌壞一舉兩得具有計畫觀今馬路中（非石路之馬路）安放公安自來水管之下必平鋪石片路一小方猶其意也然今自自來水徧於租界此項石路已失其需要之所在而浙江路自通行電車後去年亦盡易馬路而爲石路意者於成本貴賤工程難易使用久暫均不無關係歟。

南市新舞臺爲上海改良舊劇之開山祖當該臺建築之始以上海市面爲租界一網打盡緣有姚君伯欣出而組織振市公司彼時江督及滬道亦頗注意華界市場而伶人夏氏弟兄及小連生輩復能熱心贊助因由該公司與官廳訂立合同凡租界中各項車輛赴南市觀劇者概不納捐以示招徠此該舞臺成立之原因也至內部組織舞臺之構造場內之佈置以及購票設櫃劃分進出路由一切

井然有條。實姚君一人經營之力。該臺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間開幕。不一旬而德宗孝欽先後賓天。專制時以國喪之故。驟爾停演。念七日彼時劇界發爲倖詞。而政學界亦頗代爲惋惜。以爲南市終無可興之理。該公司經此種種挫折。卒能轉危爲安。固賴各伶人之明公義。實亦出姚君一人維持之力。爲多論者謂南市之有今日。不得不歸功於振市公司。而振市公司得盡其發展之能力。則又不得不歸功於姚君。今姚君已歸道山。而觀於今日產銷併征新章。行首受其影響者。卽爲南市。撫今追昔。則又不得不歸美於專制時代官廳之尙能發展國力。而姚君者亦適逢其會而已。咸豐八年十月美駐使列衛廉致書中政府。有云美國制度。凡本國人均用本國之旗。各國無不皆然。以中國貿易如此之盛。而無國旗以資保護。似應由貴大臣奏明大皇帝一律辦理。俾商船與盜船有所區別。卽中國人民亦不致假冒洋旗云云。可知商人之用國旗。乃美駐使之動議。蓋中國向以大一統自負。無國際之觀念。前清創製之黃色龍旗。乃視爲名器之一種。其不願

輕假於人民亦歷史上之慣例自美駐使借箸創此動議旋由政府核准海關首先製旗升用而普通商店之懸掛國旗就上海論則尙以辛丑年親王載灃奉旨赴德謝罪過滬爲第一次緣彼時滬上商人已具國際觀念而於此次親王放洋乃係謝罪之奉使於忍重負辱之中示外人以愛國忠君之隱國民誠無負於政府矣惟懸旗之風一啓今則無論何項商店於國旗之外并隨意自製種種招徠生意之旗幟當街懸掛不啻爲廣告之一種始簡終巨此亦其一端哉

以中外語言文字不同之故國際交往間遂不無誤會如道光七年青浦毆打外人之案可略見一斑矣而又有誤讀外文字在我國間竟成一種習慣者例如英文之(一)字形似中文之工字而本洋中有三(一)板四(一)板之別我國錢業家竟呼爲三工本洋四工本洋者是近則上海日本店售賣一種食品名味(の)素(の)字讀近中國之諾字音與之字解釋同蓋猶云味之原素以表示該物之適口也而上海則普通竟稱之曰味四素矣

租界之名義性質及其歷史除拙著上海開埠史外前更詳悉言之自辛亥光復以來界內各政除會審公堂尙有一二名義上之華官隨同審案外其餘概不准華官有過問之餘地此非歷史上本來如是也偶稽舊牘左文襄之勒禁小押店葉固之之取締花鼓戲而從前烟館中雇用雛妓美其名曰女堂館自周小大犯案後大吏力主嚴辦此風遂以永革此皆華官治理租界之實事也今則華官向租界提人非取得領袖領事之同意名曰越界捕人必送請公堂懲辦雖名租界爲我國逋逃藪亦無不可而謂華官尙能干預租界內政哉此事就根本解決能改正條約及歷年慣例仿照日本居留之制作積極的解決誠爲不易之辦法否則名存實亡遷延坐誤國且不保何有於租界卒亦非公鶴所忍言矣

今之所謂老閘新閘者均前清康雍時所建築查老閘建於康熙十四年至雍正初復就老閘西里許建築新閘卽今之新閘橋是也惟東西相去甚近是否康熙年間建築之老閘已圯至雍正初重建新閘抑水勢氾漲老閘不足以挽狂瀾同

時。并。建。新。閘。藉。作。兩。重。之。屏。障。今。老。閘。基。礎。不。存。而。新。閘。橋。亦。已。傾。圮。當。時。規。劃。如。何。迄。不。可。考。矣。

洋。涇。濱。之。三。茅。閣。橋。以。三。茅。閣。而。得。名。者。自。咸。豐。二。年。劉。亂。被。燬。後。邑。人。卽。移。建。於。北。門。內。而。崇。祀。春。申。君。然。三。茅。閣。橋。之。名。則。猶。是。也。南。京。路。之。拋。球。場。今。亦。已。他。徙。矣。然。拋。球。場。之。名。則。猶。是。也。黃。鶴。已。隨。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亦。掌。故。家。所。不。可。不。知。者。

上。海。建。築。物。之。最。古。者。首。指。城。南。之。龍。華。塔。相。傳。爲。南。北。朝。時。所。建。南。朝。四。百。八。十。寺。寺。建。四。百。八。十。塔。意。者。此。亦。其。一。歟。次。則。靜。安。寺。寺。有。第。六。泉。一。所。泉。含。有。琉。質。故。較。異。他。水。今。者。科。學。發。明。則。固。不。足。奇。也。

西。人。裘。雪。司。著。上。海。通。商。史。內。載。海。關。沿。革。頗。詳。當。咸。豐。三。年。劉。麗。川。踞。城。戕。官。後。上。海。秩。序。大。擾。各。國。商。輪。蒞。滬。均。不。按。照。商。約。繳。納。稅。餉。當。局。者。以。內。亂。方。熾。不。欲。同。時。與。外。人。開。嚴。重。之。交。涉。於。是。北。關。幾。廢。當。時。以。江。海。大。關。爲。南。關。亦。

稱舊關而海關則稱北關及新關。嗣由英香港總督仗義執言主持正論各國無可非難乃亦相率繳稅云云此事不見於中國記載偶詢之海關中司事華人據稱聞之某稅司言亦僅云海關歷咸豐三年以迄太平軍之滅亡中經種種變故關稅迄未減短者實得英人之助力至英人以何方法助我不僅中人無知之者卽該稅司亦祇知其大略及閱王韜瀛壖雜誌則頗詳此事志云咸豐三年紅巾之亂北關幾廢英國駐劄香港公使包伶以爲例當輸納於是復設如初而延西人爲司稅正副各一人云云則與裘雪司所著正合惟此云紅巾之亂係誤劉麗川而爲太平軍者然自劉踞城後卽由某西人爲之通款稱臣於南京太平王府（見中西紀事頗詳不贅）則稱之曰紅巾亦固其宜香港於道光念二年割讓於英所云香港公使實卽香港總督王氏於此等處似未究心故稱名偶誤耳至海關延用西人亦始於是時尤可補中國官文書之缺略識此以稔研究海關故實者（包伶確係公使蓋英公使於駐北京之前均駐節於香港包伶之前已如

是見薛叔耘四國日記。王氏說不誤。

租界自來火之創設。遠在同治末年。至光緒元年。乃始開火營業。此事公鶴親聞之。該公司中一司事華人。該司事年已七十餘。當時曾親預其事者。故知之較悉。當創辦之初。謠詠紛紛。而其最可笑者。則云地火盛行（當時名之曰地火燈）。馬路被灼。此後除衣履翩翩之富人。脚着高底相鞋。熱氣或不至攻入心脾。若苦力小工。終日赤足行走馬路者。殆矣云云。又該廠設在今垃圾橋南堍。一般苦力相戒。無蹈其地。以爲該處路面必較他處爲尤熱也。種種盲論。可爲發噓。

又自來火通行數年後。有西人名立德者。首在租界創設電燈。先是馬路路燈。均用自來火及電燈。行外人首於黃浦灘路。裝用以代自來火。蓋較自來火光爲便利也。然當時亦有種種謠詠。惟不若自來火之盛。其辭耳。

德律風之創行。爲英人比曉普設南局於十六浦。北局於正豐街。卒以經費不敷而止。此光緒壬午六月間事也。及明年春。由徐家滙教堂神甫某發起。自該堂通

線。至。英。法。美。各。租。界。以。報。風。雨。寒。暑。由。是。各。界。漸。知。其。利。次。第。裝。用。復。經。某。西。人。集。資。開。辦。公。司。作。爲。營。業。云。

道。光。十。九。年。鴉。片。戰。爭。之。結。局。遂。開。五。口。通。商。之。始。是。中。西。國。際。之。所。由。來。不。啻。鴉。片。爲。之。媒。孽。也。惟。當。時。鴉。片。之。輸。入。中。土。必。有。華。商。爲。之。接。引。此。華。商。爲。誰。在。廣。東。自。有。歷。史。上。之。十。三。洋。行。公。私。均。有。記。錄。而。上。海。則。尤。有。特。殊。之。事。實。查。上。海。現。時。業。士。之。華。商。以。潮。州。幫。爲。首。指。幾。同。法。律。上。之。特。許。者。然。他。幫。不。能。染。指。也。其。土。棧。之。尤。著。名。者。爲。郭。姓。之。鴻。泰。號。自。內。地。烟。禁。加。嚴。而。租。界。上。新。開。之。土。棧。十。六。七。皆。冒。名。鴻。泰。試。問。土。商。何。以。首。指。潮。州。幫。土。棧。何。以。掛。名。鴻。泰。雖。老。於。滬。者。未。能。了。了。也。前。晤。黃。君。玉。如。〔黃。舊。文。學。家。今。吳。淞。水。產。及。商。船。兩。校。教。員〕。據。稱。伊。外。祖。胡。汝。直。先。生。著。有。禁。烟。記。略。一。冊。係。手。鈔。本。蓋。成。書。而。未。刊。者。內。載。鴉。片。歷。史。頗。詳。而。隨。同。洋。商。第。一。次。至。滬。販。土。之。人。卽。係。潮。州。郭。姓。郭。能。英。語。又。得。洋。商。信。用。來。滬。後。始。代。洋。商。出。售。烟。土。如。今。洋。行。中。之。買。辦。然。繼。則。設。棧。設。號。

作私人之營業。又未幾而親族同鄉亦均集中於烟土一業。意者今日鴻泰土棧之著名與潮州幫取得歷史上之特許皆郭姓之作。備乎中英禁烟約期以十年而潮州幫與郭鴻泰之鼎鼎大名今猶喧傳一時。則郭姓直與鴉片相終始矣。讀某西儒哲學書謂一地方人物之產生必與一地方之歷史地理有相互之關係。屬於歷史者人爲的也。屬於地理者天然的也。當時以此語質之丁叔衡師（師時掌教江陰之南菁書院而公鶴則肄業其中也。師於壬寅秋歸道山追維遺訓不禁泫然）師云此實中外同然之事。觀吾華文化自中原達於鄒魯間而春秋戰國時人文卽萃於今山東一隅。孔孟無論矣。卽談天折輅雜家者流若鄒衍輩其道雖與儒家異而獨標新諦自樹一幟。謂非一代人文不可也。然而率萃於今山東一隅者山東濱海海邦人物類文秀而有思致。則地理之關係也。茲本此旨以稽之上海。上海襟江帶海論歷史上之人物則明季之徐光啓實爲首指。徐著作等身所輯農學算學各書於古爲經世之作。於今開科學之先。惟當時略不

慊於士夫者則以崇信天主教一事然余謂徐畢生勲業無足稱異名山之業實堪不朽其崇信宗教以先時之故遭士憎之多口實則徐之所以卓然成家者於地理尤有密切之關係徐故里爲今之徐家匯相傳今徐家匯之天主教堂卽徐之故宅徐家匯東距黃浦江北距吳淞江（吳淞江今普通名曰蘇州河蓋外人以此河直達蘇州故名而華人則沿稱之也）均十餘里兩江匯流於今之白大橋口而入海亦僅三十餘里海濱人物文秀而有思致蓋得之地靈不淺也抑又有言者文化以交通爲媒介與植物藉蜂蝶之傳種者其理正同上海自通商以前夙爲放洋巨口而利瑪竇自澳門北來亦首蒞止於滬上然則地靈之外交通之便利復足以助成徐之學業矣

洋涇濱話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國文法出之也相傳業此者三十六人名曰露天通事大抵均歇業之西崽馬夫等集合而成遇外國水手及初至上海之洋商購買食物則若輩自願爲之嚮導而從中漁利者此滬上相傳之舊說也其實凡

匪類祕密之結合。自施耐庵水滸創爲天罡地煞之說。自後遂率以三十六數爲其內部之組織。露天通事以無賴著名滬上。是否祇三十六人。並無故實可徵。猶鄭子明范高頭黨之以三十六著名。實則呼朋引類。無業流氓。要未可以數計也。洋涇濱話爲不中不西之一種特別話。滬上盡人所知者。相傳外人初來上海時。尚有一種特別字焉。英文字母計二十六字。當華人初與外人接觸之時。此字母之音。華人頗能學。舌惟其字形則屈曲旁行。難於摹擬。黠者因以中文部首之「丨」口○等指定二十六式。以代英文字母之二十六字。此項字體道光季年頗盛行。聞咸豐三年劉麗川踞城時。賊首暗與外人通。嗣經中官多方偵緝。劉尙以此項字體致書某洋人。以免華官之識。破此事聞之。吾鄉奚益三。奚昔年嘗被雇於上海縣署。據稱曾於舊卷中親見此項字體。惟當時以不識。所書云何。故未及錄。副云。

上海五方雜處。語言龐雜。不可究詰。大別言之。約可分爲數類。(一)廣東話。洋人

由廣東北來上海。故廣東人最佔勢力。(二)寧波話。寧波濱海。開通較早。來滬亦先。(三)蘇幫話。地主也。(四)北方話。京津山陝富商大賈及優伶一派所流演者。第五乃始及上海本地土話。蓋上海爲海濱小邑。自明季歷遭倭寇。元氣屢傷。故生齒不甚繁殖。今之十里洋場。昔日之荒烟蔓草耳。故上海土語。除城南城西一帶。尙有完全土著外。其餘一變再變。所謂上海白者。大抵均寧波蘇州混合之語。言已非通商前之舊矣。純粹上海話。呼兒子曰後子。而尋人曰梭人。公鶴留滬日淺。暇當訪之上海土著。另有記錄焉。

上海方言之龐雜。既如前述矣。乃自海通以來。不僅中國各地方之語。均集合於上海一隅。卽外國語之混入中國語者。亦復不少。例如剛白渡之爲買辦。密司脫之爲先生。引擎馬達之爲電氣用品。德律風之爲電話。或中國本有其名而習用外國語者。或無其名而不得不用外國語者。或無其名而新立一名。其效力仍不及外國原名者。偶讀張季直先生東遊記。云日本自維新以來。凡西洋各物品之

流入日本者。必先爲之定一漢文名字。輪船之命名汽船。當時由新舊兩派費幾許研究。並翻徧康熙字典而得之。惟自來火之稱名。始終未得妥貼之漢文名字。故仍以譯音之瓦斯稱之。觀此則正名百物。本國家之所有事。惜不能概之中國耳。至鹽水妹爲鹽飛司妹之省音。寓有美麗之意。鴉片亦唉柄之訛音。然社會上則竟不知其爲外國語矣。

上海中下流有習用之一種罵人語。有有意義者。有無意義者。有不知其意義何若者。錄之亦社會現形之一斑也。有所謂豬頭三者。此係歇後語。下藏一牲字。牲字與生字同音。蓋凡來上海者無不以老上海自居。而以初來上海爲可恥。故凡罵人曰豬頭三者。並非不堪之語。不過言其生耳。然習俗相沿。今則已視爲奇恥極辱之罵人語矣。蓋以訛傳訛。人云亦云。並未知此語之解釋也。有所謂擦白黨者。言本係劣質之銅。偶藉磨擦以欺人耳。然今亦已誤擦白爲拆白矣。有所謂接眚者。此卽蘇常間人死後回家接眚之說。有所謂着底者。言其人品低之極度也。

此等口脛。馬夫流氓烏司及妓館中尤爲流行。至阿木令阿土生等稱謂。一係外國名詞。一係鄉孩乳名。不過取以爲侮辱生客之具耳。又有所謂壽頭者。此與曲辮子瘟生等雖同一罵人之語。然並非上海之專用名詞。且意義頗易解釋。惟壽頭二字。究作何解。昨聞之葉潤之君（葉原籍洞庭山。自其祖卽遷居滬南。而潤之又究心滬事。）據稱壽頭者。豬頭也。豬頭形頗肖一壽字。故以壽頭二字罵人。較曲辮子瘟生尙不離人類者有間也。錄此以助一笑。

國際賠款。始於前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江寧條約。該約第四款以洋銀六百萬。元。償補鴉片原價。第六款償補兵費洋銀一千二百萬元。此爲國際賠款之始。厥後咸豐八年英法之役。光緒甲申中法之戰。甲午中日之戰。至辛丑十二國和約之賠款四萬五千萬爲極矣。無戰不敗。敗必償款。此爲國恥。寧不彰彰。然吾國公私文書。則每每諱賠償爲撫恤。（猶憶壬寅江南鄉試第二場策題論償款用金用銀之比較。各卷多有以用賠款二字遭黜者。亦諱莫如深之一證也。）中日甲

午開戰。吳清卿奉命督師。書生言兵。營門前張掛投降免死牌。已覺視同兒戲矣。尤可笑者。吳以名翰林薦。歷封疆。文詞瞻雅。斐然可觀。於討倭檄文中。歷敘天朝深仁厚澤。柔遠有經。而於道光壬寅光緒甲申兩次戰事之賠款。謂係中國戰勝外夷。撫恤遠人。恩威並用之至意。文有云。玉帛干戈。醜類安知禮數。雷霆雨露。王者不外恩威。此文傳至滬上。申報首爲登載。繼由各西報譯登。嗣英法領事卽致書詰問。謂賠款約章俱在。何得肆爲侮訐。卒由滬道復書道歉。而事始寢。可見文字虛驕之足以肇禍也。

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倡議借用洋債。此爲中政府募集外債之始。（商人之欠洋款。由來已久。檢道光壬寅中英江寧約第五款。酌還商欠三百萬兩。此爲國家代還商欠。非國家自身欠款也。）委道員胡雪巖主其事。新聞傳至滬上。各西報畧有諷議。謂借債募兵。非計之得。又有謂國際用兵。（新疆兵事頗涉中俄間關係）第三國不宜有所資助。此等論調。看似忠於爲我。其實此次借款。劃出

若干爲購買槍礮之需。債權者得兩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旁觀者遂不免發爲妬詞也。（偶閱外債痛史。於此事亦有記載。）及華字報稍稍登載。事爲左所聞。左卽致書某友云。江浙文人無賴。以報館主筆爲其末路。蓋卽指此事爲言。噫。尊重輿論。在今日號爲共和時代。尙未得此機會。奚論彼時。然以報館主筆爲無賴文人之末路。一筆抹殺。可爲失言之至矣。

西人裘雪司著上海通商史。其首卷詳論上海地理上之歷史。并推究上海命名之意。爲卽海上之義。當時頗無以爲難。及檢閱郝亶水利書。則稱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縣得名以此。據此則先有浦名。後有縣名。裘氏云云。未免望文生訓矣。下海浦今爲楊樹浦一帶之統名。聞之滬上人。過今白大橋向東爲昔之頭壩地方。再東爲二壩。又東爲三壩。由頭壩至三壩間。爲舊時之上海浦。閱同治間所修之上海縣志。稱新關在北門外頭壩南面浦。新關卽今之海關。海關舊在頭壩地方。今關中華司事尙有能言之者。惟頭二三壩之舊址及其名稱。自

通商開埠後。今已非普通滬人所知。且不僅此一地爲然也。跑馬廳中之小村落。寺浜橋西之小市集。皆其例也。

光復後。浙江旅滬人民以海運局所有權之爭持。涉訟經年。迄未解決。茲將滬上設立海運局之歷史一述之。查海運始於元時。明永樂十三年會通河成。海運以罷。至前清道光五年。政府從某御史之請。以運河淺塞。歲運天漕。工費款鉅。不若海運之便。迄咸豐五年。長江一帶。髮氛遍地。而上海則藉西人維持之力。大局安謐。於是江浙兩省之漕。悉由上海交兌起運北上。此爲滬上設立江浙兩省海運局之始。當其時蘇則以海防同知主其事。浙則設局於小南門外。每歲由浙撫派員主管漕事。運米之船。計分四種。曰沙船。曰蜆船。曰衛船。曰閩船。悉商爲承攬。至十一月羣集浦江中裝米北上。及招商輪船開辦。所有糧米。悉由輪舟分運。此前清成案也。民國成立。南漕折價。運米之例以廢。於是海運局爭執之案以起。公鶴聞之。案中人云。浙局之購地及建築。係當時船幫中人爲之。以沙船幫爲其主體。

沙船幫均江蘇人。蘇人以此爲理由。故涉訟經年未能解決云。

凡沿海地方必崇奉天后宮。天后之歷史言人人殊。而以後爲閩產之說較可信。江陰夏二銘先生野叟曝言中以香烈娘娘當之。雖小說家言不盡足據。然夏係績學。其說亦必有本。且神道設教於此等傳訛之處。無減人民崇信之心。則以求甚解解之而已。上海天后宮在今鐵馬路橋堍。（鐵馬路以淞滬鐵路車站初設在此而名。今車站雖移北里許。而鐵馬路之名則猶存也。）此爲通商以前之舊建築。頃葉潤之又告余云。上海各會館內均設有天后神牌。朔望拈香以致敬禮。蓋水道爲交通媒介。上海襟江帶海。凡遠省來滬經商者。故無不乞靈於天后。以求神佑。此說良可信也。惟俗傳天后聖誕爲三月二十三日。各會館於此數日內。每每開筵演劇。以伸祝嘏。獨江西會館則於每歲八月朔日爲之。緣江西爲夏布產生之地。每年春間。各商正在產地購貨。及八月初則布市告終。故於此時爲賽神之舉。別幫係春祈。而江西則係秋報。迷信神權一也。

又邱毓三先生告余云。凡海船舵樓上均設有小神龕。龕中除安設天后牌位外。并具備木製之小斤斧鋸鑿等物。遇海洋中大風浪傾折之際。舊法必先斫斷桅木。以免招搖。若倉猝間力斫不斷。則由舵工向神龕虔誠拈香。然後取出木製之小斤斧作形式上之斫伐。則其桅自斷。此雖迷信不足信。然正可見海洋中崇奉天后之達於極度矣。

上海舊有之縣監獄。前清時以預備立憲之故。於宣統二年改建新式監獄。當改建之始。所有舊時蕭王殿等附會之建築。概行廢除。舊監獄中之有蕭王殿。世俗有二說。蕭係蕭何。一說謂蕭何爲定律之祖。故監獄中崇祀之一。說謂蕭何以宅地之故。曾繫詔獄。數日而出。故監獄中建祀以作繫獄必出之寓意。二說均無所本。皆附會也。獨一獄門之名。改建後依然仍舊。則所謂表門者是也。按表門之表。字形式上似表裏之表。字少去左方一撇。辛亥冬。公鶴備員於江蘇提法司署。壬子正月。奉令查閱滬監。及閱畢。出監至該門。則舉首見此二字。公鶴乏學。而

性頗爽直。因舉以問典獄某君。某君亦茫然。嗣有書記某告曰：此字音義若何，余亦不知。惟由舊改新，此二字迄未更改者，相傳從前李紫璈先生令上海時，有人舉以爲問。李云：此表字係一獸名，另有一表字亦係獸名，與表互爲雌雄。傳聞李說如是，至讀作何音，解作獸類，是否別有引證，且獄門之名何取，此表獸迄無人得其解者。惟旣傳有此說，而改建時以舊時刊勒此二字之石片已碎，因於新獄告成時，另以小洋鐵皮書此二字，釘於門欄之上，以垂示紀念云云。此表字發現之歷史也。前日隨同某君赴監獄參觀，詢之看守士，據云：此項洋鐵皮去年滬亂越獄時已毀去，則此字此事已成監獄史上過去之陳跡矣。李公彊識博聞，必無謬誤，惜語焉不詳，識之以質海內宏達。

梁任公先生大陸遊記中有云：凡人由內地初至上海，則內地陋矣。由上海至日本、東京，則上海陋；由東京東渡至紐約，則東京陋；蓋凡事物無不從比較而見優劣。文化改進之公理也。公鶴則謂讀書論世亦然，今日爲科學的世界，由今上推

至宋明由宋明上推至唐以迄兩漢時代愈遠則一切典章文物亦愈形單簡後人笑前人之拙運會及趨勢爲之不得以是爲非難也公鶴好讀昔賢筆記及短篇文字乃以今人之眼光讀昔賢之記載每有今時婦孺經見之事物而昔人目爲奇異者今時婦孺共信之事理而昔賢創爲疑詞者江上蹇叟（書中不著撰人姓名偶見梁任公時務書日則云係夏雪所著不知何本）所著之中西紀事載道咸間洋務頗詳王之春通商始末記多所取材然書中對於外人方面不僅故作貶詞且多附會揣測之談在今人見之斷無徵信之理此非今人識見之高於古人也客方面促進主方面之程度也閱王紫詮葛元煦諸先生滬事記載於當時上海租界中開辦之自來水及自來火電燈電話於矜奇炫異之中尙不免作言外之諷刺而於滬上一般盲瞽之謠詠亦復詳載其辭抑若不無萬一之可信者以今例昔中流以上人知識之增進固迥異於往初卽勞勩苦力之在中下流者亦頗有進步之可言觀上海自開辦電車之始當時輿論不無阻力且擬作

集。合。之。抵。抗。然。抵。抗。之。詞。大。致。不。外。危。險。生。命。之。一。語。闕。去。從。前。種。種。迷。信。之。浮。談。則。較。之。創。辦。自。來。水。火。時。之。無。理。造。謠。其。知。識。之。文。野。爲。何。如。哉。運。會。及。趨。勢。有。轉。移。文。化。之。權。然。則。以。今。人。而。不。慊。於。古。人。者。安。知。後。人。之。不。復。不。慊。於。今。人。乎。

王紫詮瀛壖雜誌載距吳淞西南十里地號陰岡烟戶數十家其俗以夜間爲市日間則各處多閉戶高眠一至上燈時候百事俱舉鄉人之抱布買絲者絡繹而來人以爲鬼市此其所以爲陰岡歟按此風今已不存所云陰岡者卽係蘊藻浜與王志所稱距吳淞西南十餘里準望亦不甚懸惟紫詮不知夜市之故因望文生訓而謂該地所以名爲陰岡此則失之千里矣蓋江浙間以織布爲農民之副業鄉民抱布赴市貿易其慣例必在黃昏及侵曉者實以交貨易於掩飾之故布質之疏密分量之輕重與夫羶雜紗線中粉糊之多少從燈光下評定貨質計論價值較日間易於含混夜市之設原因如是公鶴江陰常州間之黃天蕩人也蕩

離江陰西門外之夏港二十餘里夏港布市爲江陰冠猶憶幼時該鎮布市率在夜間近自洋紗盛行此風始革若據王氏所言則夏港鎮不將名爲夜港鎮乎且此風江浙間隨地而有特從前讀書人不親細務於此等風土人情不甚注意故率多意爲詮釋云

上海之稱爲上洋此亦滬上商人間一種習慣蓋各商店發票上均如是稱謂也惟自中西國際交通以來稱外人爲洋人稱舶來貨爲洋貨稱墨幣爲洋元稱外人所設之店業爲洋行標以洋字蓋別於華而名之也中國陝西有洋縣湖北有沙洋鎮此就洋河得名（非洋河高粱之洋河）與海洋之洋解釋各異海洋之洋以洋爲海之代名字凡自海外來者均以洋字賅之太倉之鎮洋縣上海之洋涇浜浦東之洋涇鎮及上海之稱上洋則以地方濱海而得名者惟洋人洋貨洋元洋行種種名稱亦有通稱與不通稱之別洋人上海普通稱爲外國人而洋貨係概括的稱謂若將各貨分析言之則名洋火曰自來火洋布曰花旗布除洋紗

洋燭。洋傘。諸類。外。抑。若。諱。言。洋。字。者。至。洋。元。最。爲。通。稱。自。本。洋。墨。元。流。入。中。國。中。國。舊。以。銀。兩。爲。本。位。之。制。幾。廢。而。內。地。人。名。洋。元。曰。洋。銀。蘇。浙。間。名。洋。元。曰。洋。錢。則。洋。字。又。幾。爲。銀。元。之。代。名。字。矣。然。公。文。書。則。始。終。稱。曰。銀。元。不。曰。洋。元。也。其。洋。行。之。稱。濫。觴。於。廣。東。之。十。三。洋。行。然。彼。時。係。指。洋。行。爲。華。人。代。銷。洋。貨。之。名。稱。今。則。凡。外。人。所。設。之。營。業。統。名。曰。洋。行。此。其。稍。異。者。近。時。日。本。小。商。人。開。設。之。牙。粉。蛋。餅。等。店。門。首。亦。懸。掛。某。某。洋。行。則。究。竟。洋。行。營。業。有。無。範。圍。既。無。法。律。上。之。規。定。亦。一。任。自。由。而。已。

上海市面之興盛。論者多歸美於英人商業眼光之透闢。其實亦不盡然。上海開埠。當前清道光壬寅之後。然迄道光三十年間。濱江茅屋。蘆葦爲鄰。商市蕭條。烟戶零落。閱裘雪司氏上海通商史。則知此十年間。滬市固未見進步也。及咸豐三年。劉麗川踞城爲亂。時則太平軍亦已佔有南京。劉與英領阿法暗通。觀上海道吳健章之不死於難。此中消息。頗費推詳。而太平軍之發難。其初外人亦嚴守中

立。故租界因得圈出戰線之外。於是遠近避難者遂以滬上爲世外桃源。當太平軍逼近上海之際。某寓公名租界爲四素地。蓋界內藉外人之勢力以免兵禍。所謂素夷狄素患難者是。而流寓之中。富貴貧賤相率偕來。則所謂素富貴素貧賤者是。此爲上海市面興盛之第一步。及乎租界治權全入外人。而清季黨禍之興。則又率以上海爲逋逃藪。迄革命事起。內地擾亂。於是上海人口遂驟增至百萬以外。以上海襟江帶海。復經外人之竭力經營。工商發達。輸運便利。其足以吸收全國之商業固已然。無吾國數次之內亂。其效果亦決不至是。若夫光緒甲申中法之役。甲午中東之役。庚子聯軍之役。以國際衝突之故。謠言蜂起。謂此後將復前此閉關絕市之舊。故滬市不無稍受其影響。然數月間事耳。於全局固無關係也。

一地方市面之盛衰。每與一地方之交通爲因果。上海在開埠之前。其市面較盛之區。於南則以小東門至大南門一帶沿浦之地爲最。觀常關所在地可知矣。於

北則以新閘沿吳淞江一帶地爲最。上海在開埠前本爲放洋巨口。然繁盛地點。何以不在吳淞口及今楊樹浦一帶。則此別有歷史上之關係。朱明之際。江浙多遭倭寇。滬以濱海。故蹂躪尤甚。當時方面大員以海寇利用舟楫。凡濱江沿海之區。遭劫更易。故凡江浙間繁盛鎮市。均遷入腹地以避其鋒。此上海南北兩市之僻在內地之一大原因乎。及開埠之後。輪船直達黃浦。故沿浦市面驟焉興盛。自吳淞江通行小輪。於是新閘老閘之間。亦見起色。至滬寧鐵路告成。陸路交通。又在閘北一隅。而愛爾近路及虹口迤西一帶又繁盛矣。甚矣市面與交通有密切之關係也。雖然。此中不無比較焉。中國人以市面遷就地理。外國人則每以地理遷就市面。蘇彝士巴拿瑪河之不惜巨大資力以謀交通上之便利固已。卽小而言之。上海租界之所以日臻繁盛者。開浚黃浦。包建鐵道。何一非以地理遷就市面之明證乎。若夫香港青島。在昔幾同海濱無主之荒地。一經外人着手經營。氣象便爾改觀。近自奧塞開戰。德人且視青島爲亞東海軍立足地。則洵乎事在人

爲也。

江浙間顧繡之精工爲全國冠。清季南洋勸業會預賽之意。皇太后繡像。價值三千鎊。卽出蘇州某女士之手。其世業可知。顧刺繡而必名曰顧繡。且商業懸牌亦必高標此二字。相傳明時上海巨紳顧氏兄弟二人。長名名儒。官至道州守。次名名世。官尙寶司丞。名世闢露香園於城西北隅。其姬人某工刺繡。山水人物。魚鳥花卉。着手如生。遠近豔稱。類以得其手製爲珍寶。以是顧繡之名喧噪一世。嗣由閨閣間仿其遺製。繡成物品售於市。始則冒名顧氏手製。繼則云仿顧式爲之。相沿至今。顧繡之名。遂爲刺繡業之普通名詞。猶食品中之東坡肉。伊府麵。瓷器之以某氏窯著名矣。

露香園爲滬上歷史上之名園。園爲顧名世所建。相傳其兄名儒築萬竹山房於城北之黑橋。而名世亦築露香園於今九畝地故址。露香園盤桃爲滬上名果。自該園圯廢。一部分就青蓮座改爲青蓮禪院。前清道光中葉。復就其地改爲社倉。

及火藥局。未幾藥局焚。各建築亦均被燬。亂平後。設演武廳於其東偏。今俗稱之曰舊校場者是也。前歲伶人夏氏集股就其地建設新式舞臺。市面頗有振興之象。乃開演未幾。驟遭火廢。今則又一片荒涼矣。

滬上髦兒戲。當戲市尙在法租界戲館街時。已與男班並駕齊驅。則其由來已久矣。惟髦兒或稱貓兒。相傳係揚州某女子擅長此藝。教女徒率髻年稚齒登台獻技。此女子小名貓兒。故遂以貓兒命名。（見王紫詮瀛壖雜志）或稱帽兒。（見葛元煦滬遊雜記）則以戲角中有紗帽方巾名色。女人裝演男子。故名。今普通名曰髦兒。寓有時髦之意。然時髦者何僅女子之演戲者。人云亦云。亦以不求甚解解之而已。

戲劇有改良風俗移易人心之作用。故昔之名爲伶人者。今已尊爲藝員矣。然試問今之足膺藝員之實者。究有幾人。海上戲劇。同治初南靖遠街有滿庭坊之開設徽班也。徽班興而崑曲微。及京班南來。當時最爲表表者。如寶善街之金桂。六

馬路之宜春天仙。四馬路之滿春。其巨擘也。若夫同時並起。又有山西班紹興班廣東班。此不過爲一地方人之嗜好。時開時歇。其亦天然之淘汰歟。

南市新舞臺開而戲局又爲之一變。形式改良。固其先導。而新茶花黑籍冤魂等新劇。亦頗有裨於社會。至近時春柳新民等社。專以演唱新劇著名。而社會之好尙又爲一變。聞各新劇社以春柳爲最。以社員均受有教育。且曾在日本演唱而受彼中歡迎者。然在上海則惟上中流喜就之。若一無知識之下流社會。彼畢生之所作所爲。卽新劇之上乘脚本。現身說法。彼輩之所好。宜乎在彼不在此。公鶴爰爲之下一語曰。人謂戲劇改良。足以代社會教育。吾謂必先有識別戲劇之能力。然後可與言戲劇。若海上多數下流社會。直無福享受此社會教育也。嗚呼。此與行政官調查學齡兒童之動遭人民反對者。其事正同。有心人隱憂何極矣。文字賈禍。今古同然。自新聞紙盛行。而記載之間。偶一不慎。尤足以招愆集怨。中國報紙。導源於上海。魏默深海國圖志。多采中西邸鈔。蓋廣東澳門自嘉道間。

卽有報紙。魏氏所據。當屬此類。然華文者鮮。卽偶有之。如羊城日報等。不久而歇。無當歷史上之稱引也。上海華字報紙。開設較早。迄今尙存者。厥惟申報。公鶴八九歲時。族伯彥嘉先生自英倫回。族伯諱嶽望。以光緒二年隨郭筠仙出使英法。旋於五年冬回華。至公鶴之得聞族伯語。乃在光緒十一年間。問赴家塾。晤先君子。力勸子弟輩於誦讀之暇。不可不購閱新聞紙。以通知時事。蓋得風氣之先者也。嗣聞談及上海申報登載郭星使畫像事。頗饒興致。此實上海報界以記載不實致遭外界詰問之最初歷史矣。稍長閱郭使西使日記。於此案亦略具一二。然終不若族伯言之首尾貫澈也。以次錄之。既足當歷史上之紀念。亦新聞記者自警之資也。

光緒四年六月二十日。申報登一新聞題。云。郭星使駐英近事。據載英國各新聞紙言及中朝星使事。每涉詼諧。近閱某日報言英國近立一賽會。院中有一小像。儼然大清國郭嵩燾星使也。據畫師顧曼云。余欲圖大人小像時。見大人大有躊

躇之意。遲延許久。始略首肯。余方婉曲陳說。大人始允就座。余因索觀其手。大人置諸袖中。堅不肯示。余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踉蹌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畫像須兩耳齊露。若只一耳。觀者不將謂一耳已經割去邪。大人又言。翎頂必應畫入。余以頂爲帽簷所蔽。翎枝又在腦後。斷不能畫。大人卽俯首至膝。問余曰。今見之否。余曰。大人之翎頂雖見。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與大笑。後大人議願科頭而坐。將大帽另繪一旁。余又請大人穿朝服。大人又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貴國民人見之泥首矣。以上悉畫師語。該西報又言。畫成後。郭以繪像精妙。并欲延顧曼繪其夫人云。（以上悉申報轉登西報語。清季南洋開勸業會。申報以開館日起。迄開會日止之各報與賽。公鶴時服務津浦南局。偕同田君星侶往檢此報。以不詳月日未得也。）自該報郵寄至歐。爲郭使所見。而絕大交涉以起矣。申報登載此節新聞。不得不先解決兩大前提。（一）郭使是否有畫像事。（二）卽有顧曼畫像事。臨繪時曾否有此項語言。此二前提不決。則郭使之怒。怒其無事。

造謠乎。抑怒其顛倒事實乎。茲先就當時畫像事實略敘如下。前清光緒元年。政府以中外交涉日繁。允總理衙門之請。特派使臣出駐各國。此爲中國派遣欽差駐洋之始。當時派赴英國者。正使爲郭嵩燾。副使爲劉錫鴻。二年冬放洋。至三年夏間。劉副使偶於倫敦某書畫會見一天主神母畫幅頗佳。以價昂故。因囑隨員馬格里（英人。由郭劉在中國攜往英倫充隨員者）代覓畫工摹仿一幅。馬隨薦一畫師名顧曼者應之。顧曼摹繪天主像既竣事。郭使見之。甚爲獎飾。顧曼因云。今蒙欽差不棄。願恭繪尊照一幅。不計畫工。但賜筆費。於願足矣。郭聞之喜。隨議定筆費二十鎊。正擬擇日繪畫。郭又以不耐久坐。商之顧曼。可否先以照相作藍本。顧應之。卽於次日偕同馬格里顧曼赴照相館拍照。而回。當拍照之時。郭意頂珠必須露出。否則外人不知所戴爲何帽。又面不可正。亦不可過偏。一一如法拍成。交顧攜往。及十日後送畫稿來。亦邀郭使賞鑒。此當時畫像情形也。闔使館人員所見聞者如是。

事實如此而申報所登者如彼。時郭使適在法都巴黎。見報後卽飭馬格里函詰畫師顧曼。何以妄造此言。一方電詢申報。根究此項新聞究譯自何報。務求水落石出而止。乃顧信去後。得伊家屬覆函。云顧已挈眷出遊。此時行蹤無定。俟回後再行通知作復。申報則兩次電詢。均無回音。迄九月初。始得顧曼來信。云刻在倫敦繪畫爲生。無暇赴法面謁。惟上海申報所登各節。全係虛妄。鄙人以繪畫爲生。此後聲名旣壞。衣食爲難。旣據申報係譯載西報。鄙人惟有一方致函各報辨白。一方根究此項新聞究出何報。何月何日。以爲恢復名譽之地云云。而申報則以兩次去電未復。第三次并將覆電之費隨電匯去。電中并告以如不作復。定當訴之法庭。至九月初十日。始據申報覆電云。該項新聞。係譯自本年四月某日歐臥蘭美報。郭使隨飭馬格里前赴該報館根問。乃根問之結果。則該報係每星期日發行者。申報所云之四月某日。並非星期。則該館並不出報。馬以申報電復恐於月日有訛誤。遂將該報全月若干分出價購來。乃閱徧亦無是說。於是郭使之怒。

則更甚。

嗣有人爲郭使言。根究申報譯載何項西報爲一事。先行致函申報及各西報以證明新聞之錯誤爲又一事。今前一事不妨緩爲根究。而更正之舉似不容緩。郭使然之。旋畫師亦由馬格里覓至使館。當由郭使命顧曼及馬格里各具一辨白之函。稿成譯成漢文。經郭使點竄數過。然後分寄上海申報館及歐洲各日報登載。以明真僞。至馬格里之具函辨白。蓋當時畫像。郭使與顧曼應對之詞。均由馬爲之舌人也。畫師顧曼更正之函如下。

啓者頃閱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報登載星使駐英近事一則。或謂係由僕口傳出者。殊屬詫異。僕以聲名爲重。安甘受咎。今特陳數語以辨其誣。查申報所述。係中國欽差在倫敦令僕畫像各情。及畫成後懸諸畫閣之事。所言諸多謬妄。僕目下正在追求原委。茲先爲辨正其詞。以免外間之誤會。夫僕之畫像。係馬格里爲之先容。帶見時乞得照像爲藍本。畫成後請星使臨視兩次。星使

極爲稱許。僕方感謝不盡。何至有捏造譏誚之理。且僕與星使言語不通。概由馬格里傳說。馬來詰僕。僕茫然無以爲對。謂以全無影響之詞。出自僕口。卽馬格里含糊。僕亦斷不能隱忍。以上各情。除函至上海申報先行辨正。一面根究來歷外。並請貴報刊登。俾閱此報者得知中國此段申報。傳自何人。刊自何日。可以早日知照鄙人也。畫師顧曼啓

馬格里辨正之函則如下。

敬啓者。前於法京獲見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報。披閱之下。不勝詫異。查顧曼爲欽差畫像。係由僕所引薦。畫成後。欽差初不愜意。經顧曼再三修飾。欽差始言畧得形似。迨懸於畫閣。見者亟爲稱賞。由是顧曼畫名噪於海外焉。蓋英人以欽差初次來英。詫爲罕見。遂使顧曼之畫名頓爲增重。當其畫像之時。彼此言語不通。一切由僕傳達。若如申報所言。則僕從欽差將及兩年。曾未見有此形狀。似此憑空侮慢。令僕何以自處。後由法京回倫敦。詰以此事之緣起。顧

曼指天明矢。堅不承認。且在倫敦閱看新報十餘家。亦未見此一段文字。僕以此等譏誚之言。或因他人有意誣讒。故借畫像爲詞。或出自顧曼手筆。要皆無足輕重。蓋顧曼不過一畫工耳。輒敢矢口譏笑。自有人責其非。乃申報遽謂英國新聞紙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詼諧。而僕自隨欽差來此。所見新報無不欽佩。絕不聞有涉及詼諧者。因思泰西各國。無不講情理。無不講法律。各新聞之司筆墨者。亦多明白事理之人。故於各國駐劄星使。從不肯有所譏誚。若如申報所載。甚非英人所樂聞也。今顧曼已有辨說。更望將僕此論載入貴報。稍正前言之誣。顧曼之得失不足與校。惟僕自覺其人由僕引薦。言語由僕口傳。此等誣讒之詞。實令僕無顏以對欽差也。用瀝陳之。伏候鈞鑒。馬格里啓。

自顧曼馬格里兩更正之函。登入各西報。外人始知此事之原委。而郭使以事隔多時。怒亦稍息。嗣經館員詳細調查。則知申報所登。確有來歷。惟不若原西報之甚其詞。而西報之所以得此新聞。則蛛絲馬跡。又復別有原因。茲再將事後館員

所查得之消息彙錄如下。時則郭使已瓜廬回華。此事卒亦未具何等之結束也。當顧曼畫像之後。有顧丹者。顧曼之弟。充英倫新聞紙名代立太里格拉第館之主筆。偶聞乃兄代中國欽差畫像。則探問之。顧曼初次爲中國達官畫像。則亦故甚其詞以告顧丹。云中國有割耳之罪。故畫貴人時必將兩耳齊露。所言不經。大抵類是。（此等傳訛。中西均不免。蓋語言文字風土人情之隔絕爲之也。猶憶前在津浦路局時。某西工程司問云。聞中國尊長對卑幼。上司對下屬。必戴眼鏡。而卑幼對尊長。下屬對上司。則雖有目疾。亦不准戴眼鏡。此何說也。此等誤會之詞。在昔愈甚。）顧丹卽以是告之。代立太館員。嗣又恐礙及顧曼。乃以是說介之。別一新聞紙名喀爾司喀爾納者。於四月十六日登出。事經顧曼顧丹代立太里格拉第喀爾司喀爾納轉展附會。及該報傳至上海。又經上海某西報裝點其詞。時則申報尙在外人之手。不聞事實之有無及真僞。卽與盡情披露。觀六月二十日所登之文。云英國各新聞紙言及中朝星使事。每涉詎諧者。卽指喀爾司喀爾報而言。

云近閱某日報云云者。卽指上海某西報。及郭使致電詰責。始無以對。則置之不復。後經郭使將復電之費。一并匯滬。乃知事難終諱。不得已泛指一英京之星期報。以爲唐塞。固不虞郭使之志在澈究也。然始終未將上海某西報指出。并喀爾喀報之登載。亦未舉以告郭。蓋當時中國無所謂報律。而就轉載別報之件。以甚其詞。則幾同勾串造謠矣。宜其祇以延宕爲緩兵之計也。此案開始於光緒四年四月十六日。英報之登載。而上海西報則於六月初轉登。申報則於六月二十日轉登。迄巴黎倫敦上海展轉函詰。直至光緒五年秋間。郭使受代。然後此案成。一不了之了局。其亦華字報紙最初最巨之交涉乎。濡筆錄之。作爲上海報界之一大紀念也可。

自奧塞開戰。歐洲列強。以歷史上種種原因。多半投入旋渦。然兵禍僅限於歐洲一隅也。自日本以英日同盟之故。加入戰羣。而青島以租借關係。又在德人之手。於是太平洋戰禍。不能免矣。聞八月二十三日十二時。爲日本哀的美敦書最後

之限期。戰事之能否幸免。不得不爲我中立之中國危。嗚呼。誰生厲階。則前清之輕棄領土。爲可悲嘆也。茲特就吾國割棄領土之類別言之。當亦有心人所同聲一哭乎。按吾國割棄領土。約有三類。一。割讓者。英之香港。日之台灣。完全係戰敗之割地求和。然當割讓香港之時。我國民懵於時事。而當道亦率以香港爲荒島。無足重輕。故國際上雖負割地之名。而國內尙未之注意也。二。租借者。青島威海衛旅順大連是也。此項與割讓雖異。然在租借期限以內。則統治權完全爲受租國所有。譬之割讓爲永遠的割地。租借則有期限的割地。兩兩相較。則尙可藉彼善於此以自慰耳。三。租界者。前清道光壬寅江寧條約之五口通商。咸豐庚申之三口通商。推而及於長江三口。以至各處續開之租界是也。此項爲租界。並非租借。租界與租借之別。租借則彼於一定限期內取得領土權。租界則以指定地方准外人於此營業經商居住。完全爲中外不雜居之救濟法。於領土權固無損失。卽統治權亦完全在我也。然以歷久外交家之不善處置。今則租借與租界幾無

些微區別矣。日內戰禍忽開。而青島卽有被圍之舉。寧非租借之肇禍耶。懲前毖後。願我政府人民對於租界主權加之意乎。

上海靜安寺旁有劉松巖方伯專祠。祠內有塑像。紅頂煖帽。身穿長褂。腳踏方頭靴。頃過祠中見之。長褂已舊而污。大約係襯衫。其袍褂已失去。脚下踏兩獸。尤爲奇絕。劉名郇膏。自上海縣起家。仕至江蘇布政司。護理巡撫。今日久遷流。鄉民已奉爲一種神道。每年出會。名曰劉大人放賑。經理此事者別有一會。壁間貼劉大人會首名單。凡會首卽有數百人。其非會首之普通會員。人數之衆可想。神像之旁。左有一黑面紗帽補服之像。右有二皂帽補服白面之像。大約黑面者係判官身分。白面者係承差身分。何以皆用明代服色。又不可曉。黑面之像。獠牙怪狀。有籤筒供人求籤。此事若在劉氏子孫言之。必侈言方伯歿而爲神。爲滬民所崇拜。然不佞揣其實際。則係劉生前好名。留一肖像於滬。後劉氏子孫置之專祠中。日久乃爲惑衆斂錢者所利用。遂有劉大人會。古人掛錢於樹。香火遂大盛。固非

本人所及料也。郇膏在縣志自有傳。其事蹟多有能言之者。非本文所必詳也。以上均述自心史先生云。

法租界以人名名馬路。公共租界以地名名馬路。前已略言之。而太古公司之各輪船。亦以中國各都市爲名。其尤爲奇特者。在昔有孔夫子輪船。（光緒某年觸電於漢口）今航行上海青島間某公司船有名大臣提督者。此等命名之奇異。我華人鮮不以爲不經。其實此乃西人之通例。俄之彼得羅。美之華盛頓。固其最著者。他若英人之關新大陸。在女主馬理時所經營者則名馬理蘭。在若耳治時經營者則名若耳治。在占治時經營者則名占治。而輪船之用人名。則駐泊香港之鐵甲船名飛多日曼奴爾。卽以意大利中興之主爲名。此與名孔夫子者同一崇拜之心而已。此證之西例也。其在中國。則凡星象山川郡縣之以意定名者。亦復百出其例。是故箕斗杵臼器也。將相承謁官也。王良傳說人也。狼狗鷄鶉禽也。龜蛇魚鼈水族也。而皆爲星象之名。夕陽平明時也。司空尉氏官也。祥柯蓮勺器

也。高柴不韋勇士青衣人也。旄牛鸞鳥白狼青蛉麓冷狝氏飛走也。而皆爲山川郡縣之名。吾人少見多怪。使以此笑外人之陋。彼外人乃舉上所述者爲反唇之譏。又將何說以答之耶。

今將軍銜上海鎮守使鄭子進。上將自去夏率旅南來。削平黨亂。頗有造於東南。然滬上人大率不諳將軍之歷史。及其出身。今年春前。淞滬警察督辦薩鼎銘。上將邀飲某所。席間談及鄭君之歷史。始悉鄭君始以水師學堂高材生遣學歐西。與今海軍總長劉子英。上將爲同學。後閱無錫薛叔耘出使記於舊卷中。檢得光緒十二年署洋監督師恭薩克稟。曾敏惠文稱閩廠初次續次出洋學生。除改派出使差事者外。實數尙餘四十五名。而薩鼎銘上將實以管駕學畢業居上。選此爲中國海軍學生第一次。第二次之留學。至光緒十五年。監督肄業事宜。福建補用道周懋鼎具稟。第三屆津閩水師學堂出洋官學生三年學成。援案請獎。計畢業管駕學者八員。劉冠英。黃鳴球。鄭汝成。邱志范。王學廉。陳杜衡。沈壽堃。鄭文英。

是稟稱習勞耐苦考試屢列高等彼中新聞紙亦爲掲載學優而仕蓄之有素矣去歲滬亂劇時某英人前往戰地觀戰盛稱鄭布置周密指揮如意而歸功於出洋留學之有得彼時勝負未決故普通人均未之注及云

馬路以中國都市命名法租界間亦有之然又有兩租界同一名稱者公共租界之福建路華人所稱南石路北石路是也而法租界南盡處亦有福建路大馬路北之寧波路華人以北京路天津路統名之曰後馬路是也而法租界沿西城河浜起至周涇浜止亦有寧波路此外公共租界有台灣路法租界黃浦灘至城河浜間之馬路亦名台灣路論各同名路之著名則法不如公共然孰先孰後何以同在一地方不相讓避今已不盡可考矣

南方稱里稱弄北方則稱衚衕上海十八九均稱里而如意街則有如意胡同製造局街北則有南池胡同花衣街北則有留硯胡同以上均在中國地方若在租界者則石路西有松盛胡同棋盤街有棋盤胡同而四馬路之新民衕又不作

胡。同。而。作。衙。衙。此。則。竟。與。北。方。之。衙。衙。同。矣。若。城。內。舊。有。五。福。胡。同。今。已。改。稱。爲。里。前。商。務。印。書。館。第。七。版。上。海。指。南。中。之。城。廂。租。界。地。名。表。尙。存。其。名。第。九。版。亦。改。爲。里。矣。

常。州。城。內。有。磨。盤。橋。中。和。橋。江。陰。城。內。有。文。亨。橋。均。名。爲。橋。而。無。河。且。有。并。橋。式。而。無。之。者。常。州。江。陰。爲。公。鶴。幼。時。往。來。之。所。除。江。陰。之。文。亨。橋。爲。前。清。學。使。姚。文。田。改。浚。河。道。時。之。遺。跡。外。其。常。州。之。磨。盤。橋。中。和。橋。則。已。不。知。其。地。理。上。之。歷。史。頗。費。掌。故。家。之。研。索。惟。上。海。則。不。橋。之。橋。殊。多。公。共。租。界。之。鬪。鷄。橋。俗。訛。作。偷。鷄。橋。非。是。法。租。界。之。八。仙。橋。尤。爲。人。所。共。知。八。仙。橋。之。填。拆。不。過。數。年。前。事。蓋。外。人。以。地。理。遷。就。市。面。故。於。舊。時。之。河。道。非。浚。卽。塞。河。道。塞。而。橋。名。猶。是。近。者。與。塞。未。開。戰。之。先。本。埠。工。部。局。提。議。填。塞。洋。涇。浜。議。未。決。而。戰。起。故。此。事。遽。爾。停。頓。否。則。自。洋。涇。浜。橋。以。迄。西。新。橋。將。又。爲。歷。史。上。記。念。之。橋。名。矣。

上。海。當。辛。亥。九。月。革。命。之。初。狂。徒。謬。持。排。滿。主。義。故。雖。商。業。牌。號。中。有。滿。字。清。字。

者亦均剔除以示深惡痛絕之意無識舉動莫此爲甚其尤可嘆者則當時凡街巷里街之名有清字者亦一并以華字易之如德清里之改爲德華里清盛里之改爲華盛里蓋自上海軍政府成立以後行政官且有注意於此者人謂滬上得風氣之先公鶴則謂適以見上海人之程度而已

清季添設商部後并著手編纂商律因行文各屬商會擔任調查之任蓋吾國向以重農賤商爲政策故於商業上絕少成文之規定其實商事習慣各有其相沿之成例無以名之名之曰不成文之商例而已且一地有一地之商例而一業又有一業之商例頗近於地方單行章程者然公鶴蒞滬有年然與商人少接近去歲識鮑厚甫君君業棉紗且具世界思想及經濟知識者旦夕晤談頗得聞滬市種種商例錄之亦異日編訂完全商律時一參考資也

棉紗業同行中定貨出貨概以口頭契約爲憑然遇價格有高下時迄未有反悔圖賴者蓋十餘年來如一日也中途如有折閱或罄產不能償還者則邀請第三

之同業者居間調停而調停之結果大率由債務人立一期票交債權人收受至該票雖名爲期票與普通准期付款之期票性質不同蓋一種體面之興隆票也（興隆票亦江浙間商例蓋必俟債務者興隆後而始償款也）使以法律繩之則既名爲期票當然有准期付款之義務然向來此等糾葛迄未成訟者則商業道德有以維繫之亦商事知識之簡單故人心尙平直也此外錢業之慣例亦夥如兌款不逾每日下午二時等例知之較多不別詳又如染坊業收領學徒於行規中規定每五年祇准收領一人逾此者罰此則近乎壟斷同盟罷工等惡劇卽此等慣例釀成之也

又前日令女傭以酒壺沽料酒十文乃酒店竟不之與詢之則酒店通例凡售酒不滿四兩者不得盛以酒壺蓋四兩以內均作爲料酒用料酒不得盛以酒壺亦酒業中一種慣例也大約酒店納酒捐售賣料酒之雜貨店不納酒捐（按此所云酒捐乃租界中工部局之執照費非國內之酒捐也）故不准酒店以酒壺裝

置料酒乎未知是否。

清季南洋勸業會僑商梁炳農君以一萬元購得第一號入場券中外嘖嘖稱羨。此與上海瑞記洋行裝置得律風第一號均足資歷史上之談助。聞租界初辦電話時信用不著，卽外人亦鮮裝用。瑞記洋行首與該公司訂立合同，且代盡提倡之責。故公司以第一號報之，普通打電必先報明號數，獨打電話至瑞記洋行可直稱瑞記，無須報明第一號，則於事實上亦殊多便利矣。

馬路有一種商店門首用紙條大書收店在卽各貨減價等語（或書大減價一禮拜種種形式不一不殫述）始以爲此等惡習，幾近詐欺。歐西商市必無是也。嗣閱各使西筆記，則此事確亦濫觴於英法各都市，而種種作僞手段，且有甚於吾華者。吐精華而茹糟粕，華人之學步泰西，固應如是。

近日普益習藝所婦孺救濟會發起商借哈同花園開游覽會，四日所收游資悉充該兩慈善團體之用，甚盛舉也。上海借名園售票以充善舉，始於清季水災之

籌款頃閱各使西筆記則此舉亦歐西所盛行間有王公貴戚之內眷在場招待以盡襄助之責者然以異國旅人念鄰國之急若哈同者則又加人一等矣蓋哈同借園游覽今已第三次矣

公鶴來滬十有六年矣惟始終以傭書爲生活故於滬上時局不甚了了茲就見聞所及者舉而錄之雪泥鴻爪留作異日之記念而已

上海本以商埠著名與美之紐約略同蓋與政局素形隔絕也然以交通之便利人材之薈萃居處之適宜而又以租借關係爲吾國普通政令所不及遂藏有政局之黑幕及其背影革命之起諸偉人每利用上海一隅以與中央政府相抗迄乎武昌舉義江浙響應而大本營實在上海租界此其明證也至南北統一中央俯順民意組織國會尅期召集而反對者利用時機乃有歡迎國會團之舉宋案發現法律與武力各持一說少數無識盲從乃有召集國民大會之舉此又近年來利用上海以抗政府之實事也黨亂削平中央深悉滬上有不可終日之勢乃

派兵調警以鎮壓之。公鶴則謂此非根本至計也。根本至計何在則處理租界統治權乃其尤亟矣。

租界司法權十八九爲混合裁判所侵奪猶憶前清籌備立憲時清單載宣統三年省城商埠法院一律成立上海爲全國最大商埠而法院之遲不舉辦乃中於江督張人駿無識之一疏（大致謂上海以會審公堂之關係於舉辦法院諸多窒礙則并租界與內地之界說未明專閩如是不亡何待）領事裁判遲早均一交涉使前清早爲提議則革命時已有成規何至大權全落外人之手故論者謂張督緩辦上海法院一舉在前清爲抗違籌備立憲清單在今日則并遺國際無窮隱患曩與黃涵之（前湖北高等檢察長光復後由上海士紳舉充司法長嗣審檢廳成立程前督委充上海審判長去春以迴避本籍辭職）汪魯懷（上海地方檢察長）袁麟伯（上海地方審判廳長）諸君言及不無隱痛焉近者江蘇高等審判長蔡國清君高等檢察長徐開愚君滬海道尹楊小川君屢次磋商

積極進行不識何日始能如願也。

當光緒初年有某英人漫游至上海時則雲南馬嘉里案未結吳淞鐵道剛由政府向怡和洋行收買此外租界盛開烟館領事干預訴訟各種侵權舉動均已具有萌芽某英人固蓄道德者因以六事上書英政府一以鴉片流毒中國今且於租界中明目張膽准商人開設煙館以迷溺華人二招致奸民入教遇事壓抑良民三商人不歸地方官管理而以領事自理袒護不公四擅造吳淞鐵道事後反索賠款五雲南馬嘉里案不就案辦案并誣讒大員爲主使人（公鶴按所云大員當指岑毓英時岑總督雲貴也）六接待中國欽差禮有未至揚揚數千言一方面上書一方面并集合彼中禁烟會會員盡力鼓吹冀達目的而已數由某英人以書稿上之我國駐英欽差某君欽使以駐紮彼國於公務上尤不便與彼國紳士有交往卒以婉言却之此原爲出使人應守之義務亦公法之通例乃彼都新聞紙得此消息著論譏評以爲與遠東人辦理交涉切不宜推心置腹意者

彼時公法學尙未普及於人人耶。否則此論乃失其所據矣。

太平亂事。平有某華商負欠某洋商絲款若干萬。彼時領事裁判尙未達至極度。該洋商因控之於上海道衙門。上海道委員提訊。則該華商力訴。因亂損失一時。實無力償還。供畢大哭不止。嗣委員以訊供情形。轉稟滬道。滬道立提該華商到案。諭之云。爾之負欠。既係因亂損失。惟爾能對外國領事同聲一哭。乎如能本道將送爾至領事處一訊。則此案便可了結矣。該華商一一遵諭而退。嗣滬道卽將全案人卷移送領事署。領事果將前欠開除。且憫該商窮無所歸。并給銀洋數元。飭令還鄉。此事見某西使筆記。公鶴則謂領事裁判權之日漸澎漲。此等處頗爲作俑。然若滬道者。則固頌聲載道矣。

中國之有租界。在前清自以五口爲開始。五口者。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是惟五口未開之前。則澳門已開租界之先。查澳門之被租。遠在明代。當嘉靖十四年。都指揮某以二萬金出租於葡。租界有租金。則完全爲民法上之租借關係。及前

清之際尙有年繳五百金之例（見曾惠敏筆記）光緒初年我國新設南洋領事而政府以澳門治權全入葡人擬就該處添設領事一員以便保護僑衆時曾惠敏奉使英法抗疏力爭謂澳門爲吾國領土與香港不同今以葡人侵我治權之故我卽默認爲外人之地此後欲虛懸一租界之名而不可得是輕棄國土也大臣謀國之忠可爲欽敬而辨明租界與割讓性質之格不相同尤能獨具深識可見一國國土無輕易移轉之理苟有一線之尙可藉詞豈宜輕縱今租界徧於全國矣仿照東鄰成例悉數收回今縱時會未至然幸勿任租界之淪爲租借租借之淪爲割讓則我國民已受賜多多矣

公鶴來上海十有七年矣除中間奔走各地及赴日三次又歲必回里省視一二外平均每年必有十個月居滬以不農不工不商之人直接間接分農工商之生產力我中國安得不窮我上海生計安得不蹙然而流覽全市間若類乎公鶴者之不能生產且分產之人之多則觸目皆是焉其爲隱憂曷其有極至再進而

論經濟學之原理。則通貨之商。其生產力。不若成貨之工。而成貨之工。尤恃乎生此貨物之原料。品之農。則農爲生產力之原素。可知矣。惟就上海論。旣爲通商大埠。則農人自不能占有勢力。然工與商。則固上海所恃爲發達商務之兩種人物也。且論工商互爲成貨。通貨之因果。則工界勢力似必駕商界而上之。乃就上海現勢觀之。則短衣窄袖之工人。其勢力萬不若長袍短褂之商人。爲巨。此其原因。則以吾國普通人民。知識卑下。以現時工商兩種人較之。必其少時。稍受文字上之教育。而無成者。出而爲商。其目不識丁者。則學工藝而爲工。以此則因歷史上之教育程度。而遂成一工不如商之慣例。若其最大原因。則又以上海爲中外通商巨埠。凡所謂長袍短褂之巨商。其所以養成此巨大之勢力者。並非恃乎國內成貨之工人。而恃乎外國舶來之貨品。故在世界各地。通例商與工有承接一氣之妙用。而在上海。則成貨之工人。不必卽爲支應商人。之工人。而仰給工人支應之商人。亦不全恃乎國內成貨之工人。而工商之互相銜接。在上海。乃有特別之

例外矣。是豈國家之福哉。但較之高等遊民。僅有消費力。而無生產力。而威權且駕乎各界之上。則猶有上下床之別耳。

上海實業之發達。較之外國。雖不敢望項背。而較之內地。則確勝一籌也。茲就其最著者言之。除僅僅供給本埠需要。若打米廠等。不計外。實以棉紗麵粉二項爲尤。巨然此事。亦各有其歷史上之前因後果。紗廠之發達。爲棉鐵政策之一。今固羣知其重要矣。惟上海之有紗廠。中國自辦者。以華盛爲開始。聞華盛開辦之先。當中外風氣初開。清政府鑒於實業之趨勢。思有以提倡之。彼時所謂新人物。又才財足敷。展布者。無過於盛杏蓀氏。而盛亦以提倡實業自負。見怡和在香港所經營之紗廠。勢力雄厚。盈餘操券。乃遂決議從事。紗業上海華商紗廠之溯原。如是。上海麵粉通商。後統購外貨也。德商某見中國北部農產。以小麥爲最富。而麥食亦最多。雖麥質不若花旗貨之色白而味厚。然以中國人購用中國貨。且機粉較磨粉。色澤已較舊爲佳。無慮其不發達。因購機設廠。命名增裕。而上海始有麵

粉廠矣。厥後營業日上。歲有盈餘。華商涎之。於是壽州孫氏乃有阜豐廠之出現。而今且全埠十餘廠矣。上海華商麵粉業之溯原如是。夫棉紗與麵粉爲吾民衣食之所必需。當然提倡。又何待言。乃率由外人開其先路。而華商以主人翁之資格。反不免爲後塵之步。則吾國人實業眼光之稚弱。歷史上已如此矣。然急起直追。見外人之有利可圖。猶能接踵繼起。爲桑榆之補救。則畢竟尙有實業知識之可言也。此則上海一埠之所以能冠全國乎。

公鶴前記嘗謂吾國外力侵入。則上海當爲政治上之國恥紀念地。物質進步則上海又爲學術上之文化發軔地。孟心史君頗以爲知言。惟外人輸入文化。當時亦各有其系統及派別之不同。在上海開埠之初。英法雖同時偕來。英法來滬之先後。市井傳說則均以先至屬之法人。且舉法租界沿城開埠。爲當時外人密邇官衙。便於保護之說爲證。而按之載籍。則吾通商爲中英江寧條約所允許。厥後法美係援英約以通商者。決無訂約英人之經營滬上。反在援約法人之後。此

事前記已有辨明。茲續閱西人記載。若裘氏上海通商史。克氏太平天國外紀。又泥城之一夜。上海三大兵事紀事各書。亦均證明英人之先至。并詳溯英人垂涎上海之始。遠在乾嘉中葉。則市井傳說不足憑矣。但不識因何而致有此等傳訛也。大約英人之來。在道光二十三四年間。法人援約。亦在廿三年九月。惟何時開始經營埠務。今雖不可詳考。然道光二十七年青浦毆打水手案。據中西紀事。則法領曾居間排解。及交涉勢將決裂。英法又互調兵艦。則其時法人亦必已在滬開埠矣。故先後雖畧有參差。不過一年或數月事耳。謂爲同時偕來。或與事實相符也。又凡引前上海閒話者。概省文稱曰前記後同。雖同以通商爲目的。然英人則商務重於教務。法人則教務重於商務。故英人首先譯出之書籍。其所以指導華人者。大率注重於商業。聞英人首先開設之某洋行。有華人赴行交易。或訪友者。每人必贈以小磅秤一具。及印度公司出品花名簿一冊。蓋首次來滬之英人。大多數均由印度來也。而該商等之注重商務。尤可見矣。民國元年四五月。

問公鶴襄理清查滬道案卷曾見該項不完全之花名簿十餘頁每頁上截均載有華文略謂吾輩來華志在貿易且一以公平爲主若不信者可詢之佛國中人語句甚俚大約譯筆之欠雅馴耳至所云佛國中人則亮指印度而言蓋藉印度以徵信於華人也凡此均英人注重商務之證也若法人則偏重教務矣聞法人開埠之始來滬者以教士最占勢力蓋今法租界天主堂街之教堂及徐家匯之建築均爲法人鄭重教務之顯著者往歲曾聞之某華教士一千八百四十餘年法國元首某以疾革禱於某教堂獲瘳乃大提倡天主教教士因享有政治上之特權幾不亞於十數世紀前神權僧侶時代而又特獎遠出傳教之教士故法國教務之發達歷史上多得政治之助力實以十八世紀中葉爲尤甚該教士之言如是是否爲該教之烘托語抑實有西史之證明茲且不論惟一千八百四十餘年卽當前清道光之季世亦卽上海開埠之初期意者注重教務之原因卽受有本國政治上獎勵之影響乎而吾國所受外人文化之輸入於英則以商務爲媒

介於法則以教務爲媒介。庶凡各有統系及派別之不同矣。又凡在法租界經營大商業及與法人合股開設商號公司之華人。十八九均係信奉天主教者。立德油廠之劉姓。某公司之宋姓。幾比比而是。其亦歷史上重視教務。由教務而連帶商務之證明乎。

英人以不成文憲法著名於世界。今日政治家所樂於稱道者也。惟成文與不成文之分。習慣與非習慣耳。是故善爲治者。必先能養成社會良好習慣。然後施政無所扞格。英人者。蓋能注意於社會習慣者。上海租界除法界外。今統稱爲各國公共租界矣。然其初則固完全英人之所組織也。按英人以富於習慣。聞故其足跡所至之地。亦以養成習慣爲先務。當英人初至上海時之設施。今已不可盡見。惟證以今日之現狀。租界僑寓之華民爲數已達八十萬。而歷經英人熏蒸陶育之餘。知識與程度。雖猶是陋劣不可名狀。服從法律習慣。則已較勝於內地。例如民國開幕國內始有形式的司法衙門而訴訟案之孰爲刑事孰爲民事執以問。

之普通國民。瞠目不知所對者。十必八九也。若租界居民。則雖婦人孺子。亦均知命盜鬥毆。應向捕房控告。錢債人事。應向會審公廨控告。於刑民性質。頗能辨別。了解此非華人之習。有法律知識。乃習有法律習慣也。最次則吾國亦號有立國的根本法名約法者。約法中規定人民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而新刑律於私擅逮捕。又復訂有專章。宜上下知所遵守矣。然而官吏蹂躪人民。人民不敢乞靈於法律也。若租界居民。則均知非有公堂牌票。拘人者爲私拔人。私拔人者。無論官吏與人民。均有相當之懲罰。以堂堂約法會議議決。大總統公布之約法。其效力不及區區租界中工部局頒行之數條章程。何哉。蓋中國以法律爲文飾。治化之具。正商君所謂知者創法。愚者守法。萬不能法行自近也。而外人則藉法律以養成社會良好習慣。又申公所謂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買辦之名稱。胡解者。此於商法上實無確當之意義。蓋吾國海通後。租界上之一種特別職業也。英文譯音爲糠擺渡。咸同間名人筆記。不曉譯音之不可索解。乃

就。糠。擺。渡。三。字。以。中。國。文。字。爲。之。解。釋。謂。買。辦。介。於。華。洋。人。之。間。以。成。交。易。猶。藉。糠。片。爲。擺。渡。之。用。既。以。居。間。業。許。之。而。又。含。有。輕。誚。之。詞。此。實。從。前。仇。視。外。人。因。并。鄙。夷。代。外。人。介。紹。商。業。之。華。人。之。常。態。作。爲。未。開。化。論。可。也。惟。買。辦。二。字。究。作。何。解。歷。史。上。因。何。有。此。制。度。則。嘗。聞。之。老。於。滬。事。者。矣。西。人。之。來。中。國。首。至。之。地。點。爲。廣。東。彼。時。外。人。祇。能。居。住。船。上。不。准。逗。留。陸。地。（間。有。登。陸。居。住。者。則。以。澳。門。爲。安。插。地。在。明。時。卽。然。見。中。西。紀。事。及。曾。劄。剛。集）而。貿。易。往。來。則。全。憑。十。三。洋。行。爲。之。居。間。紹。介。遇。一。洋。船。來。十。三。行。必。着。一。人。前。赴。該。船。看。視。貨。樣。議。定。價。格。然。後。偕。同。官。廳。派。員。開。艙。起。貨。及。貨。已。售。罄。洋。人。購。辦。土。貨。回。國。亦。由。此。人。爲。之。居。間。購。進。而。此。一。人。者。當。時。卽。名。之。爲。買。辦。意。義。上。若。謂。代。外。人。買。辦。物。件。者。然。蓋。此。係。中。國。商。號。雇。用。以。與。外。人。交。易。與。上。海。之。所。爲。買。辦。完。全。受。外。人。之。雇。用。者。尙。異。其。性。質。也。惟。買。辦。之。名。則。沿。襲。由。此。矣。暨。上。海。開。埠。外。人。麇。集。彼。時。中。西。隔。絕。風。氣。錮。蔽。洋。商。感。於。種。種。之。不。便。動。受。人。欺。時。則。有。寧。波。人。穆。炳。元。者。（

穆係定海陷時被俘。暨英艦來上海。則穆已熟悉英語。受外人指揮矣。此事聞之。穆炳元之姪某君。後當另詳其事。頗得外人之信用。無論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爲之居間。而穆又另收學徒若干。教以英語。教以與外人貿易之手續。法及後。外人商業愈繁。穆一人不能兼顧。乃使其學徒出任介紹。此爲上海洋商雇用買辦之始。然一宗交易既畢。事則雇用關係亦遂解除。猶今人延請律師辦案者然。最後外人之來滬者日多。所設行號與華人之交往亦日繁。行號內所用之通事西崽人等對外購買零星什物及起居飲食必需之品類。支付款項及種種往來。外人頗嫌其煩瑣。於是新開行號每當延訂買辦時。并兼以行內瑣務委任之。而買辦與行號乃遂有墊款及代管行務之職務矣。此爲現時買辦制度最初之濫觴。前在陳慰農律師處曾見一咸豐元年義品洋行與某買辦訂立之合同。一紙則此制之通行當在道光季年。公鶴曾囑慰農保存該項契約。亦商事史上沿革之可考者也。

上海金融操縱全國此非吾國經濟界好現象蓋政治上歷次之借款賠款貿易上積年之輸出均以上海爲總匯之所而吾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經濟乃岌岌乎不能獨立矣上海金融機關之操於外人手者以各外國銀行爲領袖而各銀行又各有其政治上之意味例如借款賠款屬於某國者卽由某國銀行司其出入最近如五國借款英款由滙豐法款由滙理德款由德華俄款由道勝日款由正金經理皆是也至各銀行魄力雄厚根深柢固而與吾國政治社會兩方關係之尤爲密切且久長者實以滙豐銀行爲首指茲由紹友杜九齡君爲余述滙豐買辦黃槐庭之歷史及該行開辦之事實頗足資上海銀行沿革之談助并造成後來錢業上之特別勢力皆研究滬上金融史者之所樂聞也黃槐庭紹興人被雇於某錢莊爲跑街積貲得千金則信用愈增時有英人某在某洋行服務與黃稔以職務上往來有年則交益密一日告黃曰余擬集資開設一大錢莊今將回國集股子能助我行裝乎（滙豐開辦聞係當時英領事之條陳此據西人記載所

言者。今據杜君所述。則又如。是意者。某英人密受領事之命。回國招股。而對黃言。則以自願開設大錢莊爲詞乎。今已不可考矣。姑兩存其說。以備參照。黃詢以若干數。則告以非二千金不辦。黃自審所蓄祇千金。然以錢業中信用素著。則挪移當亦不難。慨然允之。不數日。并將現款交付。惟臨行時。詢以回期。則云多則一載。少或九月。黃以期遠。且彼時中外隔絕。交通殊不便。心頗悔之。然亦無可如何。但囑前途珍重而已。及九月期。不至一年。期又不止。黃彌補之術已窮。由是而歇業。由是而回紹。斯時人之擲揄黃及黃之自行懊悔狀。幾不可名言。以爲此事實已被騙無疑矣。日月不居。寒暑屢易。計溯英人回國之期。已三載矣。黃家居鬱鬱。忽一日有人持一洋文信自滬上馳至。黃處并持現洋若干枚。爲黃治裝促黃赴滬。黃昔時雖能一二英語。洋涇浜文法耳。洋涇浜英語自成一文法。說詳前記。蓋通商初通用語也。得洋文信。不知所謂。問送信者。則又僅云某洋行着送。殊不足以悉其頭腦。黃因自忖。既有川資。則往返卽屬空勞。居家無事。藉此赴滬。一

行於計亦得草草。隨送信者偕行至則所謂某洋行者非他。卽匯豐銀行籌備處也。入內晤主任者則卽三年前借款回英之某英人而令赫然爲該行未來之大班。其人也款晤之下相向不能一語。蓋黃此時神經固爲之震動而某英人自回滬後探悉黃因已事獲咎深抱不安及見面時欲語不知從何說起。故兩人祇有兀然坐對而已。當晚抵足長談互訴經過之艱苦一方某英人以負黃告罪一方且以數年來命運本自不佳譬慰之賓主間之情摯可謂至矣。由是而匯豐開辦某英人任大班黃任買辦數年之間黃遂積資至數十萬而黃槐庭爲第一任匯豐之買辦聲名乃亦洋溢於滬上矣。當黃在職時以錢莊與銀行有直接營運之關係而黃又深悉錢業之苦况故凡滬上錢業向黃求援助者黃無不如其願以去。卽有不甚可靠之錢店乞助黃亦必撥派一知友爲之料理店務俾使不至於失敗黃爲紹興人故當時派出之人亦以紹籍人爲多。故今日錢業中紹人仍占有優勝之勢力者。歷史上實黃爲之提倡云。公鶴曰上海開埠吾國人依賴外人

而藉以積資者頗有聞矣。然試問若黃某當放款之日其爲感情作用歟抑實有金融眼光歟。嗚呼此固不必諱亦無可諱矣。然則今日一般之上海商界其不必羨黃某之以舉債而起家究當從商事學識上注意可知矣。然而吾聞之杜君則杜君亦競稱黃某爲時運亨通而已。其然豈其然也。

上海與北京一爲社會中心點一爲政治中心點各有其挾持之具恆處對峙地位。惟北京爲吾國首都者五六百年故根蒂深固歷史上已取得政治資格及前清規畫全國路綫以北京偏在行省之東北隅殊與宅中圖治之義不符乃強以幹綫總匯處所屬之則地理上亦復取政治資格矣。此政治之所以爲北京增重也。抑專制之世代有政治而不認有社會蓋視社會爲政治卵翼品不使政治中心點之外復發現第二有勢力之地點防其不利於政治也。惟上海之所以得成爲社會中心點其始也因天然之地理爲外人涎羨（前清乾隆時英人葛勞等初至上海歸國報告卽認爲通商要地及道光十四年洋船復來上海又極稱上

海濱江帶海宜於開放均見上海舊縣志）其繼也。又因外人經營之有效。中經吾國太平戰事（上海居民以太平戰事避難者之流寓而其數加增見租界工部局報序）而工商及流寓乃相率而集此而其最大原因足以確立社會中心點之基礎與政治中心點之北京有並峙之資格者則實以租界爲內國政令不及之故。此事前記已一再說明茲再以上海與北京社會與政治對峙之事實言之。戊戌政變原因於時務報之鼓吹。時務報之所在地上海也。此爲社會引動政治之初步。暨八月禍作六君子被戮康梁遠遁。當時非外國公使密電天津上海領事逐埠爲之布置并預調兵輪停泊三夾水以俟國事犯之來恐遁臣均早入枯魚之肆矣。戊戌之事爲社會極端贊成政治極端反對之一事。然非有社會中心點之上海與外人之助力以與政府抗則殆矣。次則辛亥之革命革命之播種以言論言論之在國外者爲民報產生地日本東京也。言論之在國內者爲民呼民吁以迄革命時之民立報產生地上海也。雖其間民呼被控而閉歇民吁禁寄

而停辦社會勢力仍不若政治威權之無上然以三數人鼓吹於一隅政府縱能以政治爲蠻橫之干涉政府卒不能禁被干涉者之屢仆屢起寧非恃上海爲憑藉之故哉至辛亥武昌舉事黨人以全力萃於上海與政府抗卒至九月十三日製造局一役遂奠定東南之大局及政府派遣專員南來議和既至武昌仍折來滬上而議和大會遂開於公共租界之議事廳斯時不僅吾人認上海有社會中心點之資格卽政府亦確以上海足與北京對峙矣凡此皆事實之彰彰可見者而潛勢力之互爲消長不使局外人易於捉摸者如此次籌安會發生某電社載政府以十五萬金來滬運動報紙等事是真是假黑幕重重尤足證明南北兩方遙遙相對之不相上下也更以極瑣屑之事證之當光緒甲午前後數年間市上男女衣裝競尙海式樣及庚子辛丑間市上又有所謂京式樣者男女衣裝復舍彼而取此海式樣爲上海式樣京式樣爲北京式樣卽小小時尙之微彼此之互爲消長也亦如是外此更可見矣惟吾國人以迷信圖讖童謠之眼光爲海式京

式之解釋則云甲午中日之役海軍全失海權以去此爲海失洋之先兆迄庚子義和團起聯軍入都此爲京失洋之先兆直視爲愁髻淚眉之異怪穿鑿附會不當一噓也

上海市政分內地與租界爲兩截內地市政又分南市與開北爲二就現制工
程及捐務統歸工巡捐局主政而警政則歸淞滬警察廳節制也至租界市政現
時祇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兩界之區別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以前公共租界
未經成立則蘇州河之南爲英租界北爲美租界上海租界以英人江寧條約開
其端厥後法美卽援照英約爲詞故上海祇有英法美三國租界（道光二十七
年俄羅斯要求來滬設界通商未允見東華錄）及推廣租界議起外人就原有
之英界美界既合組爲公共租界而東西兩端推廣之界綫亦一并入之公共租
界之內此今日現制所以祇有法界與公共租界二者而已租界之沿革如是至
再進而考究其市制之組織則吾國之有市政警政除周禮司市及歷代市舶提

舉等官表面爲整頓商市實際無過於征商不足與今制相比附者不論外實當以上海市制爲吾國內地之先導去冬公共租界辦理選舉各國以參預界務之故頗有選舉競爭而以駐滬日人報紙鼓吹爲尤力蓋日本人於上海租界歷史上本無特別勢力故工部局董事員額向無日人之加入自甲午中日戰勝國際地位驟列一等其勢力之波及於寓滬日商者遂非復前此見擯於西人之比及去夏歐戰驟起協約國方面思有以剝奪德人在滬之權利爰於工部局董事中撤除德人原有之額而以日俄當選人代之時則公鶴方在編輯華洋訴訟彙編旣致慨於我以主人翁資格對於租界自治事宜不能參預而又見局章正在變動據理交涉不無恢復華董之機會因就工部局內部之組織及其沿革詳細考較冀於國權稍有補救當時曾將此事告之陳則民律師茲另錄與陳談話一節於後庶幾外人組織工部局之歷史可以考見而華人於租界中無參預市政之原因亦略備矣。

去冬公共租界辦理選舉。陳則民先生過訪。且詢曰。近者公共租界工部局辦理選舉。駐滬日本報紙多方鼓吹。務達日人當選之目的。獨我中國人以租界之主人翁。反不能與於選舉與被選舉之列。而吾國人士。亦瞠目無所睹。意者歷史上當然無參預之權。抑華人自甘放棄乎。公鶴按。租界之有工部局。猶吾國城鎮鄉自治之有自治公所。管理租界行政事宜。固完全爲民選機關也。局內有總董一員。董事十一員。分配於英美德三國人。而英員最居多數。次美。次德。若其他各國。則合得一員。此爲光緒二十五年合組公共租界時所定之章程。當從前英美兩界未經合併之先。兩國各有分組之工部局。然近於私人間之集合。不過自治雛形耳。聞當時界內舉辦各事。悉由選出之董事自行集款籌辦。及效力已著。則復由董事以私人名義。售歸局中。而收其餘利。此爲從前工部局內部之組織。及光緒二十五年公共租界成立。其時滬上工商及流寓。亦日以繁殖。租界收入。歲有增加。各種規模。因以大備。今則全界電燈廠。且收爲該局營業矣。而蒸蒸日上之。

勢。方。且。未。有。已。也。公。共。租。界。市。政。之。沿。革。如。是。至。華。人。退。出。市。政。範。圍。之。外。歷。史。上。尤。有。特。別。原。因。當。從。前。英。美。各。界。分。立。之。時。市。政。組。織。既。完。全。爲。自。治。性。質。外。人。實。無。攬。我。華。人。之。意。惟。彼。時。大。多。數。華。人。心。理。以。閉。關。爲。政。治。上。之。原。則。人。人。蓄。一。胡。運。不。百。年。之。謬。想。故。於。彼。方。私。人。及。團。體。間。之。行。動。吾。人。乃。寂。然。無。所。動。於。中。此。可。以。下。一。斷。語。曰。第。一。時。期。工。部。局。組。織。之。無。與。華。人。事。一。由。政。治。觀。念。之。謬。誤。所。謂。胡。運。不。百。年。不。屑。參。預。局。務。之。所。致。也。一。由。於。華。人。政。治。觀。念。之。薄。弱。蓋。併。不。知。自。治。爲。何。物。與。選。有。何。權。利。由。人。民。向。無。參。政。權。之。所。影。響。也。及。第。二。時。期。在。光。緒。中。葉。工。部。局。之。組。織。日。有。進。步。勢。力。愈。見。膨。漲。而。華。人。之。生。活。於。租。界。者。知。識。亦。較。前。爲。稍。進。彼。時。中。西。情。勢。雖。仍。隔。膜。而。並。未。情。見。勢。絀。故。雙。方。不。無。互。爲。提。攜。之。良。好。現。狀。當。此。時。期。工。部。局。於。是。有。華。董。名。目。發。現。夫。該。局。董。事。在。西。人。間。有。規。定。之。國。籍。員。額。尤。有。繁。重。之。選。舉。手。續。而。吾。華。人。列。名。該。局。之。董。事。其。來。也。既。非。出。自。正。當。之。選。舉。且。對。於。該。局。之。性。質。及。責。任。仍。屬。蒙。昧。不。明。

則偶焉。任華董之職勢亦惟有視爲名譽上之榮。幸增加若干商業上之信用而已。其不能稱職斷然也。此爲第二時期。華董失却參預市政之原因也。自是以迄光緒二十五年公共租界成立局務擴充租界之規模愈進而華人則完全退處於無權矣。此蓋三十餘年演成之實事也。此次工部局選舉忽有日本人當選權其遠因發生於歐戰之國籍感情而近因則以日人在滬勢力愈以膨漲故於英美董事若干名之外並加入俄日二國之當選權以謀擯逐德人於選舉競爭之中。嗚呼大好商場讓人逐鹿而吾國僑寓之商民反退處於被治之列。政治之不競爲造成租界之主因。民知之閉塞乃失却自治之資格不識吾國家吾人民亦復有感於中否也。收回領土租借不禁神往於東鄰已事矣。

上海租界之現存於今者爲公共租界爲法租界公共租界之沿革及其組織既如上述云云矣。茲再就法租界之歷史言之。按法界在昔壤地狹小商務不及公共界之發達故其一切組織世人類不注意。民國初元公鶴服務於公共公廨時

則聶榕卿君以法界職員兼差公廨。日夕晤談於法界事。稍知一二。蓋亦吾國外交痛史上可爲紀念之事也。考法界之開闢。據市井傳言。謂在英界之先。譚說無稽。前者已有辨明。惟有一事致足爲吾人注意者。則法租界與公共租界。吾國人視爲同一之租借。而實際乃大異其性質及組織。查公共租界爲英美租界合併而成。當未合併之前。英界爲江寧條約允許開放之一口。法美援案要求政府次第允之。（其要求手續及政府允許之文牘。見道光朝東華錄及中西紀事等書。通商始末記根據中西紀事各書編年記錄。尤詳。公鶴另有上海開埠史述略。見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東方雜誌）故道光季年上海先後開放三國租界。以條約及外交文牘證之。（中英爲江寧條約。中法爲黃埔約條。中美爲望廈條約。英約各條約本均載之法美約僅見於海關所刊條約本）三界既出於同時之要求。則辦法亦當然不能歧異。此又一定之理也。然公鶴初來上海時。嘗聞之前滬道文案仇益三同鄉。則稱英美界及後來合併之公共租界性質實爲租借。而法租

界。則。法。人。已。認。爲。殖。民。地。不。復。自。承。爲。租。界。云。云。初。聞。之。頗。以。爲。異。及。詢。之。聶。君。則。信。然。嗣。又。聞。之。關。炯。之。君。公。共。租。界。英。文。意。義。完。全。爲。租。借。特。與。民。法。之。租。借。爲。異。若。法。租。界。則。法。文。已。直。稱。之。謂。法。國。之。市。鄉。與。英。之。香。港。略。同。當。時。百。思。而。不。得。其。故。最。後。聞。之。葉。慎。之。君。云。法。當。開。埠。之。初。與。英。美。同。爲。租。界。初。無。二。致。及。咸。豐。初。年。劉。麗。川。踞。城。爲。亂。〔社。會。稱。爲。小。金。珠。若。劉。之。名。則。知。者。殊。罕。也。〕官。兵。環。攻。數。閱。月。不。克。法。人。以。火。器。助。攻。小。東。門。一。帶。遂。於。咸。豐。五。年。元。日。破。之。法。人。以。合。師。之。故。向。滬。道。要。求。酬。勞。滬。道。卽。以。小。東。門。一。帶。地。畀。之。法。人。乘。闕。地。之。際。并。與。滬。道。締。結。章。程。就。原。闕。之。租。界。亦。作。爲。贈。與。之。品。〔法。人。會。師。助。攻。一。事。亦。見。黃。韜。瀛。壻。誌。畧。惟。黃。認。爲。助。攻。者。係。太。平。戰。事。然。太。平。軍。未。至。上。海。且。法。人。於。太。平。戰。事。雖。亦。助。清。軍。攻。勦。然。在。蘇。州。南。橋。一。帶。今。法。大。馬。路。總。巡。捕。房。門。首。矗。立。之。銅。像。卽。法。國。水。師。提。督。戰。歿。於。南。橋。者。也。與。小。東。門。之。助。攻。當。係。兩。事。〕惟。當。時。除。酬。勞。外。尙。有。一。交。換。條。件。緣。其。時。南。京。已。入。太。平。範。圍。上。海。濱。江。帶。湖。伏。

莽。遍。地。而。法。界。密。邇。滬。城。尤。易。藏。垢。鑒。於。劉。亂。之。初。起。英。人。阿。法。暗。通。消。息。則。卽。以。租。界。政。權。不。及。之。故。茲。特。於。贈。與。領。土。之。際。要。求。准。華。官。設。一。會。防。局。於。界。內。
（會防局事後另詳）凡華官向界內拘拿人犯無須知照捕房（當租界初闢時當道曾將蘇州同知移駐上海管理界務及後租界事煩又設理事一員於洋涇浜遇華洋交涉及向界內傳提人犯均屬之然當時祇能行之於英界若法界則領事已遇事干涉矣故同治七年訂定洋涇浜章程十條內有華官向界內拘人無須知照洋巡一節法領提起抗議卽以歷辦慣例爲詞卽其證也）法人以所得之溢於所失也亦遂允之於是法租界遂爲法人殖民地矣此事滬上人知之者鮮葉係洞庭山人自其祖卽寄籍滬上而小東門一帶頗有地產自遭法人攻城時之焚燬家以中落故於此事誌之特詳夫以一滬道擅訂割棄領土之章程當時外交之不競實可浩嘆一失足成千古恨痛定思痛寧非外交史上可爲紀念之事哉

法租界之沿革及性質既大異於昔之英界美界然則英界美界今日可併成爲公共租界而法界仍獨立於各界之外此事亦有可溯之歷史當三界開闢之初辦法既趨於一致故當時蘇撫移駐海防同知之部咨亦以三界相提並論而理事之設駐於洋涇浜口（聞現時卽爲長發棧故址而長發棧之前卽電報局也當時達官往來除公使專駐天后宮外亦有居住理事署者志剛使美筆記曾載來滬後寓理事署可證）尤爲便於管轄各界之證自同治七年訂立洋涇浜設官章程十條當時原係爲三界所適用檢光緒三十一年滬道具稟南洋大臣請修改會審章程文內稱上海租界設立公廨派員會審中外錢債詞訟一應交涉案件同治七年奉頒洋涇浜設官章程辦法本極周密云云曰上海租界則法界在內可知顧就現制論何以法界公廨歷來卽附入法領事署中（自去冬法界推廣後今已另建新署矣）當時洋涇浜章程是否適用於法界此事外間知者甚鮮卽公牘中亦無可考見茲得聶君詳告乃深悉此中底蘊自咸豐間滬道以

法界贈與法領法界性質既與英美異卽法人之統治界務亦遂視與本國之領土無殊迄同治七年洋涇浜章程頒行英美界既奉行惟謹而法人則於八年春提起抗議絕對不承認該項章程之行於法界彼時滬道爲遷就外人之計具詳江督擬與變通於是另訂法界會審章程若干條而法公廨之名稱以起有法公廨則洋涇浜之公廨自不能不名爲英美公廨惟法公廨臨時設置無相當之衙署乃就法領事署劃地爲之而審案形式在英美公廨凡界內華民互訟之不涉刑事者光復之前領事無絲毫干預之權特刑事則名義上以捕房爲原告故歷由領事觀審尙得爲半截之中國官署若法廨則無論審訊者爲民事爲刑事無一案不由副領事到堂且正名曰會審中官特不過一陪席者便外人之詢問而已此則兩界因性質之異而辦法亦各有不同者也至公堂律師祇准法人承充卽以中國律師亦不能出席辦案彼既視爲己入版圖之領土無怪非本國人不能取得律師資格矣此法界歷史之可溯者如是（領事觀審公共公廨在昔本

限於刑事及華人爲被告之民事案。自光復後廢權全入外人。今亦已遇案觀審。而性質且類於會審矣。此事公鶴歷有論著。曾登入三年時事新報。

至工部局巡捕房之編制及組織。與昔日之英美界現在之公共租界尙無大異。其界內行政及工部局議決章程大致亦多模仿。公界如租界停止烟間。公界以兩年爲限。每半年抽籤一次。停閉四分之一。而法界則縮短期間以半年爲限。若抽籤及同時停閉盡淨則一也。烟禁以十年爲限。上海廣州爲條約上最後禁盡之地。茲公界於夏間將土膏各店按照停閉烟間辦法分期抽籤。法界則於前數日接踵舉辦。此兩界行政之互相規仿也。至去年推廣新界。當道有鑒於舊界之幾同割讓於新界約中頗能注意。又特別加入華董兩名。俾華人有參預界務之權。然亦祇限於新界耳。若舊時之法界一切界務則華人仍無權過問也。公共租界中有三處地方不在捕房管轄範圍之內。亦不納界內各種月捐。諱者稱之曰租界中之治外法權地。前記已詳言之。聞法界從前亦有此項公地。老北

門外有一地壇爲上海道縣歲時祭享之所其故址卽在今老北門外之西北隅百步聞道光季年劃界時並未聲明咸豐初滬道援天后宮之例與法領交涉幸達目的及劉麗川作亂初時外人頗袒劉官兵假道於鄭家木橋向南攻滬城之背卒爲法領所拒（此事見蘇撫某奏疏中）最後與外人協商妥洽官兵卽在地壇駕礮猛攻則其地咸豐時尚在也後以江浙間疊遭太平之亂內地紳商大率遷避上海而法界亦以繁盛地壇故址不知何時爲人占有今則滬上故老尙能彷彿其遺跡然亦不能有確切之證明矣又法界沿浦灘之金利源碼頭及貨棧延亘將及里許地形有似凸出於黃浦江中爲招商局之不動產招商局創自光緒初年主其事者爲盛杏孫氏以滬上無適當之碼頭及棧房因就黃浦江中築地爲之彼時法人亦有違言盛氏以地址係從江中填出與法界全不相涉故該地得以完全保存光緒三十年盛杏孫交卸局務繼任某君擬將該地售去少半作添購海輪之用事爲盛所聞移書止之並將該地交涉情形電達當道此事

盛。屢。爲。人。言。其。時。家。大。兄。安。甫。在。盛。幕。蓋。嘗。親。聞。之。云。

法。租。界。在。光。緒。二。十。二。年。之。前。有。所。謂。會。捕。局。者。會。捕。局。原。名。會。防。局。會。防。局。之。創。設。在。咸。豐。初。年。劉。亂。弭。平。太。平。猖。獗。之。時。其。時。滬。道。以。鄰。近。上。海。一。帶。匪。盜。充。斥。而。尤。以。法。界。爲。逋。逃。藪。爰。與。法。領。磋商。設。立。會。防。局。一。所。於。該。界。額。定。局。員。一。線。勇。二。十。名。專。司。華。界。內。犯。事。逃。往。法。界。之。匪。犯。救。急。之。計。無。逾。於。是。然。而。法。租。界。之。租。字。卽。以。此。局。爲。交。換。之。代。價。夫。亦。太。不。值。得。矣。暨。太。平。亂。事。平。會。防。之。名。不。適。於。事。實。因。改。定。名。稱。爲。會。捕。局。局。內。之。編。制。及。員。額。猶。是。也。迄。光。緒。己。丑。庚。寅。間。局。員。某。由。浦。東。總。巡。調。任。斯。差。官。派。十。足。視。事。後。將。局。內。線。勇。裁。撤。四。名。其。剩。餘。之。勇。則。飭。令。專。司。抬。轎。掌。傘。站。班。爲。官。樣。裝。飾。品。而。會。捕。之。意。義。乃。一。變。而。爲。調。劑。之。差。事。矣。至。光。緒。二。十。二。年。滬。道。蔡。以。該。局。一。無。所。事。決。意。裁。撤。未。始。非。省。事。併。官。之。意。然。不。解。事。關。國。際。有。舉。莫。廢。知。裁。撤。冗。差。之。有。裨。國。計。而。不。知。無。形。間。之。斷。送。國。權。已。不。可。救。藥。矣。當。該。局。初。撤。時。華。文。報。紙。固。羣。頌。滬。道。之。知。所。

先務法文報亦一再致其嘆美之詞華報之盲從不足責若外報則命意乃別有所在矣

以上所述各節或得之父老傳聞或證之中西記載旁及官廳檔案報紙新聞而脈絡貫串統系略具差勝於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不經則以法界歷史及其內部組織多爲世人所不注意吾國又無公布之外交文牘若各國通行之顏色皮書者足資參考自非久經服務該界之人且於歷史政治上具有觀察眼光若聶君者決不能持有物而言成理惟聶歷充該界會審委員於法癡情形尤爲詳晰茲再就法癡辦法之異於公癡者言之公癡於早堂審訊刑事俗所謂捕房解案者是早堂由副領事蒞癡陪審歸英美德三國輪流除星期外逐日開庭也法界則歸法副領一人會審堂期每星期祇兩日近以案件增加每星期一三五等日開審較舊章七日中開庭兩次已加密矣然遇瑣案在公界以本日逮案明日解審可了者法界則須多延一日人民之多羈一日與捕房押所拘押人數之增加

皆其故也。又公廨不論刑民各案均可延請律師代辦。而法界則充當律師者。既以法籍法文爲必要之條件。此係認租界爲領土之結果。已可怪矣。又刑事不准延用律師。民事則債權債務非達一千元之巨額亦不准延用律師。在問官固可省種種之辯難。然冤抑正不可數計矣。他如公共公廨自光復後。政府不爲過問。以致全權均落外人。若光復以前則該廨固完全爲中國衙門也。而法廨則附屬於領事衙門。自始迄今除名義上有一華官主持審判。實際則刑事爲捕房之全權。民事爲領事之全權。卽司法行政上華官亦無用人之權。所有書吏差役人等悉由領署自行雇用。蓋混合裁判之不如矣。僅僅領事裁判云乎哉。若夫刑事不准上訴。民事上訴無法定之程序。敗訴者應將所償之債額遵判交案。然後准與上訴。光復前卽如是辦理。人民國來幾將條件附之上訴。而亦革除之。吾國官吏方升階發財之不暇。誰復於此等處一爲注意。觀滬海道署成立以來。表面上亦嘗以規復前清上訴制爲吾民慰矣。乃自鄭某一案。道署援例開審。卒以英副領

一人反對實際。上遂不得不仍照原判執行。今者當事人雖尚有上訴之請求。道署祇有藉詞批駁。不曰不合程序。卽曰毫無理由。此雖兩界同然之事。而法界則變本而加厲矣。以各國司法之開明。對於中國不妨小試其壓制政策。吾不敢以此爲文明之累。特不解我國官吏之亦熟視無睹也。是則我民浩劫之終古不復焉矣。

上海兵事。凡經三次。第一次道光時英人之役。爲上海開埠之造因。第二次咸豐初劉麗川之役。爲華界人民聚居租界之造因。第三次咸豐末太平之役。爲江浙及長江一帶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經一次兵事。則租界繁盛。一次後惟庚子一役。政府爲義和團所蠱惑。扶清滅洋之聲。影響及於南方租界市面。稍受打擊。然未幾聯兵入都。而原狀回復矣。迄辛亥革命。事起外人默認官革。爲交戰團體嚴守中立。於是避難來滬之人。遂驟增至三十餘萬。可爲盛矣。然則租界一隅。平時爲大商埠。亂時爲極樂國。昔洛陽名園記序稱天下之盛衰。視洛陽洛陽之。

盛衰視名園之興廢。吾於上海則亦曰天下之治亂視上海。上海之治亂視租界。蓋世變係焉矣。

第一次兵事爲道光二十二年英輪由定海北犯。總督牛鑑提督陳化成分守吳淞東西礮台以扼之。牛守之東台既陷（據中西紀事及私家著述牛有賄通情事。然閱西人記載則並不言有此事。或者有所諱歟）西台亦不支。陳以身殉之。此事具見於上海縣志及各官文書。至英人占領滬城五日即去。此五日間在滬上有何舉動何以定海久占不退。滬上來而旋往。茲從裘氏通商史及其他西著細加參考。雖立言間有袒護之處。然中間不無可資採摭之資料。例如謂英人自定海北來其意本不在開戰而在議和。及見吳淞守備嚴密且先開礮攻擊。以此證明中國行軍之不講信義。故不得不還礮反攻。至淞台既下英兵尙無意據城。及據間諜言上海守城官吏已相率他遁。惟有土匪遊勇橫行城內外而已。故英兵始整隊入城。抑若英人乃代我維持秩序者。然此雖一面之詞。然證以當時實

事淞台之失。在五月初八日晨。而英兵入城。乃遲至十一日相去咫尺。兵事何以如是遲滯。且其時官吏亦實已先遁。則英人所云兵不血刃而入城者。尙非虛語。至彈壓土匪一節。官吏遠遁。則土匪在所不免。此本可以意會之。又據毛對山筆記。內稱自英兵悉數離城。遠去。土匪大作。邑紳郁某。剏立團防。革殺十數人。而盜風始斂。可見英兵去後之土匪。卽英兵未來以前之土匪。總之官已離城。地方當然不能安謐也。至英人在上海。雖僅五日。而初至之日。卽發出安民告示。敦勸人民復業。該項告示。見胡汝直記事。胡有外孫姓黃名玉如者。太倉人。與公鶴稔識。曾親見其家藏之抄本十二冊。據云。胡曾雇員於陳化成部下。故於中英道光壬寅戰事誌之特詳。嗣孟心史君擬出資購其原本。以議價不合而止。其時代英人繙譯及部署一切者。爲寧波人穆炳元。穆於定海陷時。爲英人所俘。以其年少。且習於瑣務。卽教以英語及普通學科。自定海北來。卽挈以偕。行旣占上海。遂任穆辦理善後事宜。穆秉心忠厚。於滬城破時。多所保全。卽城內種種建築及古

蹟等物亦嚴飭軍人不得毀損。故五日之中並無騷擾。行爲較之英兵未來及已去後之土匪有天壤之別。此則西著鑿鑿言之。而證以當時之事實。或者不無可信也。惟五日卽去。此事通商史謂擬乘牛督他遁。之後將潛師直擣江寧。英人論英事自必以聲張爲天職。其實是年秋英兵鼓輪上駛。至鎮江之七濠口。尙胆怯不敢逕進。則此時之虛實未爲外人窺破。潛師直入。恐乃事後之論。若據華人方面言。乃因浙撫劉有攻擣定海之消息。英人以定海兵備虛弱。乃不得不回師以厚其守備。蓋彼時中外隔閡尙未情見勢絀。聲東擊西。或當時之實情耳。

第二次兵事則咸豐三年劉麗川之踞城作亂也。官文書名之曰閩廣會匪之亂。而社會則稱曰小金珠造反而已。小金珠係劉之混名。此次兵事完全爲吾國之內亂。然實爲外人干預我內政之第一次。厥後英法助攻太平。軍出兵勦賊亦濫觴於是。此極可注意之事也。查劉逆初起。據各書所載。均有通款太平之事。則劉之始與洪楊不相聞問。較爲可信。太平天國外紀直認劉案爲太平之支部。

乃據其稱臣獻貢。後言之耳。惟彼時上海與太平定都之南京陸路則中隔蘇常。隨在有重兵駐紮水道則長江除洋輪外無可通之消息。則劉又從何道以與南京互通聲氣。此則中西紀事所載上海領事溫那治代劉逆寄書太平之事。不爲無因矣。不僅此也。當劉逆竄入道署滬道吳健彰幾不免矣。卒由洋館頭目叱劉而吳得以潛遁。劉所出僞示用洋行公司鈐記。則其有外人之代爲主謀可知。雖紀事又云官兵與賊在城外交戰不越洋館一步。并以此證明外人之袒劉。此則近於周內。蓋彼時外人嚴守中立。表面上既不助賊。自亦不便助官兵。乃國際之常例。蹇叟特未之深考耳。然從其他各方面推測。則劉逆之起事。其事前必與外人接洽。故臨事更代爲布置。固百喙不能曲解矣。此爲外人預謀我內亂之第一步。及蘇撫吉爾杭阿奉命移滬。督攻以滬城北門外昆連洋行而鄭家木橋爲進兵必由之道。（卽今石路南首之鄭家木橋）外人以中立爲名。不准官兵包圍賊壘。吉撫慮之得滬上某紳之條陳進伐交之計。（某紳爲引翔港周姓。家中有

海船八十餘號。巨富也。劉逆初起。着人借糧。周苦之。周又素與洋行中人熟識。及蘇撫移滬。乃上借助洋人之計。後劉逆啣之。及城破。劉黨徒尙大掠。引翔鎮而散。此語聞之。吾友周企唐君。周企唐卽引翔鎮周族人也。中西紀事祇云中丞定伐交之計。蓋省詞耳。乃首與法水師軍官謀。中西紀事云提督辣呢爾。茲據法領事表。則實係領署之一武官耳。復與英領事商明。讓出馬路南首地方。俾便官兵築營。而美國人另有房屋七處。坐落牆外。一經對仗。必被賊毀。乃另許估價。收回時滬上勢力之巨者。祇英法美三國。三國旣商定。乃約期進攻。而法人復起兵。發大礮代攻小東門一帶。迄咸豐五年正月元旦。滬城始告克復。是役也。非與英法美三國協商於先。則不能仰攻。非有法人之助攻。則不能卽克。且外人不爲我助。卽爲賊助。故勦滅劉逆之役。實伐交之足以操勝算也。此爲外人助平我內亂之第二步。始以預謀而起。內亂終以助平而止。內亂反手爲雲。覆手爲雨。忽而推波助瀾。忽而利盡交疏。厥後金陵大營旣潰。江浙糜爛。而蘇撫李文忠來滬逆。

擊而上時時得洋將之助與咸豐初年外人之通款太平同一反覆之局愛我乎哉利我而已。

第三次兵事則與外人關係更密切矣考太平之初起以宗教故故與外人通聲氣此事各家記載言之詳矣卽上海附郭一帶之不遭兵亂亦未始不原因於是及李文忠移師來滬時則英法聯兵之役已罷各國方修好於我而朝議於借助洋兵一事先後由疆吏敷陳利害議已寢矣先是薛煥以通商大臣署理蘇撫駐節滬上當咸豐十一年春太平大股攻逼滬防外洋各國以滬上爲通商根本重地自吉撫借助洋兵勦平劉亂之後歷任大吏均與外人羈縻不絕故薛大臣對於是年兵事復激勵洋兵以助攻守此爲外兵與太平開戰之第一次而中立之約取消矣及李撫來滬利用此機表面上不以政治的名義借助外人而以私人間傭雇關係招集兵將未幾而洋槍隊綠頭兵練成矣又未幾而離滬出征矣此事爲李文忠平生最得意之外交政策然其爲外人詬病借異族以殘同種則亦

不可諱之事實也。外人助李勤、太平者，法則陣亡軍官，凡三人，而卜華德其最著者（即今法總巡捕房門首之銅像是）。美之洋將爲華爾，爲白齊文，除白齊文始請入我國籍，繼則反投忠部，爲德不卒，不足齒數。外若華爾，則亦因槍傷病歿於滬上。惟英之洋將戈登，最爲李所信任，而功業亦較爲顯著。凡此均第三次兵事與外人之有巨大關係也。至戈登，係英之蘇格蘭人，近人於西報中得其歷史，頗詳。茲轉錄於下，俾研究兵事史及上海掌故者有所考焉。戈登氏，英之蘇格蘭北方人也，生於一千八百三十年，少習軍事，畢業於某陸軍學校，又研習工程科，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英軍出發於俄之司體脫海口，是戰也，君實預其役。厥後乃走遠東，會中國洪楊之亂，始爲蘇撫薛煥留於上海，後得李文忠之援引，假以軍職，浸至總兵官（中西記事載稱賞給江蘇總兵官）嘗訓練華兵，率以攻取江浙一帶城池（李文忠奏稿曾歷叙其功蹟）計歷大小戰事三十次，克復地方，頗奏功效。事竣辭去，清皇室厚給廉俸，且賜金戈珍物。戈登氏一概謝絕，銳身

回英倫之某地方。盡瘁於工程事業。復藉暇晷。以救濟貧苦。安設流亡。用爲樂事。數年之後。乃改赴非洲。經營工程。開始行汽船於埃及之某湖。一千八百七十七年。遂受命爲蘇丹總督。開拓疆土。又三年。因事告退。未久。以非洲匪亂。從事遠征。在某地方。爲土人所殺。其一生所積資財。曾於未死之日。卽指建一工科學校。於蘇格蘭之滄北淀省。會今卽以戈登名其校。生徒六七百。爲北蘇有名工程學校之一。華人入此校者。頗不乏人。歐戰起後。此校之學生投袂從戎者。絡繹不絕。北蘇地方。在若干年前。卽有義勇隊之組織。作沿海防衛之用。隸此軍籍者。半爲大學學生。并無年俸。歲時招集演習槍術。并不妨礙課期。行之有年。因戈登爲此地。歷史上有名之人物。又著有武功。故卽名曰北蘇戈登義勇軍。云以上爲該西報所記者。戈登在江浙間。頗著聲譽。父老多能言其戰蹟。至其回國後。如何下落。光緒初。張毓敷京卿自英京回。尙有人詢及者。則吾國人頗有念及之者。茲特附著其實。爲吾國談上海歷史者。一資談助焉。

上海兵事在前清道光以迄咸同間凡三次其與租界有連帶關係者已如上述至宣統三年革命事起及民國二年贛寧亂事爲吾國政治上絕大變動而上海租界又幾幾有操縱全局之勢此事相隔未幾時復爲滬上人民所目睹無記錄之必要惟辛亥之事首難係屬武昌滬上不過爲其應着故九月十三日製造局一役兵不血刃而全滬已告成功若二年之戰首難地點雖亦在長江上游惟官革兩方以滬上關係東南全局故出全力以爭孤注之一擲計自六月十九日開始攻擊迄二十五日勝負始分此七晝夜間礮聲隆隆殺聲震地前奧克副領事前往觀戰返謂公鶴云人謂中國人文弱不適用於兵事以余目擊此次戰事言之則攻守之勇猛至可欽佩惜國內政爭無過私門用之不得當耳則當時之劇烈可想見矣惟滬南一帶地處戰綫蹂躪民居固屬無可幸免而獨至滬城周圍遷徙雖亦一空革黨卒未藉爲根據以抗官兵則自辛亥光復之後縣議會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決議拆城其時舊紳雖有反對（姚東木曾登報設立保城會

且以乃弟子讓之參預拆城事爲必係他人之捏名。然瞬息之間卽行開工。不
一月而東北西三面均已拆毀一空。當時議者不無訾其太驟。然苟非及時舉辦。
則遷延數月。事必中變。而二年滬城之遭劫斷無幸免之理。此則滬人不幸中之
大幸矣。噫。吾國之有城池。本無國防之可言。原爲專制政府防家賊之用耳。然名
義上則仍爲人民保障治安也。今乃以拆城之故。人民得幸免一次之兵燹。而戰
端又因國內政爭而起。夫亦慘矣。至滬城本爲濱海要區。通商以來。人民愈以繁
殖。以致街市湫隘。久爲外人所譏笑。而一言改作。則居民又以私人間地產關係。
羣起阻撓。上有政爭之政府。下有私利之國民。此固不僅滬上爲然。憤言者因
謂如滬城尙在。則黨人必憑城以抗官兵。而製造局及兵艦之礮的必注射於城
區。一隅不半日。全城平地。事平之後。規畫寬大馬路。旣無拆讓之虞。卽反對者亦
藉免置喙。惜乎城之早拆也。斯言雖不仁。然吾民可與樂成。不可與圖始。則固洞
見癥結矣。

武進姚公鶴編

上海閒話
下冊

商務印書館出版

姚公鶴編著
惲樹珏校訂

上海閒話

下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閒話卷下

滬南商市與滬北相頡頏。滬南者自法租界十六鋪以南之統名也。論其地勢則熱鬧處所僅及租界五分之一。而錢市而各業行號大率薈萃於是。此則當以歷史上之原因說明之。上海開埠在道光季年。距今不過七十餘年。七十餘年以前今所稱繁殖之租界地荒烟蔓草耳。（據父老傳言今跑馬廳中有小邨落時浜橋有小市集虹口頭二三壩略有民居此外則均空地矣）以此可知租界之發展全憑人事爲之。且在現今數十年之間而上海南市之有市面則以上海濱江帶海有天然之交通海通以前內地之輸運與外海之貿遷自元明以來卽以上海爲商務上之一大樞紐。中間經明代倭寇之竄擾市面雖暫時移入內地（閔行鎮之發達及浙江杭嘉湖各屬之鎮大於城聞均係當時遷避倭寇之故）然不久卽復故南市商市歷史上實取得數百年來雄厚之資格而水道便利尤爲

行號必爭之地。勢行號以代客購辦百貨爲營業資本。較其他商店爲雄厚。於是錢業隨之。迄今租界以外人經營之故。雖日見發達。而米麥雜糧油豆竹木藥材各業仍窟宅於南市一隅。勢力足與租界抗顏行者。實職是故。抑公鶴又聞之。顧君士章（顧爲協順興雜糧行之副理。於南市南市頗熟悉）南市各業之交易。在昔均以上半日爲限。至午後則無所事事矣。自近十年來。交通愈便利。陸有鐵路。水則除江輪海輪外。又添各內河之小輪。以故昔日交易之限於上半日者。以裝載貨物者均係民船。民船候潮行駛。故每日開船以早晚兩時爲定期。上半日成交。下半日裝貨。候潮開行。自火車輪船通行。裝貨既不限於民船。卽開行亦不限於早晚。於是午後遂有大宗之交易。寧非南市之進步。且民船爲天濱之淘汰。亦非可以人力爭。惟在昔民船以南市沿浦爲大幫停泊之所。今舍民船而裝載輪軌輪軌碼頭均在租界。而下半日之交易。乃不得不遷就裝貨之便利而成。交於北市則南市仍爲半日市也。偶自午後過南市一帶。但見各行虛坐。一二學徒。

照應店面。而其經理及跑街等。則已雇車向北。爲別種之貿易矣。平添下半日之交易。可喜也。添下半日之交易於北市。將無爲南市衰歇之預徵乎。是可憂已。上海租界華界各項路名。里名。多半以意命名。此事前記曾言及之。至歷史上原有地名。現時仍爲社會所通用者。亦以城內及南市一帶爲多。其後闢之馬路。而無名稱。如民國路。大統路。共和路等。均爲民國開幕後新築之路。不多見也。至租界路名。外人既以意爲之。然華人方面。亦有不隨外人所稱之名稱。之而另易以簡單之名稱。如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福建路。華人稱之爲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四馬路。五馬路。石路是也。然又有既不隨外人所定之名。亦非華人隨時自立名稱。如五馬路。華人自立之名稱也。廣東路。外人所定之名稱也。而五馬路。廣東路之外。又有稱爲正豐街者。此項名稱。既非倡自外人。又非華人之新定。則意者。歷史上之舊名乎。然租界在昔。均係荒地。安有相沿之街名。及細加考詢。始知五馬路初築之時。外人名之曰廣東路。華人名之曰五馬路。有醬園。

者。命。名。爲。正。豐。開。設。於。五。馬。路。之。中。段。歷。年。既。久。社。會。卽。沿。稱。之。曰。正。豐。街。猶。大。馬。路。浙。江。路。交。叉。地。點。華。人。名。其。地。爲。五。雲。日。升。樓。茶。樓。雖。已。一。再。易。主。而。名。稱。則。猶。是。也。所。聞。如。是。當。更。詢。之。老。於。滬。事。者。

租。界。收。入。無。過。於。捐。項。如。新。近。公。共。工。部。局。將。租。界。電。燈。廠。收。歸。自。辦。則。爲。公。營。業。之。一。種。前。此。未。有。之。舉。也。此。後。能。否。獲。利。獲。利。後。於。租。界。總。經。濟。既。裕。能。否。減。輕。各。項。之。捐。額。稍。紓。住。民。之。負。擔。屆。時。或。另。辦。界。內。重。要。公。益。事。宜。（如。提。藍。橋。西。牢。剋。於。千。九。百。零。五。年。其。款。卽。由。新。關。租。界。年。捐。盈。餘。項。下。撥。用。者。是。）現。均。在。不。可。知。之。數。卽。工。部。局。亦。尙。無。具。體。的。計。畫。也。故。就。現。時。工。部。局。進。項。論。無。過。於。捐。項。之。一。種。捐。項。之。種。類。以。時。計。算。者。有。月。捐。有。季。捐。有。年。捐。（三。個。月。爲。一。季。此。公。界。之。例。若。法。租。界。則。每。兩。個。月。爲。一。季。故。每。年。收。季。捐。凡。六。次。至。年。月。以。陽。歷。計。算。則。兩。界。均。同。且。在。開。放。租。界。時。卽。屬。如。是。國。內。遵。行。他。國。之。正。朔。實。亦。前。清。喪。失。國。權。之。一。事。特。此。等。顏。面。的。國。權。我。國。人。向。不。注。意。耳。）以。物。類。計。算。

者。有。地。皮。捐。有。碼。頭。捐。有。房。捐。有。各。種。營。業。執。照。捐。看。似。一。物。一。捐。一。事。一。捐。商
民。雖。不。勝。其。負。擔。之。苦。捐。額。雖。不。勝。其。苛。重。然。積。久。奉。行。尚。無。聚。衆。抗。捐。之。舉。固
由。我。國。人。富。於。服。從。（服。從。二。字。是。否。爲。絕。對。的。惡。名。詞。固。未。易。輕。下。斷。語。也。）
而。實。質。上。處。被。治。地。位。亦。實。不。能。有。抵。抗。之。能。力。蓋。吾。國。人。生。性。上。有。兩。大。特。質。
一。閔。之。市。不。問。事。之。合。理。與。否。苟。見。行。政。者。加。我。以。負。擔。勢。力。足。以。抗。之。則。羣。起。
爲。難。斯。時。雖。多。方。曉。以。利。害。不。顧。也。此。爲。特。性。之。第。一。步。及。反。對。之。力。已。窮。不。者。
且。驅。以。刑。迫。以。勢。強。弩。之。末。不。僅。不。能。穿。魯。縞。抑。且。牛。馬。奴。隸。之。惟。命。是。從。斯。時。
也。雖。再。加。以。若。干。之。負。擔。亦。欣。然。樂。受。矣。此。爲。特。性。之。第。二。步。果。能。洞。明。政。治。上。
權。利。義。務。之。原。理。不。爲。消。極。方。面。之。極。端。抵。抗。與。服。從。而。從。事。於。義。務。交。換。之。參。
政。運。動。若。云。爾。將。抽。某。項。捐。稅。爾。究。用。之。何。項。事。業。是。否。正。當。爾。事。前。當。謀。之。於。
我。若。然。則。一。閔。之。反。對。不。免。太。無。知。識。而。極。端。之。服。從。又。未。免。跡。近。奴。隸。此。本。世。
界。上。凡。爲。國。民。者。之。正。軌。然。吾。全。國。人。中。具。此。程。度。者。果。有。幾。人。而。况。五。方。雜。處。

之租界一隅。哉。至在外人方面所定各項捐額。雖不免過於煩苛。然大率以轉嫁者爲多。轉嫁爲積極性質。納捐者不無取償之道。〔各捐惟巡捕捐爲消極。〕且一事一物。既經稅過。則此外便無類似名目。致遺一稅再稅之譏。則髣髴吾國古時一條鞭之遺意。此其所以積久不敝歟。老子云。治國若烹小鮮。吾則嘆其能以烹小鮮之法。治國矣。以吾國財政專家治理吾國。習有特性之國民。其亦可以借鑑已乎。

上海爲東南重鎮。海通以前。爲出海要區。明之倭寇。清初之海盜。張元子窟宅於沿海一帶。而上海實爲其必爭之地。迄通商之局。既定。上海濱江帶海。久爲西人所垂涎。而約開之五口。上海實居其一。〔五口爲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均在長江以南。聞當時定約。英人并索山東之登州。直隸之天津。計共七口。嗣以畿輔重地。未便自撤藩籬。且鴉片戰事。亦僅及廣閩江浙四省。故允許口岸。亦以四省爲限。該約雖訂於江寧。然草約實於廣州議定之。蓋彼時所有洋務。統歸兩廣總

督主政猶同光以來以江督兼南洋大臣也。厥後商務蒸蒸日上重以國內歷次之內亂紳商多遷避於此於是上海又爲國防的商務的重要地點有上列各種原因前清政府對於上海乃亦有特別之設置江蘇提督駐紮松江松江密邇上海吳淞建築礮台吳淞爲上海出海必由之道此爲海通以前之設置亦與後來國防上不無關係也暨通商以後欽派通商大臣坐鎮其間特別委任滬道兼理海關事宜並移駐海防同知管理界務其下復設理事一員以資佐助此爲海通以後之設置尤與商務上不無關係也最後則駐紮上海之蘇松太兵備道名義雖與各道不殊而事實上乃不啻爲政府特派之外交官蓋國際上之關係愈以密切矣。

上海現存之官署軍政則鎮守使及海軍司令部也民政則滬海道尹及縣知事也司法則上海地方審檢廳及閘北分庭也警政則淞滬警察廳及縣警察事務所也外交則滬海道兼管之外交特派員也海關則海關監督也市政則工巡捐

局也。此爲現行之官制。惟民國雖僅四年。而自清季以迄光復。自光復以迄今茲。其間變遷沿革。如名義之變更。職權之伸縮。已不勝今昔異同之感。政治之改進。歟。抑無事之自擾。歟。外人謂吾國無三年一貫之政策。吾則謂吾國且無三年一貫之政制。此雖無關宏旨。亦異日上海職官志中一篇沿革考也。茲就入民國來公鶴之所知者。分述於下。斷自辛亥九月十三以後。清季之官制不及焉。

鎮守使○滬上自辛亥九月十三革命之後。越三日。卽有所謂滬軍都督府出現。最高之軍政機關也。自南北統一。政府成立。各項官制官規。中央亦漸有規定。在昔之省。自爲制。如江蘇。同時發現之五都督。次第釐正。而滬軍都督。乃亦在取消之列。由是滬上遂無高級軍政機關。不過存留各團營一二司令部耳。當二次革命前一月。北軍調駐滬上。統兵者爲團長鄭子進。君未幾亂起。鄭以所部新至之師。死戰七晝夜。得軍艦之助。製造局幸以保全。厥後亂事大定。中央對於鄭君之功。旣思所以尊顯之。而又以滬上形勢扼要。非特設高級軍事機

關坐鎮其間。不足以資控馭。斯時也。上海有設鎮守使之必要。鎮守使舍鄭君。又莫屬爲事。擇人爲人。擇事而鎮守。府乃於軍事倉皇之際成立。故就軍事歷史論今日之鎮守使。其職權略與昔年之滬軍都督同。而就軍事統系論。則都督與鎮守使爲滬上高級軍事機關。雖同而其裁撤與成立。則各不相屬也。鎮守府以製造局爲之。今成立已兩年有餘。然前者風傳。又有歸併松江。或由松江移駐上海。定名爲松滬鎮守使之說。則依然弈棋之不定也。

海軍司令部○自前清甲午海軍覆沒之後。至宣統初年。北京又設立海軍處。而上海以江海關係。海軍司令部乃以成立。革命事起。海軍首先效順。迄中央政府告成。海軍設有專部。而駐紮上海之司令部。依然繼續。蟬聯。雖內部略有改組。如分設左右司令。駐紮南北洋一帶。而上海之司令部。則依然如故也。

然較之其他機關之朝令暮改。則該部實爲永久存在者矣。

滬海道尹○滬海道爲繼續前清蘇松太兵備道而設置之官署也。當辛亥九月。

光復之際。滬道劉。匿居租界。洋務局中。暨江蘇全省。光復舊滬道。完全取消。所有滬道原有之職務。軍事則隸入滬軍都督府。外交則以各國未經承認。本無多交涉之可言。卽有華洋間之瑣務。亦隸入都督府之交涉科。（後交涉使成立。乃劃歸使署管理。歷史另詳後。）至民政一端。由滬紳李平書。以江蘇都督府。民政司司長名義。駐紮滬上。管理舊道屬民政事宜。（當時蘇督委派各縣民政長。滬道屬則事前必先得該司長之同意。奉賢縣民政長出缺。蘇督派員赴任。及至滬則李已先委孫夔梅署理矣。督委之員廢然而返。嗣後蘇督遂以委缺之權。讓之滬署。亦可見當時政令之不一也。）此爲元二年間。滬上民政機關之組織。歷史上有繼續舊滬道之性質。而亦卽滬海道尹重行設置之張本也。按光復之初。道府一級。根本打消。自二年中央重訂道府官制。而滬上又本有外交特派員之駐紮。其職務亦以舊滬道辦理之外交爲範圍。於是卽以外交特派員任命爲滬海道尹。其官署所在地。則讓出城內之道署。而久駐於

公界內之洋務局蓋在昔滬道以民政長官兼理外交故民政在城署辦理而外交上之往來酬酢則於洋務局中行之及革命後道制取消外交另派專員遂以洋務局爲辦公之地而道制實行後之任命第一次道尹卽爲原任之外交官楊小川君此則改洋務局爲道尹署實楊道尹因利乘便之計畫也至原有之舊道署今則爲淞滬警察總廳云

縣知事○光復時之上海縣係田春霖自九月十三日滬道劉避往租界田知事亦刻日出署九月十四日縣署高舉白旗遂爲民軍招兵之所迄滬軍都督府成立乃公舉吳懷疚氏爲縣長而名稱則上海縣民政長也吳任事最久二年製造局開戰凡滬地官紳多半受嫌而中央亦以本地人服官本邑無論如何終不免外人之藉口於是吳則急流勇退而上峯亦俯從其請另委洪伯言氏以承其乏洪又以迴避本籍去任繼來者爲沈醞石氏今則尙係沈任也至縣知事名義上職權上之沿革始稱民政長今改縣知事而普通稱之曰縣長則

名義之互易。民政長爲蘇省民國初年之單行名稱。縣知事則中央核定之官號也。若職務之不同。則前清兼理司法。民國初元蘇省法院次第成立。各縣知事均無受理訴訟之權。固不獨上海一邑爲然。及中央縮減司法範圍。蘇省僅存兩地方廳。於是除江甯縣以省垣首縣不兼訴訟外。而上海則以商埠資格。縣知事因完全爲行政官吏焉。至官署所在地。仍以舊縣署爲辦公處。所惟畫出一部分爲地方審檢廳。前以三署萃於一地。各機關均有不便。刻上海縣署已就西門內遊擊署故址。重行改建矣。

上海地方審檢廳○光復以後各項官制變更伸縮之最大者莫司法。若而蘇省則又有特別情形焉。當辛亥蘇省完全光復之初。法治之聲溢於上下。時則有前清高等審判廳丞鄭倓忱君者。由程雪樓都督委任爲提法司長。鄭夙以提倡法權聞。既視事實行全省法治之計畫。不三數月而蘇省六十縣成立審檢廳者幾十之九焉。自南北統一中央以財政竭絀之故。視司法爲不急務。則大

遏抑之而蘇省已成立之法院幾幾全數擱淺則鄭君誤認辛亥之事爲真正政治改革之所致也至上海法院於四年中變置無定實亦受前此省行政之影響茲特就其沿革言之當辛亥九月滬上軍政府成立民政警政已次第得人而理惟司法則尙在缺如黃君涵之本邑人以高等檢察長服官湖北甫經避亂回滬僉以上海司法非黃莫屬則挽黃組織法署以九月十九日宣告成立時則蘇省尙在軍事時期政令不行於全省而上海法院因暫時定名爲司法署此第一時期也南京光復全省粗安時則鄭倓忱已任蘇省提法司矣乃頒法院編制法於屬縣未立法院之縣則派員組織既立法院之縣則飭令按照省制改組於是上海乃由司法署而改爲地方審判檢察廳此第二時期也四級三審爲法院編制法所規定既有地方廳當時別組初級廳以符審級而其時以財力之不逮乃於地方廳中附設一初級廳此第三時期也繼則以上海轄地遼廓商市殷繁而初級事務又日虞不給也乃規畫全縣爲十司法區

每區額設一初級廳而原屬於地方廳之初級廳亦即日裁撤以歸併於南市另設之初級廳上海司法規模之可觀以此爲盛而外人自願拋棄其領事裁判權以質成於我者亦在此時此第四時期也時則二次革命尙未起也中央以各省辦理裁兵事宜財政竭蹶對於司法平時嫉法官之死守法律旣爲達官貴人所不悅至此則藉減政之名裁併各省地方初級廳過半而上海十初級廳乃遂僅存南市與閘北兩廳矣此第五時期也暨二次亂事起上海法院在戰綫之中機關中止者將及一月僉謂事平之後將又有一番變動矣果也自梁任公總長司法全國初級悉數被裁於是上海現存之法院幸得以商埠資格殘留此附屬行政範圍之下之地方審檢廳各一此第六時期也至此後內部之改組時而添設民刑庭時而核減員額或則奉部令遵辦或則應一方必要情形而改組四年來更不知改革若干次以與外部無關不之及夫以一法院也人民權利屬焉國家法紀系焉亦復置棋不定不知自茲以往將又

有若何反復也。

閘北地方審檢分庭○閘北今日之所謂分庭者。歷史上爲閘北初級廳之替身。閘北初級廳則又從前司法分區時設置之一機關也。顧全國初級廳盡裁。而閘北獨能由初級而變爲地方分庭。此又何哉。則有地理上之歷史焉。因地理上之歷史。乃并有政治上之歷史焉。租界橫互於上海北門之外。越租界而北而西。爲閘北地方。閘北者。言在新閘老閘之北也。(新閘老閘事蹟見前記)其地既非租界(今則已推廣爲租界。但未實行耳)則當然在華官管轄之下。而其地確又爲上海屬地。以故凡有罪犯。解往城內。必假塗於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事實上之不便。殊甚。此地理上之關係也。當前清之季。全國勦辦警察。省設巡警道。一以閘北。昆連租界之故。外人時時藉口於內地。市政之不修。以遂其推廣租界之夙願。而一方又以其地與縣城中隔租界。我苟不加以整理。不僅無以止外人之垂涎。卽行政上亦實有種種之不便。乃設巡警總辦一員於其

地。卽。以。江。蘇。巡。警。道。充。之。而。對。於。輕。微。訴。訟。事。件。則。擴。充。巡。警。局。司。法。之。職。權。以。兼。理。之。好。在。行。政。與。司。法。未。分。卽。亦。不。虞。侵。越。權。限。也。此。因。地。理。上。之。關。係。遂。生。出。政。治。上。之。關。係。而。閘。北。司。法。之。不。能。不。另。設。機。關。乃。原。因。於。此。項。歷。史。矣。當。光。復。之。初。閘。北。旣。特。設。一。初。級。廳。此。雖。與。上。海。各。初。級。同。時。舉。辦。者。然。各。初。級。以。中。央。特。令。之。裁。撤。至。今。遂。無。一。幸。存。者。而。閘。北。則。以。有。上。述。種。種。原。因。初。級。雖。裁。而。謀。事。實。上。之。便。利。不。得。不。設。一。變。通。辦。法。於。是。分。庭。之。改。組。乃。與。地。方。廳。有。存。在。之。必。要。矣。但。今。者。閘。北。推。廣。租。界。草。約。已。經。披。露。此。後。實。行。有。日。不。識。該。分。庭。尙。能。苟。延。殘。喘。否。也。

淞滬警察廳○官署變遷沿革之最大者固首推司法矣次則又莫警政若惟司法之變更完全爲職權及範圍之縮減而警政之變更則有官制的用人的種種連帶關係職權與範圍固有增無減有伸無縮也當光復之初以製造局一役商團與有力巡警與商團臂指之聯屬也故滬事旣定淞滬警察廳長卽以

滬紳穆抒齋君充之而範圍則商埠警察廳也暨二次亂事起政治內幕之黨爭益劇政府慮滬廳之不能馴伏也乃特設淞滬警察督辦一員以海軍上將薩鎮冰氏充之並調北警若干名由警官徐國樑崔鳳舞率以南來蓋謀控制之得法也及二次事平穆氏辭職當道以徐崔二人之不能偏任乃就淞滬警察廳區爲兩廳在開北者則稱上海開北巡警總廳在南市者則稱上海南市巡警總廳時勢必要歟抑用人之調劑歟與無端剋設督辦之屋上架屋無以名之名之曰爲人擇事而已迄滬事大定一方受財政之影響一方以十羊九牧之徒滋紛擾也乃復裁撤督辦一缺而南市開北之兩總廳仍併爲一自廳署移駐城內舊道署後今則尙無變更消息云

縣警察事務所○此爲上海縣管理全縣警政之附屬機關也與各縣警制警規大略相同惟上海旣以商埠資格有特設之淞滬警察廳在以故縣警察事務所所管理之範圍乃僅限於縣屬之各鄉因之一切收入支出及用人行政之

各事均附屬於縣知事職權之下。範圍小則事務簡，職權小則勢力薄。而以其爲縣署附屬機關，則逐鹿者亦較少。今警佐仍係景毓華氏，蓋不爲官場所垂涎，而因得以久任也。

外交特派員 ○辛亥十月間上海卽有所謂外交官者，則伍廷芳氏、溫宗堯氏也。然當時之外交職務對於國際，彼時僅僅取得交戰團體資格，無正眞之交涉也。不過防外人之袒護政府而姑以外交上有名人物若伍溫二氏以虛與周旋耳。故在此時期中之外交官，乃暫時的而非永久的也。且當時對於清政府亦認爲敵國而議和之際，乃遂以外交名義從事交涉，則尤與後此之外交官大異其性質及形式。至第一任滬上正式之外交官，當以陳貽範氏受任交涉使爲始。陳之受任也，事實上爲溫宗堯氏之交替。實則溫自溫、陳自陳，蓋自陳氏任命職官表上，乃有外交官之名號。溫任則猶是民國初元之外交官也。自是而後，陳氏去任繼任者爲楊小川氏。楊旣蒞滬，未幾而道官制亦頒行，而第

一。任。之。滬。海。道。尹。卽。屬。之。第。二。任。之。外。交。特。派。員。今。則。尙。係。道。尹。之。兼。任。將。爲。久。局。矣。

海關監督○海關監督爲前清國際上之名譽官額耳此事言之殊足爲國恥上之大紀念今非正文之所當及應另文詳之上海關督在昔爲滬道之兼差自辛亥滬道裁撤以海關有對外關係也乃特設監督一員以管理關務實則一中外商務上之承轉機關耳二年道制復活此缺本可重行歸併然中央以安插人員之故卽亦因仍不改今各行省間有以外交特派員或道尹兼理關督者平均仍少數也至上海關督旣爲民國新設之員缺自無歷史上相沿之官署（滬關有二一爲南門外沿浦之常關一爲三馬路之海關海關俗名新關蓋別於先設之常關爲言也常關有總辦辦公處而海關亦有關督辦公處聞海關舊在虹口頭壩地方遷移至三馬路其房屋係楊斯盛氏包建當時以關督卽係滬道兼充故於關督辦公室仍照中國式布置一切然歷任滬道除歲

時因公一二至外。實未居住云。故民國初年。賃屋於公界之四川路爲辦公處。所以其與海關鄰近也。今則移於靜安寺路某洋房矣。

工巡捐局○南市市公所者。南市辦理市政之總機關也。內部職員完全民選。蓋江蘇自光復之先。上海已遵照城鎮鄉自治章程。首先組織。及光復之後。市鄉制頒行上海。又遵令改組規模宏大。財力雄厚。江蘇自治機關中模範市也。二年亂事起。國會解散。市鄉制亦同時取消。則南市市公所亦不過隨此旋渦。同歸於盡而已。重以滬亂開始。商團受嫌。而市公所處兩大之間。尤有左右爲難之勢。其不能見容於當道。固無煩燭照數計矣。論者謂二年自治之取消。實因上海一隅而波及全國。良有因也。市公所解散。於是工巡捐局成立。一爲民選。一爲官辦。一爲自治。一爲官治。職權同。範圍同。所不同者。民權之縮減。官權之伸漲耳。局址卽市公所辦公處。初設之時。局長爲楊南山氏。楊去繼之者爲朱壽丞氏。以南市與軍事有關。故該局遂爲鎮守使隸屬機關云。

以上爲上海四年來各官署之沿革。其所可考見者均如上述。一隅如是。全國可知。中華民國之官制官規。或亦一斑略見矣。至名義上尙爲吾國官署。實際上已不啻爲外人機關。當光復之際。外人之強迫。華官之退讓。有種種黑幕。爲吾國外交痛史上。一絕大資料者。除法租界不成。一獨立之會審公廨。已見前述。外則尙有公共租界之會審公廨。在查公廨之建設及前清時之沿革。前記已畧有說明。自辛亥迄今。機關猶是名稱。猶是所不同者。用人與行政。全權均落外人。觀此可見實利世界。外人惟實。不惟名。而華人則惟名。不惟實。以爲此項官署名義。上苟猶能冠以中華二字。並能代中國政界中消納一二官僚人材。則面子上總算下得去。嗚呼。此其所以爲中國之外交歟。吾國人而公認吾言爲確也。吾且述公廨事。以實之。公廨爲吾國駐在租界管理司法之官署。本非外人所能干預。以故用人爲滬道全權行政。爲廨員全權。自辛亥九月十三華界告警。政爭之中。含有種族意味。時則公廨會審官寶子。觀及德某均。旗籍也。聞警并挾款潛逃。滬道則亦

已。避。往。租。界。不。復。續。委。人。員。廢。事。遂。有。中。止。象。關。君。炯。之。舊。日。之。正。審。官。其。時。適。賦。閒。寓。滬。王。崧。生。爲。劉。道。之。內。戚。聶。榕。卿。則。法。租。界。會。審。官。時。華。界。亂。事。方。熾。領。事。團。慮。租。界。秩。序。之。不。保。乃。權。宜。會。議。公。舉。關。聶。王。三。人。主。持。廢。案。並。請。劉。道。加。扎。委。任。以。符。手。續。此。爲。外。人。干。涉。公。廢。用。人。之。第。一。步。自。是。清。室。告。終。民。國。成。立。外。人。藉。未。經。承。認。之。名。於。廢。員。進。退。持。之。益。堅。孫。調。鼎。者。以。縣。令。需。次。江。蘇。且。有。骨。鯁。名。前。光。復。之。數。年。亦。尙。奉。委。署。理。廢。事。頗。爲。中。外。人。所。翕。服。嗣。外。人。以。廢。案。日。增。需。人。佐。理。乃。自。由。雇。用。孫。氏。爲。襄。讞。員。時。則。輿。論。大。譁。厚。孫。者。亦。尼。孫。行。且。謂。之。曰。君。願。做。官。乎。抑。願。做。人。乎。如。願。做。人。也。則。此。事。不。如。其。已。聞。孫。與。滬。紳。李。平。書。善。當。光。復。後。李。任。民。政。司。時。曾。委。孫。以。奉。賢。縣。事。〔見前〕奉。賢。卸。事。回。滬。後。無。所。事。事。乃。迫。而。謀。官。做。官。做。人。之。論。蓋。卽。李。平。書。氏。之。忠。告。也。孫。悉。不。之。顧。繼。則。與。美。副。領。事。某。同。車。到。廢。視。事。吾。國。人。政。治。節。操。掃。地。無。餘。矣。此。爲。外。人。干。涉。公。廢。用。人。之。第。二。步。迄。各。國。承。認。滬。海。道。尹。亦。成。立。以。爲。公。廢。用。人。權。可。以。收。回。

矣。然自孫夔梅離職回湘繼任者爲俞滇生氏。表面上雖由滬道正式委任而黑幕中則仍先與領事接洽而事始諧。蓋已成爲慣例矣。此爲外人干涉公廨用人之第三步以上均爲公鶴目睹之事。至最後王肇之之代理公廨事是否仍爲領團之意旨則公鶴久已置身事外不敢懸斷矣。至行政一端外人亦於革命數星期中全數攫去。惟欲詳記外人攫權之事實不得不先就公廨內部組織一述之。按公廨既爲中國自有官署則一切形式及內部辦事規程自亦必按照內地官署辦理無疑。以故簽押房爲廨員辦公之所。收發處爲承轉機關。繕寫文牘則有書吏傳喚民人則有差役以及押所女監等處亦均附屬於該廨之中。除刑事犯未滿三個月者拘押捕房五年以內者拘禁西牢捕房西牢不受公廨管理外其餘則應有盡有蓋完全一司法衙門矣。辛亥九月十三滬城光復廨員潛行時則關聶諸人尙未至也。押所男女犯聞變大譁。斯時領團以全廨無人主政則飭令捕房派捕照料彼時乃善意之協助未遽蓄侵權之意也。越日關聶先後視事捕房

亦同時派員來廉整理一切而干預之事起矣。首向押所員索取鎖匙繼則另設一外人辦公處定名爲檢察處（由英譯華之中文單上則竟名監察處則已有監察全廉之職權矣。然該會審員等與華官往來之公文書中猶名之曰檢察處則自己顧全顏面而已）裁撤舊有差役而代之以巡捕一切行政遂入外人掌握中矣。夫公廉在前清腐敗極矣外人乘吾國有事之秋以善意代整廉政寧非吾人所感謝而結果乃如是國際無道德乃不能不服爲名言矣。若夫用人行政全權既落於外人則該廉之經濟又何如者且寶子觀氏以旗籍避嫌逃匿聞於公款中亦微有糾葛（此事當時曾見各日報有空款數萬之說嗣又見報載寶氏自行聲明之廣告內容如何恐非局外所知矣）外人既攫我政權則外人亦能代我支持財政乎此尤吾人所亟應知之事也當滬道劉避居租界之初意以爲革命未必成事故在洋務局首鼠觀望以俟大局之平定及九月望蘇垣光復劉知大事已去所有關道庫存各款（舊滬道職務分兩部一關房二道房）直接

交付民軍。恐遭事後嚴譴。若不交出。又不勝民軍之威迫。謀兩全之法。乃將存款全數三百五十餘萬。交付領袖領事薛福德氏。劉自爲計得矣。然款既存於外人。凡華洋間。不論官款商款。苟與外人有債權債務關係者。悉於是取償焉。及國際承認部派專員會同交涉。使清理滬款。外人將一年餘代支之款。列冊報告。則會審公廨常年開支及預計此後歲出之款。因截留若干萬。以應時需。均赫然逐項登記焉。當檢察處成立之初。廨員薪水及一切開支。悉由該處按月發給。而正會審官月給薪水銀八百兩。副會審官半之。以按照官等不足。薦任資格之人員。月薪乃與各部總次長相埒。論者謂外人辦事之實事求是也。及清冊移交。則亦懷他人之慨耳。區區一公廨財政本不足計較。但不識尙有回復前清原狀之希望否也。吾歷述民國四年來上海各官署而終之以會審公廨。會審公廨尙爲民國官署乎。抑各官署將悉成爲會審公廨乎。領事裁判不已。混合裁判繼之。一領事裁判限於寓華外人。各歸其本國領事裁判之謂。混合裁判則華人訴訟亦由領

事參預庭訊。今租界公廨是也。吾不解今之法律專家。尙時時誤認此項辦法爲領事裁判。自誤歟。抑聊以自解歟。公鶴擬另文以說明之。法衙之結果如是。吾更爲其他官署危矣。然此亦在政府之自擇耳。若吾民則無過於奴隸牛馬而已。中國近十年來。內政之稍爲比較的優勝者。當首數光緒季年之禁烟政策。烟禁有國際關係。故十年淨盡。首與英人訂明條約。外人慮吾政府辦事之不能一貫也。故約中附有賠償之條件。其所以督促我政府者備矣。前清頒行城鎮鄉自治章程於自治事宜中。特加入戒烟一條。亦誠慮屆期不能淨絕。將有絕大交涉。隨其後。故不惜三令五申。示全國以事在必行之決意。至約載最後禁運地點計廣州上海兩處。曩者孟心史曾編次關於國內禁烟事宜。附之自治事宜。詳解之中。以警有衆。今者蘇贛粵三省於業經停運之區。重行官賣。是十年瞬息。能否淨絕已不可知其危險。何可言狀。惟照約上海雖爲最後停運之地。而外人則以條約具在。不便反汗。故當該約簽字之後。工部局卽公開會議。議決分年禁止之策。今

距十年之期。止有兩年。而回溯着手。議禁之初七八年。來成績昭著。是號爲獨立國之政。治毅力。反不若租界外人。辦事之尙能堅持矣。茲特縷述租界禁烟歷史。俾吾政府。稍知愧慙。乎當中英烟約。簽字。英公司。令行駐滬英領事。豫擬辦法。英領卽據以照會工部局。斯時租界除土棧膏店外。尙有大中小各烟間。充塞市廛。間工部局歲收之營業牌照費。尤爲不貲。驟聞中國將實行禁烟。因決定租界禁烟之次第。及手續。先從停閉烟間入手。分兩年度。四時期。將界內烟間。調查清楚。逐期抽簽。至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爲西歷十二月三十一號。正值一年度之告終。而租界烟間。乃以停閉淨盡。數十年烟毒之窟穴。一日肅清。工部局之熱心毅力。可欽敬矣。惟烟間旣閉。烟間營業牌照。捐當然亦在取消之列。工部局驟減此項歲收。使以中國人政治眼光言之。禁烟之利在社會一時。未易收效。而禁烟之害。則先中於政府。中國以投鼠忌器之故。良法美意之反汗於中途者。正復爲此。最近如裁釐加稅之舉。實吾國提倡實業之根本政策。乃道謀數年。迄未定議。

果以事關國際爲外人所尼行。弱國無外交。猶可說也。若加稅事。則並非外人絕對之反對。不過以國內裁釐之後。將數十年來巧取豪奪之民脂民膏。一日悉數蠲除。是否能在加稅項下取償現時。既難決定。則不得不因仍故陋。以保持此病商之殘局。中國內政大抵如是。使租界禁烟。因有碍工部局之歲收。而遂以中止。正亦事理之常。外人則殊不爾爾。認定禁烟爲一必要事宜。禁烟後彌補捐項爲又一必要事宜。二者不能偏廢。則於其他收入謀之。於是決定於普通房捐項下。每百分加徵十二分。計得銀洋十三萬有奇。烟間停止。土店膏店仍然存在也。且營業必較前發達。蓋烟民既失去吐霧吞雲之安樂窩。能遵令戒絕者。果有幾人。則此後或購土自製。或挑膏家吸。必爲烟民一定不易之過癮方法。於是就原有之土膏各店加抽執照費若干。計得六萬有餘。而每年減少之烟間執照費十九萬餘元。乃有取償之地。當時論者謂減去烟民之負擔。加之普通之住民。（指加抽房捐言）於理似有不順。然去數十年之積毒。凡屬國民在道德上亦應稍負

責。任。區。區。加。捐。不。爲。過。刻。而。租。界。禁。烟。先。從。停。閉。烟。間。入。手。乃。得。以。積。極。進。行。矣。
其。次。則。謀。取。締。土。膏。各。店。取。締。云。者。禁。閉。之。前。一。步。而。實。爲。後。來。禁。閉。之。前。提。也。
租。界。自。烟。間。肅。清。之。後。社。會。烟。民。既。不。少。減。重。以。內。地。烟。禁。日。嚴。（此指三省未
經官賣時言）富室巨紳之染有烟癖者亦均蒞止滬上於是滬上烟民之數則
大。加。循。供。求。相。應。之。商。事。原。則。烟。民。既。加。則。業。烟。之。商。店。亦。必。增。加。而。烟。間。又。全
停。則。土。膏。各。店。之。日。見。發。達。乃。屬。意。計。中。事。工。部。局。見。業。烟。商。店。在。此。時。期。中。原
不。在。租。界。禁。令。範。圍。之。內。然。一。任。其。自。由。添。設。則。遲。早。終。有。禁。閉。之。一。日。今。日。給
照。准。開。明。日。吊。照。諭。閉。行。政。既。類。於。愚。民。局。令。亦。嫌。於。反。復。因。於。未。至。抽。簽。輪。閉
之。先。規。定。一。期。間。在。此。期。間。中。不。論。土。店。膏。店。祇。准。收。歇。不。准。續。開。彼。時。無。識。者
頗。謂。此。又。係。洋。藥。公。司。壟。斷。之。政。策。（滬上自禁烟令下各業土之洋行公司公
設一專賣處所故現時滬上之土市實爲該托辣斯一家壟斷云）不知工部局
受。何。人。之。運。動。乃。有。此。舉。時。公。鶴。則。力。辨。謂。此。亦。外。人。辦。事。之。均。有。次。第。乃。係。停

閉土膏各店之先步。蓋必先行取締。然後可以實行停閉也。此爲陽歷去冬之事。今已開始抽簽矣。抽簽之法。與停閉烟間之分作兩年四期。同逆計。至民國六年。租界烟毒。可以全部肅清。以上均公共租界內事也。至法租界。辦理烟禁。大致與公界不殊。惟公界抽簽。則分作兩年四期。而法界則以八個月四期計算。時間畧有長短耳。兩界辦理烟禁。如是於此可見。外人辦事之有決心。并可見外人辦事之有計畫。以地大物博。號爲政治進化較早之中國。施政方針。與手段。乃不區區一租界自治團體。若若今者。三省特派運烟專員。從事販運。對於國際。爲失信。對於三省人民。爲縱毒貪取。二千一百萬不義之財。爲權時之止渴。吾不解十年期滿之後。又將何以止強鄰之責言也。曩者心史於前清。草擬自治事宜。詳解時。以公鶴於滬事。夙有觀察。曾垂詢租界禁烟辦法。彼時公鶴卽謂。無論如何。十年禁盡之約。惟租界爲能實行。華人方面。則掩耳盜鈴。耳心史以爲立言未免過當。卽公鶴亦自悔。蔑我政府之太甚也。今十年雖尙未屆。而兩兩相較。優劣已分。則吾

言不幸而中矣。雖然吾言之幸。中國之大不幸也。吾亦惟有取心史先生原稿之結語結之曰。屆時不將烟土禁盡。中國已不堪設想而已。

自三省官運之舉行。不僅國際間有失信之嫌。卽政治上亦爲罔民之舉。茲再就民國四年來蘇省禁烟之陳跡言之。則不禁喟然興嘆也。當辛亥蘇省光復之初。其時民權興奮。民意紛呶。省議會之權力又復獨出冠時。於是所有全省行政事宜。表面上以都督名義行之。實際上則議會政治而已。蘇省議會張季直氏實爲議長。此外議員亦均一時之人望。故所議議案除積極政務外。尤注意於消極事項。而烟禍實爲蘇省一大障礙。則提出議案議決。廢續前清禁烟成案。移交行政官廳執行。故各省光復烟禁。多半廢弛。而蘇省獨否者。則省會之力也。且蘇省司法開辦較早。法院適用之刑律亦由省會議決。遵用前清暫行新刑律。而第二十章之鴉片烟罪。於規定六個月期間爲戒絕期限外。卽實行按律定罪。一烟禁也。立法機關議決之行政機關執行之。而司法機關復執法盾。其後無非爲保全。

國。際。間。之。信。用。祛。除。政。治。上。之。障。礙。而。已。惟。內。地。禁。令。雖。嚴。而。約。載。最。後。停。運。之。上。海。近。在。咫。尺。內。政。不。良。則。國。民。生。計。促。教。育。不。普。則。國。民。道。德。漓。以。一。羣。生。計。垂。絕。道。德。墮。落。之。國。民。對。於。可。歎。之。私。利。雖。刑。驅。勢。迫。不。爲。功。更。何。有。於。無。形。間。之。道。德。責。任。也。於。是。私。販。之。事。生。焉。未。幾。而。三。省。官。運。之。議。實。行。則。此。輩。更。明。目。張。膽。矣。哀。我。窮。民。橫。受。政。治。上。之。欺。罔。而。破。家。蕩。產。喪。身。亡。命。之。慘。劇。乃。夙。見。不。鮮。矣。吾。述。陳。金。敘。案。吾。乃。爲。吾。民。呼。冤。不。置。也。陳。金。敘。者。武。進。某。鄉。人。中。才。也。以。業。米。月。必。一。二。至。滬。上。聞。印。花。土。通。行。內。地。無。阻。則。每。次。自。滬。回。必。攜。帶。數。十。元。販。之。鄉。間。夫。烟。土。之。有。私。販。不。自。今。春。始。陳。之。往。來。滬。上。亦。不。自。今。春。始。顧。平。時。向。不。販。土。必。俟。印。花。土。通。行。乃。始。販。土。可。見。陳。平。時。尙。能。守。法。而。此。次。橫。遭。殺。身。之。禍。正。印。花。土。有。以。階。之。厲。矣。雖。然。烟。土。既。准。官。運。則。陳。卽。販。土。亦。胡。爲。而。致。投。法。網。則。公。鶴。嘗。聞。之。老。於。斯。業。者。矣。當。上。海。烟。禁。之。初。行。也。由。業。土。洋。商。結。合。一。洋。藥。公。司。凡。租。界。各。家。存。土。悉。數。售。歸。公。司。而。由。公。司。攬。專。賣。之。利。及。蔡。特。派。員。

南來卽與該公司接洽。凡購土者必飭令黏貼印花防弊之方密矣。惟該公司所售者悉爲眞土眞土販至內地獲利不若次貨之厚。而次貨旣非該公司之所有。則欲辦次貨勢非購之別處。不能得而所謂別處者又不能取得蔡特派員發貼之印花。以故鄉人來滬購土除略購黏貼印花之眞土外尙必別購無印花之次貨。以厚其利。此亦商販逐利之恆情。非不願購貼印花。乃不能購得印花也。閱者能悉此中真相。則陳案之冤愈顯矣。當陳某次來滬販土旣購印花土若干矣。則亦循例購無印花次貨若干。趁車回至常站。巡警將印花土驗過。次及無印花者。則詰陳爲販私。以一印花之有無定烟土之官私。而知所謂准販之官土有何用。處不准販之私土。又有何害處。此中辨別眞難。爲政界以外人索解者。兩方相持不止。於是陳乃捉將官裏去矣。縣知事王晉民氏則亦頗知此等政令之跡近罔民也。以拘役兩月了之。武進舊例。凡短期徒刑不足半年者。不付監獄執行。而以看守所拘禁之。免得釘錄上銬以示體恤也。陳亦短期者。則拘之於看守所。屈指

釋放之期不遠矣。閱者注意。我國烟禁反汗。故令陳金敍輩以無辜窮民致遭無妄而司法不良以致獄政腐敗。且使輕罪之犯猝罹大辟不更慘乎。西哲謂獄制不修監獄實爲製造罪犯之工廠。又爲傳染罪惡之菌毒。前者謂善人習惡後者謂惡人愈惡。斯言諒不誣矣。當陳初入所時。所中老犯以陳係新至者。當然有服勞奉養之義務。奉養則入所之難友費是服勞。則新犯代老犯任一切勞役。是陳任勞役若干日。又有後至者。服務之期雖滿。然日與不良者習。則亦非前此之馴謹矣。某日有某新犯至。循例服務。陳思有以調之。則將全號中便桶若干具。裝塞門首。擬俟新犯開門滌桶時。傾之使倒。以博笑也。孰知未及服務之新犯來。忽有提犯赴審之某。看守長匆遽推門而入。而便桶則悉傾注於看守長之一身。立時查軋。知爲陳所爲。則訴之知事。於是兩月屆滿之陳金敍。乃以累犯加重科罪。二年六個月。押赴大禁執行矣。然尙去死罪猶遠也。陳既入監。初亦循循。月餘與積犯習。則頑弄大作。武進縣監在舊陽邑。署西偏三面鄰空地。空地之外爲民居。中

雖繚以重垣。然監內外聲浪猶能傳達。則中國監獄構造之不合法也。某日午後四時尙未收封。監號每日早六時啓封。晚六時收封。係管理上規則。公鶴前輯中國監獄史頗有詳細記載。適監外民婦與小兒偶語。忽監內有應答之聲。自重垣出。民婦則赴監門。首痛詈獄員之不知約束。獄囚獄員偵知爲陳所爲。既詳請縣署嚴辦。縣知事查案。則陳乃屢次肇事不悛者。詳請高等廳移送蘇垣模範監獄執行模範監爲全省三新監之一。內部設備較爲完善。固詡然爲罪犯感化場也。中國內政大抵惟名不惟實。此事無勞公鶴爲之細述。蓋亦閱者諸君所洞悉也。且名實不副。則亦已耳。并有名與實背道而馳者。其最著者。蔡乃煌以特派三省禁烟員。榮膺薦任。而結果乃爲三省特派運烟員。蘇垣之模範監亦其一耳。陳旣解往蘇。監蘇監禁遊勇士匪幫會各色人等。以數百計。陳一一與伍。自審出監。期尙遠。則傾心與若輩結。今夏六月。蘇省某縣獲大幫匪盜祕密審訊。詞連業經被獲在蘇監執行之某某等。共進會匪首也。移文蘇監提犯對質。會中向例。

凡新入會之人必對於該會立功一次乃得進級日本人所指爲水滸傳派也會中所認爲立功者何事行劫或獲案不供同黨或冒匪首名誣服陳旣在蘇監入會無功可立適某縣移提匪首公文至匪首知一經到案則罪且不測也乃商之陳令陳自服爲該會匪首與某某無涉獄員據以詳覆高廳及道尹署最後真實之匪首某某仍行移解該縣對質而誣服匪首之陳金斂不一月乃纒首皇廢基矣計自犯案至伏法爲時不足五閱月以拘役始以死刑終在陳以頑弄不悛而賈禍獲罪正不足惜然使武進之看守所及監獄約束嚴密蘇州之模範監防備周至何至以剝奪自由之現行犯一任其頑弄一任其入會而事前毫無覺察吾國之所謂監獄吾國之所謂改良監獄且冒感化之美名者大抵可見矣雖然陳中才也以入監而傳染罪惡其咎在獄政之不修矣試問陳果以何事入監也誘之以利驅之以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之因我而死者三省之中豈僅陳金斂一人哉陳爲武進人此案始末由某署書記告公鶴因得詳誌其事如上

以運烟。故政府不惜以三省人民之沈溺黑籍易二千一百萬不義之財。此皆然矣。惟蘇贛之土均係販自上海。上海金融操縱全國。自內地運土弛禁。而上海金融界之影響乃益以不支矣。當上海業土洋商組織洋藥公司之後。滬上現存之土既由該公司全數收買。即按照條約逐年運來上海之印土亦歸該公司一家收購。凡租界內土膏各店需用烟土者。再由各家向公司躉購。是洋藥公司性質上實成專賣機關矣。以專賣之故。操縱在手。市情漲落由該公司核定價格。而洋土經歷年之漲價。十年前每箱不過八百餘兩者。今日每箱萬餘兩矣。向之每箱定銀二百兩者。今亦每箱二三千兩不等矣。此均三省未開禁以前之市情也。及蔡特派員南來內地。通行洋土無阻。求過於供。勢且數倍。而該公司屯積之土。以成本之昂貴。以銷路之發達。於是昔之以一二千金定土一箱者。至此乃有墊款催貨之舉矣。夫烟土營業本爲世界不道德之尤者。漲落盈虛原可置之正當商業之外。惟既經墊款。則千箱之土須墊現銀一千五百萬兩之譜。而上海全市之

金融乃以攪亂矣。聞本年端午節之銀市，以某洋行墊款五百箱，數日間銀拆漲至一錢有餘。（上海銀市沿革及現行規例後另加詳之。）至中秋節則重以政治上之影響，銀拆更有漲無落，推原禍始固由全國無鞏固之根本金融，故偶受外界之感觸，金融即立見停滯而開弛。三省烟禁實亦攪亂銀市之一大原因，則僅僅以運烟爲種毒三省，非不悉內容之論，即爲蔡特派員稍作恕詞耳。

上海商市以金融爲體，以交通爲用，而商埠資格取得矣。故無論上海一埠爲中國惟一之大商場，即合全球各商埠統計之，除倫敦巴黎柏林以政治都會足以吸收全國之金融，雄踞全國之交通者不計外，亦足首屈一指。（某西人調查全球商埠分爲五等，以人口在百萬外者爲一等，而上海則據工部局調查人口之報告在百萬之內，因入之二等商埠之中，不知該西人所據者爲工部局何年之報告。蓋上海工部局五年調查人口一次，手續簡單，未可憑信，且近年來人口日增，即在公界一隅亦已達七十餘萬，再加以華界法界人口當在百萬以

外無疑。嗣見公論西報又載有駁某西人之論著。謂世界商埠等級。不當以人口爲標準。當以海關常年之輸出輸入爲標準。至上海商埠之果屬何級。則以中國海關估價。仍照數十年前之物價。故亦不能視作標準。要之上海應入第一等商埠。則固中外人所公認也。顧吾國有此大商埠。果以吾國國力振興之乎。抑藉外人開闢之力而始有今日乎。此固吾人所無容諱飾者也。正惟如是。吾於是。以國際的商務眼光觀察上海。而乃有特別之斷定矣。斷定惟何。則應就上海商務之種類及其性質。分析言之。上海商業。以洋行公司及各大工廠爲首。指其次則各商號商店也。又次則起居食宿之消耗營業也。最下則小商人矣。吾嘗總上述各商業而下。以國際的論斷。則凡一國家對外貿易。以自國之原料與人工製成物品。銷之國外。上。也。外人業經製成某物。運銷我國。我國人以利權外溢。設法自製。以謀抵制。次也。原料與人工。有一端仰給外人。原料購之外人。我以人工製成之。與我以原料售之外人。由外人製成物品。此中雖有工業上之優劣比較。然無

論其行銷國內與國外我國人尙有多少之權利又其次也外人以原料製成貨品我國人直接間接代外人暢銷外貨以博什一之利斯爲下矣吾人對於上海使以上述分類之範圍除吾國人原有商店盈虛消息之不涉國際者不計外而下以精確之調查居第一類者有幾業業有幾店蓋自茶業而外絲繭將成弩末且購絲而去運紬而來仍近乎第三類之出售原料漆貨瓷器顧繡毛毯品係裝飾貨非大宗而且均係人工製成之物無一機工者則上海之所謂國際商業之第一類者蓋已寥寥可數矣若第二類則爲現時社會所注意亦近年來提倡實業所收之成效也數其大者紗廠則有華盛大生等也機器則有求新也麵粉則有茂新阜豐等也鐘表則有美華利也食品則有泰豐也就國貨調查錄逐細翻檢吾國實業界之略足自豪者祇此數業然仍不外分外人在我國所獲之利之一部分以爲每年終有多少之權利挽回則可蓋消極中之積極而已若以語積極中之積極則相去猶遠矣第三類原料購自外人而我自製物品者以化學品

藥劑品爲居多。然亦自製自銷耳。而以原料售之外人。若花衣。若毛類。若絲繭。若皮革。及其製成物品。雖未必悉數運銷我國。然卽就棉紗一項論。日本紗廠所購之花。花旗十之四。（凡日廠所出之三十二絞以上之紗線。均美貨所成者。地球花衣以美爲最。）印度十之三。（俗稱旁埠花。）我國亦十之三日。廠月出之紗。平均不足八萬包。是每年出紗九十餘萬包也。而運銷中國之紗。歲達四十萬包。（中國全年銷紗約計百三十餘萬包。然歲有增加也。蓋棉紗銷數之增加。與人口之增加爲正比例也。中國本廠歲僅出紗四十餘萬包。供求之不相應如是。此張季直氏所以有棉鐵政策也。）則是購我之花爲十之三。而售我之紗乃爲九之三。與十之四矣。以此類推。以原料售出以物品購進。花衣如是。他物可知。其與原料之購自外人物品之售於國內。仍不外以中國人博中國之利而已。然較之第四類。則終有間也。第四類之商業。在上海旣觸目。而是固無煩爲之說明矣。夫以中國工商業之幼稚。致構成今日商市之現狀。而又重以外交上關稅之協商得。

以減輕外貨之成本內政上關卡之擾累足以加重內貨之成本商人縱能愛國然必強以經營失敗之商業而博無謂之虛名能乎不能此則上海之所以爲上海矣往歲孟心史述馬湘伯之語告公鶴曰上海爲扁担商埠初聆其言以爲上海爲勞動家之聚集地故馬氏爲此言耳及今思之勞動家固以扁担生活於上海矣卽自命爲非勞動家之大腹賈小商人亦何一非扁担生活也扁担以肩承之上海以代人說合交易從中抽用者名爲掮客掮亦以肩承者也上海商人十八九均代人說合交易者然則扁担商埠當以廣義釋之始合耳

再以實利的商務言之吾人試調查全市間且不論若者爲必要品若者爲隨意品若者爲奢侈品但問我國人在上海所營之商業是否有商事之學識與眼光是否有相當之資本與協助前者屬於主觀的後者屬於客觀的然有一不備卽不能倖存於今日商戰之世界還觀上海何如者以上列主觀客觀的種種條件之無一足恃乃復生出下列之種種現象蓋亦因果相生之恆軌也現象何若其

第一等之商業爲消耗類則起居食宿之商店是也夫以上海爲世界有名之商埠交通便利過往紛煩則此類商業亦正上海必要之供給然以吾國社會生活與經濟程度爲正確之比例則必有紐約市每人每日平均獲利均在四美幣以上之進項然後飯莊戲園客棧以及種種遊藝場所乃有人滿之患然又必調查此每人所獲之四金幣爲分財歟爲生財歟爲母財歟爲子財歟爲國內的歟爲國際的歟夫如是故日日銷金紐約市裏面之雄富猶是也上海顧足與紐約並論乎乃近數年來商市受兵燹之影響各業消沈已達極步而惟此起居食宿之各消耗業則爭奇鬪巧新舞臺開幕大舞臺第一臺新新舞臺接踵而起矣孟淵旅社開幕新旅社接踵而起矣樓外樓開幕新世界及天外天接踵而起矣其他類之消耗營業亦稱是自表面觀之豈不爲大商場應有之點綴然準之以吾國現時各種程度之退化及幼稚究竟能容受此大宗之消耗否且上海名爲華洋通商之埠此種種消耗營業也尙能攬得外人多少之資財也吾猶不無抽象之

樂。觀。試。問。上。列。各。類。娛。樂。場。所。間。亦。有。外。人。足。跡。否。也。則。第。一。類。商。業。之。可。爲。浩
嘆。者。也。第。二。類。之。商。業。則。爲。必。要。品。矣。若。烟。紙。店。若。南。貨。金。廣。洋。貨。店。若。米。糧。醬
園。錢。市。等。業。類。皆。人。生。日。用。必。須。之。品。與。第。一。類。之。專。以。奢。侈。爲。其。營。業。目。的。者
至。有。別。也。然。試。問。上。海。商。埠。因。各。業。之。開。設。而。始。發。展。乎。抑。各。業。因。上。海。商。埠。業
經。發。展。而。始。逐。漸。開。設。乎。屬。於。前。說。則。各。業。爲。發。展。商。埠。之。原。動。力。屬。於。後。說。則
各。業。因。商。埠。之。發。展。而。被。動。二。者。居。一。蓋。其。屬。於。後。說。無。疑。矣。然。則。簡。單。言。之。第
二。類。商。業。雖。爲。必。要。品。而。其。供。給。範。圍。仍。限。於。滬。上。一。隅。非。有。鞏。固。滬。市。根。本。之
能。力。乃。不。過。隨。滬。市。之。發。達。爲。發。達。耳。若。是。者。其。於。吾。國。實。利。前。途。果。有。濟。否。也。
滬。市。根。本。操。之。外。人。前。已。詳。論。之。獨。惜。吾。國。人。處。此。一。髮。千。鈞。之。際。既。無。商。事。學
識。與。眼。光。又。無。相。當。資。本。與。協。助。目。睹。社。會。之。日。趨。浮。靡。惟。是。貪。目。前。之。微。利。忘
根。本。之。至。計。水。未。沸。火。未。然。而。以。爲。安。吾。於。蚩。蚩。者。不。之。責。吾。爲。政。府。懼。吾。更。爲
士。大。夫。羞。矣。

上海商市之可危。既如公鶴前之所述矣。雖然吾國提倡商務垂三十年。此三十年中。豈竟無一商務人才崛起。其間乎。且爭利於市。上海爲有名大埠。正商人發展才力之地。顧何以以華洋商業兩兩相較。率不足以望肩背者。何哉。此則不能不歸咎於政治之不良矣。興商之政。有積極有消極。積極者何。發展商力是也。消極者何。排除商害是也。茲且舍積極不言。言消極。消極之關係全國者。不言。言滬上。夫滬上外力侵入地也。卽商人不能與外人無交往。交往之中。不能無糾葛。小而訴訟。大而交涉。此世界各國之所以有商律。而在商務繁盛之國。且有商事裁判所之組織也。一國內商人互爲交易。尙不能不特設平爭機關。以謀商事之安寧。况以吾國爲施行領事裁判之國。而上海又爲華洋雜處之地。政府當如何安。定章程。妙選人才。俾華商得與外人並立於法律範圍之內。以馳逐於商戰劇烈之場。觀之上海。何如者。公鶴曩曾輯有華洋訴訟例案彙編一書。痛中國辦理此事之無狀也。則已著論斥之。且深致其忠告之詞矣。茲則尙有爲當時調查所未

盡者數事。蓋亦障礙我華商發展之痛史也。論者謂華洋訴訟之不能平允。固已而孰知我華人習處此忍辱負重之下。明知訴訟之必不得直。則亦吞聲忍氣。安之有素。茲得一事。曰時和洋貨號定貨案。抑或忍之無可忍。迫而出於訴訟一途。而結果上。則仍以含糊了事。茲得一事。曰協盛興號麵粉案。兩案雖均十餘年前事。然表而出之。亦正可見我國民之窮無所告矣。至其不爲公鶴所聞知者。又何限矣。時和洋貨號也以開設較早。故營業頗發達。上海洋貨號分數等上者。能自翻貨樣。別立商標。囑託本埠洋行向外國機廠定織運華銷售。則此項貨品。便爲定貨者之專賣品。別家不能仿造。此向章也。至號家與外國機廠不能直接交易。由洋行爲之居間。則此洋行者於商業類中。爲介紹業。業介紹者一方。旣受定貨者之委託。則在委託範圍之外。斷不能有伸縮餘地。委託有連屬者。有各個者。洋貨號定貨。爲各個性質。則一次委託定織某貨若干箱。洋行卽如其委託之目的。種類及計數。以轉定於機廠。及機廠運貨至受委託之義務。由此完了。至該洋

貨號所自擬之花樣及商標別家不能仿造即受委託之洋行亦不能自由代定。可知也。代定且不可何況銷售此在中國商事習慣與外國商律均有明顯之規定。中國雖無成文商法然商事慣例則頗與商事原則相符合。特手續簡單耳。公鶴曩論改進上海商事習慣文中即以此爲言。何容上海商人獨外者九鹿牌標布時和自定之花樣與商標也。委託英商天祥洋行代向外國機廠定織。是時和爲委託者天祥爲被委託者委託與被委託既有一定範圍斷不能行動於範圍之外。乃時和以該項標布通銷於長江上游一帶每年定貨因之有增無減不意銷路稍旺遂爲該洋行所垂涎。有時時和定貨僅百箱該洋行則代定二百箱。有時時和並未定貨該洋行則通電自定及貨至上海先通信於時和謂某貨已代定若干箱某日到貨某日滿期如不出者將代行銷售。夫時和以翻成花式業經暢銷內地決不願由洋行自行出售。勢惟有受其原貨。然一經受貨則價格又惟該洋行自定。此在外國寧不可乞靈於法律之解決而該洋行非以逾越委

任範圍受民事上制裁且將有盜用商標刑事發生矣然而在我華商則處之泰然也蓋明知訴訟之必不得直無寧忍氣吞聲順受之矣此一案也不啻代表全體華商無訴訟能力也閱者諸君將疑時和自行退讓跡近於放棄權利已乎無已則有協盛興麵粉案在協盛興者南市雜糧行也當中國麵粉廠尙未發達之初中國需用機粉率購自花旗而由上海洋行代購代運某年協盛興向克魯森洋行代購花旗粉若干萬包當成交時訂明麵粉爲紅狗牌商標紅狗牌粉質究竟何若克魯森並無貨樣但知紅狗牌確爲花旗頂貨中國商人不驗貨樣以耳爲目其盲從可想然以外國人最重商標憑標購貨在我雖無真實的商事經驗以爲必可憑外人之愛護信用以免華商之受欺也孰知越數月貨至啓視則均紅色劣下之粉協盛興憑中與論則該洋行乃強辨云君所定者爲紅狗粉紅者粉之色餵狗之食料也故曰紅狗購紅狗而得紅狗何多論焉協盛興知爲所欺則以紅狗爲該貨之商標以與辨並邀集中外商人檢閱定單而定單係英文作

準英文上書紅狗商標該洋行則指爲並無牌字協盛興則質問商標二字作何解釋相持不決協盛興擬以牌貨不符提起訴訟嗣又以國際條約上載明視被告爲何國人卽向何國領事衙門控告（卽領事裁判是）克魯森爲德籍商人應向德領署起訴華人在外國領事處訴訟既無華官爲之主持訟必不直（其實條約之觀審乃相互的而非片面的特中國官吏向未按照條約實行觀審故商民遂認爲華官無權過問耳後另文詳之）不若靜待彼方作原告則訴訟管轄卽移之會審公堂會審公堂有會審華官以華官審理華洋訴訟當可稍爲平允蓋華商之厚望華官也如是（以原作被本華商之苦心其實協盛興開設南市則循以原就被之通例應由上海縣審理而在前清時代人民既不敢以原就被逕向領事衙門控告而外人於中國方面控告則不論被告住居何地可逕向會審公廨起訴又爲以被就原蓋強國外交無往而不勝利弱國外交無往而不失敗矣）未幾而克魯森果以定貨不出赴廨起訴矣中間經過傳喚審訊種種

手續及判決書宣布則不問事之是非曲直橫下一語曰該貨總計損失若干由克魯森協盛興兩方平均各半擔負戛然而止紅狗之是牌是貨無一語及之嗚呼此其爲中國之會審官矣協盛興痛華官之猶是憤憤也亟則上訴之上海道上海道者條約上規定華洋之上訴機關也向章凡洋人訴華人第一審爲會審公廨由華官一人原告洋人本國駐滬領事派員一人會同審理第二審爲上海道署由上海道會同該國正領事審理而地點則在洋務局中行之斯時協盛興依法上訴除傳喚審理添傳中證不異第一審外則有一事較公廨爲特別者大凡中國官廳愈高則聲勢愈大而辦事亦愈以濡滯第一審三閱月而判決則以會審公廨尋常官衙也上海道則聲勢百倍矣計自協盛興依法上訴之始以迄辨論終結宣判之時前後計隔四年而上海道亦易至五人夫兩方訴訟目的物爲麵粉因粉質之粗惡而涉訟而麵粉又非可以久存不變之物品試思經過四年又三閱月後此粗惡之麵粉尙能保存此粗惡原狀否卽不粗惡之麵粉經過

此四年又三閱月亦尙能不變爲粗惡否而官廳則曰吾一日二日萬幾豈能因爾輩一事而遽爲速辦爾以麵粉不能久待爾胡爲上訴者以此等官廳處理迫不及待之商事糾葛吾知雖甚抱不平者至此亦嗒然若喪矣而况最後之結果則仍由上海道敦勸克魯森加償損失若干至紅狗之是牌是貨依然未之提及也此一案也爲華商忍無可忍乃出於訴訟之一途而其結果則如此以故社會爲之語曰協盛興之寧入饅頭不入氣不若時和之好漢不吃眼前虧協盛興以麵粉涉訟故以饅頭喻之而時和之經理名漢文則不愧爲好漢云華洋訴訟不平等於是華洋之勢力亦以顯分優劣今就滬上顯而易見之事言之巡捕房以維持公安爲職務於保護法律自由之外絕對的取干涉主義也乃對於華人以華文報告事件者除關涉危險事項外率多置之不睬在華人慣行欺詐告訐誣陷之風在所不免然苟略識英文一二易華文報告爲英文報告則不論事之虛實如何必派捕偵查矣又如會審公廨庭訊之用語通行華語也故

外國律師到堂必隨帶華文繙譯以代傳達然遇華洋人涉訟時華人供詞用華語華文供單不准由本人自核洋人供詞仍用其本國之語並無舌人譯成華語俾對面人有所辨駁即會審華官亦在不求甚解之列但由會審領事心領神會便已定讞矣且名爲會審判決書率由領事署起草會審華官不過隨同畫諾而已此非深悉會審內容者不知然而華洋勢力由此判然矣語文爲不過其小焉耳而手續上之顯分優劣已如是至精神上則更難言矣華人訴洋人洋人訴華人雖一在領事署一在華官條約上本爲相互辦法例如洋人訴華人由領事官文送者可無須本人具狀則華人訴洋人亦可由地方官以公文移送領署此亦類推的解釋條約具在無庸研究也然試問中國方面官民分際相隔幾許吾民敢乞靈於威靈顯赫之官廳代我無告之小民移送公文乎卽移送矣又有領事方面之阻力在蓋條約雖如是云云而以華官歷來未經照辦外人已認爲吾國人自願放棄權利於是卽有華官代人民起訴而領事署且故意認華官爲原告

要求到堂備質。最近如蘇州白醫生槍斃鄉民案，由吳縣地方檢察長以官廳名義文送上海意國領事核辦。檢察長之移訴正華官之履行條約也。而意領乃要求檢察長到庭起訴，蓋弱國無外交，則條約自不能作爲有效。僅僅起訴訴訟之第一步耳。而華洋之不平，等已如是。至進而論審案手續，則精神上之軒輊更顯然矣。洋人訴華人在上海方面完全由會審公廨受理，猶之華人訴洋人在上海方面完全歸各該被告國領事署受理一也。然吾國所設之會審公廨，既正名曰會審，則不能華官單獨開審可知矣。且外人對於中國無事不取盈於條約之外，安有條約規定之權利而肯放棄者？以故遇有華洋控案，華官固預以審期商之。領事迄領事屆期照約蒞庭而問供，而宣判大有主客易位之勢。洋人訴華人領事對於審案之干涉，則如是。華人訴洋人何如者？條約既屬相互的，則上焉者照約實施，彼方以領事派員參與審案在我亦正不妨。以地方官參與彼之審案，蓋領事與地方官均爲條約規定之官等也。其次則條約所載之辦法，有一方不履

行。者。其。又。一。方。卽。以。彼。之。所。施。於。我。者。還。施。之。彼。蓋。彼。於。條。約。之。外。藉。口。慣。例。我。亦。可。以。彼。之。慣。例。爲。我。藉。口。也。而。孰。知。有。不。然。者。華。人。與。外。人。互。有。糾。葛。華。人。既。忍。無。可。忍。訴。之。領。事。矣。然。當。領。事。庭。訊。之。期。事。前。既。不。知。照。華。官。俾。可。爲。觀。審。之。預。備。縱。使。案。情。重。大。非。藉。口。於。彼。國。司。法。之。獨。立。不。能。任。外。人。與。參。末。議。卽。以。旁。聽。形。式。與。我。以。觀。審。之。虛。名。民。國。初。元。日。人。謀。斃。蘇。佑。泰。案。其。先。例。也。駐。滬。日。領。以。事。屬。司。法。在。彼。無。完。全。審。判。之。權。及。全。案。移。解。長。崎。裁。判。所。（各。國。對。於。中。國。均。特。別。有。司。法。統。系。英。美。於。上。海。設。有。司。法。專。員。俗。所。稱。英。美。按。察。使。是。也。若。英。之。第。二。審。衙。門。在。香。港。或。英。京。視。事。物。管。轄。而。異。法。之。第。二。審。衙。門。在。西。貢。日。本。之。重。大。案。件。歸。長。崎。裁。判。所。審。判。皆。其。例。也。）而。日。人。僅。允。我。國。派。員。爲。優。待。之。旁。聽。此。豈。條。約。上。所。載。之。相。互。的。辦。法。乎。彼。可。以。國。內。法。打。破。國。際。條。約。拒。絕。我。之。觀。審。則。如。是。措。詞。矣。而。彼。之。來。華。觀。審。且。事。事。取。盈。於。條。約。之。外。者。則。又。舍。條。約。而。藉。口。慣。例。夫。慣。例。誠。爲。國。際。相。互。間。之。大。原。則。矣。然。必。爲。兩。國。未。經。訂。有。條。

約。(若光緒初年巴西招工案。以中巴未訂條約。巴西人藉口於向日招工之慣例是)或條約上未經列舉之事項。(咸豐間中英條約某條。凡本條約未經規定之事項。仍按照向章辦理。向章云者。即慣例之謂也)乃可藉口於慣例。若華洋訴訟相互間之觀審。爲條約所規定。則非未訂條約可比。辦法詳載於約文中。則非未經列舉可比。不過訂約之初。對於觀審權利。外人絲毫不肯放過。而華人則偶然放棄。由履霜而堅冰。遂成今日華洋間最不平等之結果。無怪社會上以協盛興爲不識時而時和之吞聲忍氣。仍不失爲知機矣。雖然商戰世界。縛手足以赴敵。豈有幸哉。

外人不准在內地開設行棧。此爲吾國國際通約上所載明。以今日世界大通。人智日啓。果深閉固拒。而於事有濟也。已無解於半開化之譏。而况逆揣今日大勢之所趨。此項政策能否貫徹。果非吾人之所預知。此與外人無照不准攔入內地。除教士雇員外。尤不准洋人之雜居。正屬同樣之蒙昧論者。謂此等見解。均前清

嫉。視。外。人。而。又。不。識。國。際。趨。勢。之。所。致。懾。於。勢。則。以。租。界。爲。安。插。外。人。之。所。既。有。安。插。外。人。之。租。界。在。則。凡。非。租。界。地。點。均。不。准。外。人。之。廁。足。既。防。內。情。之。爲。人。窺。見。亦。慮。外。化。之。日。以。輸。入。將。不。利。於。我。之。政。治。也。前。清。定。約。大。致。如。是。雖。然。前。清。之。所。以。固。拒。外。人。其。見。解。無。過。於。上。之。所。述。果。在。前。清。國。勢。尙。未。中。落。之。時。既。逆。知。世。界。趨。勢。中。外。斷。不。能。永。守。此。固。閉。之。局。因。此。而。發。奮。圖。強。取。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規。畫。之。遠。大。無。過。於。此。更。何。事。於。區。區。之。交。通。與。以。限。制。且。租。界。非。猶。是。吾。之。領。土。乎。在。政。府。之。意。以。爲。既。有。租。界。安。插。外。人。卽。不。應。復。及。內。地。不。知。內。地。與。租。界。一。而。已。矣。盡。中。國。之。內。地。不。准。外。人。涉。足。盡。中。國。之。內。地。關。爲。租。界。則。外。人。仍。可。涉。足。矣。自。道。咸。以。來。通。商。地。點。始。限。於。廣。東。一。隅。者。未。幾。而。五。口。矣。未。幾。而。長。江。五。口。及。北。三。口。矣。今。則。租。界。且。遍。於。各。行。省。腹。地。矣。此。一。方。之。制。限。雖。嚴。其。如。彼。一。方。租。界。之。日。關。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當。中。外。互。市。之。初。以。不。准。外。人。施。行。領。事。裁。判。爲。根。本。政。策。則。普。天。率。土。凡。在。領。土。之。內。悉。可。任。外。人。之。雜。居。

亦悉在我國政令範圍之下。長治久安無過是矣。乃當時不此之計。願以租界委之外人治權之下。且自詡以洋治洋之爲得策也。可哀已。

然則領事裁判不裁撤吾國。可一任外人之雜居乎。曰。前清不知領事裁判之關係國權而反取消極態度。除租界及自開商埠外（自開商埠與內地異。後另詳）不准外人之涉足。失策矣。然因領事裁判之不能收回。而猶能嚴守雜居之限制。則今日領事裁判之尙能限定於租界一隅。未始非此項限制條約有以維持之也。否則一方施行領事裁判。一方無雜居之限制。則外人足跡可以遍於內地。外人足跡所至之地。卽爲領事裁判所及之地。謂全國領土皆爲半主權國可也。然則前清以租界遷就外人。乃視領事裁判爲後圖。因視領事裁判爲後圖。乃有內地雜居之限制。今則領事裁判猶是。則猶幸有內地雜居之限制。庶保持我統一之法。令矣。故公鶴得下一絕對的斷語曰。領事裁判一日不裁撤。卽內地雜居之限制一日不能廢除。所惜者條約雖訂有嚴重之限制。吾國行政官吏是否照約

辦。理。卽。如。洋。商。在。內。地。開。設。行。棧。除。中。俄。陸。地。通。商。條。約。有。一。例。外。外。其。餘。均。在。絕。對。禁。止。之。列。然。試。問。吾。國。果。能。辦。到。否。最。近。如。上。海。縣。境。內。洋。商。開。設。花。棧。縣。知。事。詳。請。外。交。特。派。員。核。示。一。案。洋。商。則。據。爲。慣。例。華。商。則。爭。以。條。約。最。後。解。決。如。何。此。時。尙。未。確。定。惟。公。鶴。以。爲。洋。商。之。所。據。爲。慣。例。者。是。否。有。其。根。據。猶。憶。民。國。二。年。穆。杼。齋。君。辦。理。淞。滬。警。察。廳。事。其。時。有。一。德。籍。商。人。在。滬。南。開。辦。練。脂。廠。嗣。爲。鄰。近。居。民。反。對。控。告。到。廳。穆。君。派。警。調。查。則。外。人。在。內。地。設。廠。之。舉。德。商。而。外。不。一。而。足。意。者。花。棧。洋。商。之。以。慣。例。爲。言。者。其。卽。指。此。乎。當。時。又。聞。穆。君。言。凡。洋。商。在。內。地。經。營。商。業。必。先。雇。有。華。人。之。買。辦。者。爲。之。幹。辦。一。切。卽。在。官。廳。中。具。稟。立。案。亦。悉。由。此。華。人。出。面。及。廠。事。告。成。遇。有。交。涉。而。洋。商。就。此。出。發。矣。穆。君。之。言。如。是。然。則。洋。商。之。以。慣。例。爲。藉。口。者。庶。幾。洞。見。其。癥。結。之。所。在。矣。但。不。識。吾。國。官。廳。將。何。術。以。善。其。後。也。

租。界。之。外。又。有。所。謂。自。開。商。埠。者。夫。商。埠。則。商。埠。矣。何。所。謂。自。開。且。凡。爲。吾。國。商。

業。薈。萃。之。區。皆。可。名。之。曰。商。埠。則。又。胡。爲。而。特。設。此。自。開。商。埠。之。一。名。詞。蓋。亦。對。外。之。作。用。也。閱。者。欲。悉。此。自。開。商。埠。之。內。容。乎。當。知。中。國。近。二。十。年。來。於。國。際。中。處。何。地。位。第。一。步。爲。外。力。侵。入。時。期。第。二。步。爲。國。際。均。勢。時。期。至。第。三。步。又。有。何。等。現。象。則。今。者。歐。西。戰。事。方。酣。亞。東。大。勢。又。將。爲。一。國。所。獨。擅。悲。觀。樂。觀。在。吾。人。之。自。擇。今。且。不。論。惟。自。開。商。埠。之。起。因。卽。在。此。第。一。第。二。兩。時。期。之。中。當。第。一。時。期。之。有。自。開。商。埠。也。完。全。爲。抵。制。單。獨。的。外。力。之。手。段。例。如。中。日。戰。後。日。本。要。求。在。蘇。州。開。設。租。界。同。時。開。設。租。界。者。凡。五。處。蘇。州。其。一。也。吾。國。怵。於。租。界。之。已。事。知。租。界。發。展。有。妨。吾。國。之。大。局。一。方。允。日。人。之。要。求。無。可。反。汗。一。方。卽。自。關。蘇。州。商。埠。爲。抵。制。外。人。之。計。蓋。外。人。要。求。開。放。租。界。表。面。上。以。興。商。爲。言。實。則。醉。翁。之。意。司。馬。之。心。均。別。有。在。蓋。殖。民。計。畫。耳。外。交。政。策。出。之。以。商。務。手。段。而。吾。國。則。亦。藉。自。關。商。埠。以。遏。其。謀。而。分。其。勢。此。第。一。時。期。之。自。開。商。埠。猶。有。當。於。外。交。政。策。也。然。以。興。利。之。美。名。出。於。防。患。之。被。動。識。者。已。嘆。其。非。計。矣。及。第。二。時。期。之。自。

開商埠則更進矣。自甲午以後，中外情勢揭露無餘。昔之外力爲單獨的進行者，今則以中國遲早終爲外人所分割，與其因嗣後權利之不均致啓分爭之漸，則不若於進行初步合力以謀觀乎旅大、威海、九龍、青島等地之被租，則均勢之局成矣。惟勢力雖均而機會及與中國關係之程度之厚薄則不能均也。於是內鬩起焉。彼夫索還遼東，豈真三國之有厚於我耶？不過一骨投地，羣犬垂涎，一犬爭先，羣犬逐之，無寧各方之坐守，決不使一人之獨占。此對於大宗領土固如是，而對於一二形勢區域各國嫉一國先鞭之着，則卽督促我政府自開商埠，俾免羣雄之角逐，更可市惠於中國。蓋與三國代索遼東同一殘延之局，則所謂第二時期之自開商埠已非復第一時期以中國抵制外國者比，乃完全以多數外國抵制一國而已。嗚呼！生存於機會均等保全領土之下，尙復成何國家。然自歐戰開始，中日交涉接踵而起，而訂約之結果，滿蒙、山、東方面復被日人之要求，加開多數之商埠，則第三時期之自開商埠尙能保持第一、第二時期之現狀，已在不可

知之數矣。

自開商埠之性質。若何。其與租界及吾國原有商場異者。又。何。在此亦不可無述也。查自開商埠爲變相之租界。不過租界爲外人之原動。而自開商埠則我國之原動也。以原動力既異。則辦法亦不能無異。中國租界以上海爲最巨。租界中外人政治上之權力亦最大。行政事項均由外人主持者。無論矣。卽司法方面之審理詞訟。名爲由華官主政。除革命後公堂內設立檢察處長管行政事宜。華人以民事涉訟亦均由各國領事派員觀審。且名爲觀審。實際無殊會審。爲民國新例外。卽在前清傳提各票。非由領袖領事簽字。不能在界內捕人。而違警案及刑事案一律歸捕房解廨。請究開庭時。由英美德三國領事輪流會審人。但知外人在中國有領事裁判。不知在上海租界并有混合裁判權。中國租界不止上海一處。固未可以上海租界概之。各處然而租界政權之落於外人。則全國一而已矣。若自開商埠則差勝矣。論其性質本無異於租界。故外人得以開設商店。而各國亦

復。派。駐。領。事。惟。領。事。之。權。僅。限。於。裁。判。本。國。駐。埠。之。僑。民。至。此。外。商。埠。中。之。行。政。及。華。人。相。互。事。宜。外。人。概。不。能。有。所。干。預。簡。捷。言。之。租。界。政。權。在。外。人。自。開。商。埠。則。政。權。尚。在。本。國。也。此。與。租。界。相。異。之。點。也。其。與。吾。國。原。有。商。場。相。異。者。則。有。最。顯。著。之。二。事。一。則。原。有。商。場。不。設。海。關。也。一。則。原。有。商。場。不。准。外。人。營。業。也。原。有。商。場。不。准。外。人。營。業。此。即。條。約。所。載。內。地。不。准。開。設。行。棧。內。地。云。者。其。初。不。過。對。於。租。界。而。言。自。有。自。開。商。埠。之。一。例。則。內。地。又。係。別。於。通。商。口。岸。而。言。蓋。租。界。與。自。開。商。埠。均。爲。通。商。口。岸。則。均。非。內。地。可。知。此。原。有。商。埠。與。自。開。商。埠。之。異。點。一。也。海。關。爲。經。徵。國。際。貨。稅。之。機。關。論。商。稅。之。原。理。國。內。通。過。自。無。科。稅。之。可。言。然。自。前。清。咸。同。間。以。兵。事。籌。款。國。內。剝。辦。釐。金。弊。政。迄。今。未。之。能。革。於。是。國。內。輸。轉。之。貨。其。由。輪。路。裝。運。者。稽。徵。之。權。亦。委。之。海。關。然。其。初。亦。限。於。租。界。也。自。自。開。商。埠。之。例。行。以。兼。容。外。人。之。故。則。必。有。土。客。各。貨。之。輸。進。輸。出。而。稽。徵。之。海。關。因。以。建。設。原。有。商。埠。則。無。是。也。此。其。與。自。開。商。埠。之。異。者。二。也。蓋。從。積。極。方。面。言。日。本。

當互市之初期。歐人東來者。何嘗不以威中國者。威日本。故日本在昔之居留地。卽我國之租界是也。然試問今日日本尙有租界乎。以何種政策而達取消之目的乎。僉曰。由自開商埠始。則自開商埠。寧非收回治權之一大動機乎。若然。則樂觀係焉。矣。更從消極方面言。則中國自開商埠。處於被動而非主動。名爲自開商埠。實則保全領土之代名詞耳。故中國自開商埠。愈多。就第一時期言。則外力侵入之地。愈廣。就第二時期言。則國際均勢之局。愈危。悲觀不暇。何樂觀矣。積極乎。消極乎。是在我人之自審而已。

道德在先乎。法律在先乎。公鶴向日持論。則均謂無形之道德。窮然後有形之法律。始主張。是否不謬。今姑不具論。惟道德爲天成的乎。抑人爲的乎。或折衷的乎。此則頗有學說之異同。而就各派之議論。參以評定。則生理學家謂人類之構造。其成分與物類之不同。不在智愚。而在善惡。此卽宋儒所謂虛靈不昧。虛靈者。亦構成人類之一機件也。哲學家謂人類之進化。由各個性之結合。而結合之元素。

卽中國先儒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孟子之所謂性善是也由此推之則當以道德天成說爲較勝矣惟公鶴則有疑焉中國開化早而進步遲外國開化晚而進步速遲速之比較何在則教育程度爲之差等也今使確認道德爲天成的而又確認中人所受各種之教育不及外人之高深則以中外人相較知識縱有高下道德之相差必不甚遠且知識既進則一切神權迷信必不足以中之然例如宣誓根本上爲道德之制裁而形式上則藉迷信以表襮其道德也道德而藉迷信方法以表襮之宜非外人之所取然而外人之通行宣誓自若也至中人則知識固不及外人其中下流習染舊污天成道德淪喪已盡而獨於迷信之宣誓則抑若洞明其欺罔故隨時隨事可以行之何此項知識之獨遠出外人也然則謂道德爲天成的而教育尤足以濬其源而暢其流故雖迷信之宣誓不足爲外人知識之累反足爲外人道徳之助中國人則反是庶幾切中情理乎聞曩者上海捕房及會審公堂均實行宣誓手續嗣以中國中下流人視宣誓爲無足重

輕於是易爲文字的保證。嗚呼！一宣誓也。中下流人尙不能實踐之。雖然又僅僅中下流人之不能實踐乎哉？

上海風紀之敗壞有歷史的。有政治的。惟歷史政治均爲客觀方面之外感。其主觀原因則實由教育之不及。閱者將疑公鶴此言爲老生常談乎？試先以客觀的證明之。曷爲風紀敗壞之由於歷史的乎？中西習尙各自不同。雖準之以純理的大原則原無差異之可言。然自社會觀之則異同判然矣。上海開埠遠在七十餘年以前。中經國內太平之變。中興諸名人均以道學自負。彼時國內倡行一種學說。對於政治則忠君親上而已。對於社會則規行矩步而已。對於家庭則整齊嚴肅而已。僅僅忠君親上則不復知有國家。僅僅規行矩步則不復知有事業。僅僅整齊嚴肅則不復知有和親。一言蔽之。束縛無生人趣而已。外人之所謂名教者。則異是以兩種學說之格不相入。鎔冶一爐則必後起之學說。受人指摘。上海者。外人首先來華之根據地。亦西方文化輸入之導火綫也。以與吾華習尙之不

同故士大夫既盡力致其攻詰之詞（如左宗棠與友人書詆新聞記者爲江浙無賴文人之末路并目上海爲全國首惡地又某道學家筆記以生長上海足跡三十年不涉夷場爲有守又湖北名士張某寓書王韜力勸其不應託庇外宇蓋皆同光朝之事實也并有節取其製造之長而深惜其不習中國禮教者曾劄剛致友人書曾剖辨其謬以爲外人之長不在形下而在形上吾人決不能以是非赤之見自封其故步尤爲探本之論）而一二不理於輿論之人見世界中尙有上海一隅之足以逃避吾衆棄之身也則羣習而安之其實中國舊倫理以範圍於專制政治之下誠不免束縛之太甚而此輩橫決藩籬之士苦舊倫理之束縛而思逃則有之若其對於新倫理之原理彼亦何嘗夢見之也擯斥舊學說未嘗取新學理以代之例如公德私德舊學說混爲一談誤矣然以自身私德之爲人詬病因力折私德無關公德之說以破舊倫理之範圍破之誠是也試問新倫理果一任私德之墮落爲無傷乎又每見上海社會中發現一傷風敗俗之事一

般輿論則必曰。此幸在上海耳。若在內地。即使幸逃法網。亦不免爲社會所不齒。何以在上海則如此。而在內地則如彼此。無他。蓋風紀之敗壞。於非驢非馬之上海社會者。已非一朝一夕矣。此原因於歷史的也。維持風紀在野。爲士大夫之責。而在上則行政官吏之責也。上海以租界故。華官無絕對負責之人。租界政權操之外人。以甲國人謀乙國之根本問題。但於法紀上無其他危險之發生。則社會公安。而外無復有第二之目的。而况吾國之所謂風紀。與彼方之所謂風紀。原則雖無差異。以進化遲速先後之不同。遂不無同源異流之現象。我之所謂忠君。彼則忠國。我之所謂父慈子孝。彼則家庭各守分際。我之所謂貞節。彼則一方保護人之自由。一方禁止侵犯人之自由。如是而已。本此以施政。故維持風紀。由前說則此事本非外人之責。由後說則我之所謂風紀。更非外人之所謂風紀。而其政治之最著者。莫過於姦案之輕縱。姘婦之可認爲人事上之結合。和姦無科罪之專條。強姦之罪。有時且輕於略誘。無非以略誘擾及公安。而強姦則僅侵犯個人。

之。身。體。自。由。擾。害。公。安。涉。及。租。界。之。安。寧。侵。犯。身。體。無。關。公。衆。而。已。積。是。各。因。乃。成。惡。果。而。上。海。之。風。紀。蕩。然。矣。此。原。因。於。政。治。的。也。雖。然。歷。史。也。政。治。也。非。客。觀。方。面。之。所。謂。外。感。乎。果。主。觀。的。足。以。制。之。則。吾。人。立。身。於。社。會。中。歷。史。之。舊。染。不。足。以。污。我。政。治。之。輕。縱。更。不。足。以。勸。我。看。似。老。生。常。談。而。根。本。的。教。育。之。不。謀。普。及。十。年。而。後。上。海。風。紀。不。知。又。將。何。若。也。

其。次。則。生。計。問。題。之。與。風。紀。有。關。也。上。海。全。埠。人。口。之。總。數。除。華。界。歷。無。統。計。外。公。法。兩。界。在。宣。統。季。年。合。計。爲。六。十。餘。萬。丁。口。（工。部。局。每。五。年。調。查。界。內。人。口。一。次。調。查。手。續。委。巡。捕。房。行。之。而。巡。捕。房。又。委。地。保。挨。戶。調。查。殊。不。精。密。也。故。實。在。人。數。尙。不。止。此。）迄。革。命。事。起。而。界。內。人。數。大。增。惟。此。項。寓。滬。之。人。就。滬。上。華。洋。現。有。之。商。業。以。支。配。之。歐。戰。起。而。歇。業。回。國。者。幾。何。人。因。外。人。之。停。業。而。影。響。及。於。華。人。之。職。業。者。當。得。若。干。人。以。國。內。商。業。停。滯。因。而。影。響。於。華。人。之。職。業。者。又。當。得。若。干。人。此。僅。指。商。業。中。人。言。也。此。外。非。商。業。而。依。恃。商。業。爲。衣。食。者。其。在。

滬上有高等遊民焉。有小工人焉（如各種手藝是）有勞働界焉。有各種藝術家焉。僅論商業與商事人才供求之現度。其溢出所需要之數。已不知凡幾。而此恃商業爲生活者。高等遊民以迄各種藝術家。應占商民全數中幾分之幾。夫以上海爲商埠地點。爲商人出產地。乃商人自贍之不暇。其於生計之危險。已可知矣。復有附屬商業之各種人物。增進商人之消耗力。其危險不更可知乎。志有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諺有之。貧窮起盜心。盜者干犯法紀之事也。盜心者干犯風紀之事也。然則雖以普及教育之人民。猝迫之以凍餒飢寒。忍死須臾。攫金白晝。且不問三尺法之威嚴。何等更何暇問方寸間之能否。卽安矣。滬諺又有云。身上着得紬。披披家中沒得夜飯米。又云。身上全紬。家中全臭。正惟着紬則家中乏米。亦正惟乏米則身上愈不着紬。此足以狀上海之生計。此足以狀上海之社會。而第二諺之所謂。身全紬。家全臭。乃倚伏於是矣。有着紬。乏米之上海人家。卽有全紬。全臭之上海人家。非全臭不必全紬。非全紬又何至全臭。

而上海風紀之敗壞於生產職業不加多者已如彼敗壞於消耗程度之日以增高者又如此矣至組成上海社會之分子以商業人才爲本位而以各種人物爲附屬品惟此兩大分子之外尙有不事生產專事消耗而敗壞風紀力尤強者其在上海則女界尤有特別情形男耕女織爲中國社會普通職業故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可知準之以中國古義社會職業支配於男女兩界原無輕重之可言上海則不然以全埠一百餘萬之人口（合華界言）除男子小孩殘廢者外女子當不下四十萬口再除去一部分有職業之女工或勞動者爲五萬外其不事事者當得若干人此不事事女子之中上焉者管理家政能稍分家庭勞役外語以正當之生產事業則遠矣次焉者動作需人坐食終歲而其消耗之所需已加負於男子之一身總計此兩項之女子約計爲一十五萬至殘餘之二十萬口其明爲買淫如長三如么二如野雞如花烟間再去五萬外（據工部局去年之報）其餘之十五萬口食必膏粱衣必文繡處必華屋出必高車消

耗。程。度。之。達。於。極。步。吾。人。試。作。一。假。定。的。預。算。以。一。人。耗。費。每。日。二。元。計。則。全。年。已。達。三。千。數。百。萬。元。之。數。則。此。十。五。萬。口。者。又。非。有。確。定。之。男。子。爲。之。供。結。則。終。歲。之。間。其。所。以。取。得。此。項。資。財。之。方。法。及。手。段。閱。者。試。一。默。想。之。於。敗。壞。風。紀。之。外。尚。有。其。他。方。法。及。手。段。乎。而。僅。僅。妨。碍。生。計。在。十。五。萬。以。外。不。能。生。產。之。女。子。尚。不。計。焉。嗚。呼。以。十。五。萬。人。在。一。隅。地。方。敗。壞。風。紀。以。三。千。數。百。萬。元。供。敗。壞。風。紀。之。揮。霍。生。計。安。得。不。促。風。紀。又。安。得。不。壞。也。長。此。不。變。十。年。以。後。之。上。海。誠。非。吾。人。之。所。忍。言。矣。

就。單。純。的。生。計。言。金。融。則。求。過。於。供。職。業。則。供。過。於。求。惟。以。職。業。供。過。爲。因。則。普。通。應。得。一。果。有。一。商。業。於。此。需。用。司。賬。或。店。夥。如。人。才。缺。乏。則。價。格。必。高。反。是。則。價。格。必。落。故。商。事。人。才。價。格。之。高。下。視。商。事。人。才。供。求。之。是。否。相。應。而。根。本。上。實。商。業。之。消。長。爲。之。論。上。海。近。年。來。之。商。業。衰。落。極。矣。商。業。消。則。商。事。人。才。供。過。於。求。供。過。於。求。則。價。格。落。例。如。昔。之。司。賬。缺。月。給。二。十。元。尚。虞。無。人。應。選。者。今。則。月。

給十元而來者接踵矣。此亦一定之理也。然在上海則又有特別情形矣。上海生計程度之高甲於全國。惟其高也。故歇業之商夥。按照普通心理。自應以亟於謀事而貶其價值。乃在上海則不僅價值之不克自貶。反因生計程度之加高。若云與使俯就廉價之職業於一家。生計仍虞缺乏。無寧歇業坐守靜待機會之至。愈待而愈窘。愈窘則愈不待上焉者。徼幸於一擲下焉者。流蕩爲遊民。夫商業而出之以徼幸。已非吾國商事前途之福。又何况愈下驅有業之商民爲無業之遊民乎。此則因生計之增高而影響於職業。復因職業之缺乏而影響於生計也。滬諺云虹口賭檯擺一日。上海叫化多一個。一個字從南人讀應作入聲。蓋北人無入。則南人自有非入而入之者矣。蓋上海巨賭向在虹口一帶。每賭一日則被陷溺者必日有一人也。吾就社會生計論。上海商業一日不回復。上海叫化亦將日增。其數影響恐尤巨於虹口之賭檯耳。雖然失業而猶能安於叫化。叫化窮而已。貧而非病於風紀。固絕對無傷也。特恐其不能安於叫化耳。

華人之風紀之教育之生計之教育生計與風紀連帶之關係其原因其結果皆如上述矣惟認定上海爲普通商埠則國民墮落已達極度更認定上海爲國際間之商埠則上海爲外力最占勝勢之地點始來上海者爲英美法三國而英美法之以全力規畫上海者如何其周至俄德意奧等國後至勢力雖不若先至者之雄厚然各謀發展其本國之商務及潛勢力亦無所不用其極吾華人曠庇於外人勢力範圍之下彼開埠初期之來滬者以商業爲目的者不計外厥後因亂避地歷年寄居上海之人近者十年二十年之不等遠者且長子孫而延世澤而今者流覽全市問外人於歷史上政治上雖用盡種種方法以謀華人之同化然華人自華人外人自外人飲食居處衣服儀式旁及風俗習尚冠婚喪葬七十餘年來實際上不爲外人同化此又何哉論者謂社會習尚之變易其原因至爲複雜有政治的有經濟的有宗教的上海薈萃中外於一隅租界治權雖操之外人然對於社會之習尚苟非妨礙公共安寧之事歷取放任主義此華人不爲外人

同化原因於政治者一也。上海生計程度高矣。而外人生計程度則更高。以中級外人一日之所需。足供華人一月之衣食收入。猶是出項日增。故衣食住三者。華人無論如何豔羨。外人事實上苦不能辦。到此華人不爲外人同化原因於經濟者二也。外人以宗教同化他國人者。近世紀已見不一見矣。中國通商之先。外人何嘗不以教務爲前驅。徐家匯之教堂。卽成立於通商之前。特通商後。愈以恢廓耳。惟其教義精者。率不外吾國先哲之名言。淺者則近於迷信。亦吾國自有之神權學說。而爲儒者所不道。故不特宗教不能爲同化華人之助力。且適以長同化之阻力。此華人不爲外人同化原因於宗教者三也。雖然此三者均消極的也。則尙有積極原因。在蓋華人之特性是也。於何證之。當前清欽派五大臣出洋之際。取道南洋羣島。回奉命撫慰華僑。時有駐荷僑民叩轅求見。詢其家世。則離國已二百餘年。蓋猶前清康熙時重申海禁以前之出洋人民也。服式習尙。雖已同化土民。而腦後髮辮依然下垂。見欽使則愈有同族之感。夫以數百年未履華

土之僑民置產業。長子孫爰居爰處。安之有素。更何愛此。受人恥笑之髮辮。而必保存之。此亦至不可索解之事。無他特性爲之也。公鶴嘗聞之。研究生理學之某。日本博士謂一國之民族必有一國民族之特性。此特性者在政治之能運用之。耳。然則華人之不爲外人同化。乃華人特性之表見。正惟政府之不能運用此特性。故保持舊習。則有餘。促進新知。則不足。準是以言。卽上海華人之不爲外人同化。吾不能不歸美華人之能保持其特性。然他方面無進步之可言。亦未始不由此項特性累之矣。更進一步言。上海五方雜處。各省均有寄寓之人。首指者爲廣幫。次則寧紹。次則蘇幫。最次則本幫。其原因略詳於前記。惟此各項之人。其在上海聚居之地段。旣有一定。而習尙亦各自不同。蓋不僅一國人有一大特性。卽一地方人。且有一地方之小特性矣。吾不敢驟下優劣之定斷。然以國際商埠論。則幸有此項特性。故尙能減殺被同化之程度。速力耳。昔人謂滿清入關。於滿漢界限別之極嚴。蓋深慮滿族之爲漢族同化也。而結果則滿漢仍同化矣。（前清季

葉滿漢實已同化。所不同者不過以政治爲之區別耳。梁任公著論辨之甚明。然則中國人不僅不爲外人同化。且有同化外人之力量矣。保持勿失其作用。豈有限哉。特政治之運用。此特性爲無望耳。

至外人在上海之習尚亦微。與其在本國不同。英人商務遍於全球。故其足跡所至之地。頗以保存大不列顛國粹見稱於世。梁任公新大陸遊記。以未至歐洲爲憾。而對於英屬僑民。則競稱其能以本國文化移殖於國外。爲不愧世界最優之民族。吾人復本此意以證之。上海公界舊本英界。故今日公共租界內一切組織。歷史上多沿習英人之成規。觀工部局內部之編制及界內各項行政。與英倫本部之市行政大略相似。特具體而微耳。惟此爲公的組合。不相沿襲他國者。若私人間之好尚及習慣。除傳教之神甫牧師欲爲精神的同化。必先爲形式的被同化外。其餘駐華之外人。習與華人相處積久。亦有沾染華風之事。至英人以商務來華者。大多均來自印度。蓋自前世紀印度殖民告成之後。英政府興商。

政策漸注意於遠東。其時遠東外人勢力以荷蘭人爲最。英人以印度業經佔領。欲謀遠東之發展。不得不爲擯逐荷人之舉。於是就印度公司內設立遠東商務研究會。印度公司者。英人以商務侵佔印度之大本營也。印度既已得手。則思移殖勢力於太平洋沿岸。而商務研究會乃集合商人研究遠東風土民情之作用也。暨鴉片開戰結果。上又得香港爲亞東立足地。而遠東商務研究會乃復移駐於香港。曩聞滬人言。凡英國來華之商人。道經香港時。必入一研究華情之學校。數月。然後再行來滬。公鶴始聞而疑之。以爲香港不必果有此校。或者後至者。向先至者之間。俗問禁耳。及某年。服務於津浦路南局。與分段工程師郝華識偶談此事。則知該機關並非學校性質。乃卽遠東商務研究會也。會內以研究商務爲主旨。大而朝章國故。小而居處食飲。旁及語言文字風會習尚。凡吾華社會中形形色色之與商務有連帶關係者。或從事研究。或悉心調查。俾兩方接觸之不致扞格。故同一商務用語。非所謂全球均以英文爲準據者乎。然初來上海之英人。

苟非畢業於該研究會者與華人會話同一英語則英人反茫然不知所對蓋上海商場中久已通行一種不中不西之洋涇浜英語矣查洋涇浜英語係以中國文法英國字音拼合而成爲上海特別之英語卽此一端而論英人來華其不能不先有研究可知矣然於其本國國粹亦微有差異矣及寓華旣久所與往來關係之人尤多屬華人而不知不覺之中華風之輸入亦遂成爲習慣焉此猶就商務中人言之也若爲各機關或政府被雇之洋員年限稍久嚮用愈殷者受華知識遇之感有自請入籍者有改用中國服裝者有與中國人爲兒女姻親者而前清長江炮台某洋員以在中國服務十八年之久卒以受該本國政府之詰責致服中國公服向闕叩首自盡總稅務司赫德受前清宮保之命在京開賀一切均用華式此則以職務上之關係而致其特別嚮慕之忱也總之世界大通全球風尙當必有日趨大同之勢師其長而去其短排除其敝俗而保存其特性從理想之言本無同化被同化之可言同化不爲榮被同化不爲辱則今之斷斷爭論不

決者尚不免國際之見解存矣。雖然公鶴又聞之某副領事矣。社會有大防公理是也。公理愈明則社會發生傷風敗俗之事愈少。非全社會分子之無一敗羣也。懾於公理之大防不敢過於踰越耳。中國公理上焉者認爲私人間之道德下焉者則併不知公理爲何事。故若昧其勢力不足以防限社會固已。此中國社會之現象也。然外人一入此等社會其識力有定者原不致同流合污。若中下流則難言之矣。試調查近十年來各領署判結外人之刑事案件多半爲詐欺誑財之事實而黑幕中均有華人爲之俵彼華人者在商界中或且爲稍負時譽之人而亦恬不爲怪。則中國公理之不明已非一日矣。該外人言如是雖不無過當。處然以外人失却其本有之特性爲華人罪果如是也。則華人雖有同化外人之力乃不啻一種毒菌之傳染疫癘耳。何貴有此同化力哉。

智莫智於法律。愚亦莫愚於法律。能莫能於法律。拙亦莫拙於法律。英人謂巴列門除不能變易男女外無所不能以法律爲智能者也。商君謂智者創焉。愚者守

焉。以法律爲愚拙者也。雖然智愚能拙形容名詞也。形容爲客觀方面之推定。在法律本身則仍認爲一物。無所謂智愚能拙也。亦惟人之智之愚之能之拙之而已。吾國人向無法律智識亦無法律習慣。幾不知立法爲何事故語。以法律原理不無一隙之明而語以法律手續士大夫。詬其文敝而庸俗且病其煩屑矣。外人法律知識及習慣較勝於華人。卽就租界論其政府以國力開拓殖民地於國外政府之事畢矣。其人民隨政府施政方針以發展殖民地於是自治制起焉。自治制何物也。卽由各個人集合一公的意思。復由意思以組成機關之謂。而事事物物有所附麗矣。故法治之長在無一事無一時。不有規定之範圍。卽無一事無一時。可以自由活動於範圍之外。其對於各個人之利害關係。有時資爲保障。自身之用則頌聲作。頌聲作則崇拜法律矣。而法律於是智而法律於是能。有時私心自用。遂不免作法之自斃。則怨聲作。怨聲作則厭棄法律矣。而法律於是愚而法律於是拙。吾驗之上海。吾更驗之上海租界內。一舉一動取決於工部局之會。

議工部局會議以法定人數多少之意見以決從違及議案確定公布實行即成爲界內一種法律夫此法律豈能盡適於各個人之私利害哉然以公意所在除服從外無反對餘地最近如工部局勦辦界內電燈廠此事與商辦之自來火廠有絕對的利害關係且自來火廠總經理某即係工部局之議董使以華人處該董地位有不設法以謀反對者乎乃該經理則懾於多數之公議仍贊同工部局自辦之原案置私人營業於不顧此事在中國鮮不贊美該董之洞明公義然在外人觀之與使贊美該董之人格無寧謂法律之爲用宏矣是故界內之行政無一事爲一私人之自主實無一事不有法律爲之規定茲又續得兩逸聞以證明之前清光緒季葉江蘇學政唐巡視學校來滬由滬寧火車下車後假道租界入城（此係科舉停後學政無事可辦奉命巡察全省學校時之事暨提學使設立而學政裁矣唐爲江蘇最後之學政）租界向章凡中國官員經行租界除上海縣知縣係屬親民之官隨時准用儀仗無須知照捕房外此外無論何官須事前

向捕房請領照會然後准與通過儀仗至儀仗中如有軍裝尤應先得捕房之同意此卽工部局議決之法律而爲租界所遵行者也唐使以欽命大員假道租界此區區儀式問題當非外人所注意不意前隊甫達鐵馬路橋仗首之頭鑼兩具突爲印捕攜去斯時上海道縣聞警告則張皇失措一方以公文爲正式之詰問一方並洩私人向工部局關說以全欽使之顏面翌日得領團照覆據工部局報稱謂此係界內向章未便故違董事等於私交上雖無任抱歉然礙於公議實屬愛莫能助云云並由領團知照捕房免與解廨請究謂已屬格外通融等語照覆滬道而案乃將就了結此一事也曾劄剛於光緒中奉使歐西後並兼任英法俄三國公使駐外十年道德經濟爲歐人所崇拜暨其返也夫人病歿在滬開弔並舉行出殯禮界章凡黃浦灘沿岸及南京路一帶向不准婚喪儀仗之通過工部局以曾侯德望冠時中外均所欽敬由局決議後致送照會俾便周行此爲特別之舉及李文忠喪自北回滬要求照曾例舉行該局卽覆以曾夫人之喪係由本

局。董。事。全。體。之。公。意。並。非。受。外。人。之。要。求。茲。囑。遵。辦。實。有。未。便。方。命。之。處。惟。有。抱。歉。而。已。而。通。過。之。議。卽。以。打。消。此。一。事。也。統。觀。上。列。兩。事。不。知。者。將。必。疑。外。人。之。有。意。愚。弄。其。實。受。租。界。法。律。之。拘。束。祇。可。任。私。交。上。之。抱。歉。決。不。能。違。反。向。章。以。蔑。視。公。意。也。然。則。法。律。之。爲。用。衡。之。以。私。人。之。利。害。則。有。智。愚。能。拙。之。不。同。而。實。質。上。則。又。何。有。智。愚。能。拙。哉。知。此。者。庶。可。與。言。法。律。

商。業。以。金。融。爲。命。脈。一。國。金。融。由。一。國。政。府。內。審。經。濟。現。狀。外。觀。世。界。趨。勢。而。以。法。律。規。定。之。上。海。商。務。華。洋。各。半。然。洋。商。則。日。有。進。步。華。商。則。欲。求。維。持。現。狀。而。不。可。得。此。中。原。因。至。爲。複。雜。而。金。融。之。紊。亂。實。居。其。一。在。昔。閉。關。之。世。國。內。銀。貨。自。爲。流。通。楚。得。楚。失。絀。於。此。仍。盈。於。彼。故。無。論。金。融。如。何。凌。亂。影。響。不。越。於。國。外。用。銀。可。也。用。錢。可。也。無。他。不。有。世。界。之。比。較。安。有。優。劣。之。可。言。及。本。洋。流。入。國。內。金。融。乃。遭。迎。頭。之。一。擊。墨。洋。流。入。金。融。根。本。併。以。動。搖。蓋。吾。國。本。以。用。銀。爲。金。融。之。本。位。而。以。錢。幣。爲。其。輔。助。惟。鑄。錢。則。並。未。就。銅。質。之。價。格。爲。衡。重。者。以。一。錢。二。

分爲律（見語新）則超過錢幣之本價輕者則模形減縮幣質粗劣十成中不足銅質之二三則不及錢幣之本價於是私鎔及私鑄之事起矣名爲用銀而幾兩幾錢隨銀質及銀式以定無確定之分量至寶銀以五十兩爲準稍進矣然同在一國之中此省與彼省互異同在一省之中庫平與漕平不同而銀色之參差平餘之漲落并足以紊亂畫一之金融本洋墨洋起而代之有規定之分量無稱兌之紛煩人民之舍此就彼要亦金融進化之趨勢然也上海開埠正本洋墨洋與規銀競爭劇烈之際吾國政府既未縱觀世界之大勢從速規定國內畫一之幣制一任社會金融之參差漲落而不爲之所於是各國金融乃乘機而得以操縱我商市矣暨洋債開始債權操之外人交款則以銀價核外幣計算（英則先令法則法郎德則馬克俄則盧布美日則各該本國之國幣皆是）償款則又以外幣核銀價計算一出一入千分之六至八之銀耗去矣政府對外之金融尙如是吾商人之仰給外資或與洋商間之交易其虧損又不言而喻矣故僅就中英兩

國間之洋貨論購貨以先令爲本位以本國規銀購先令以先令購英貨英貨既至又以先令合成規銀然後出賣轉展核算已不勝手續之煩而貨價之漲落隨在。以先令爲命脈今者歐戰方酣英人正在用款之際鎊價日昂固未可認爲平常之市價卽在平時先令跌則銀價漲先令漲則銀價跌兩價固各有其盈虛之消息然金貨銀貨之本質之不能並峙則亦世界金融之通例然矣然則華商販賣洋貨之受虧固不僅在貨品貨價之時有高下卽用金用銀交款償款間之消耗已可一斑畧見矣更可怪者華商向洋商訂購貨品按照該國幣制給價猶可說也若洋商向我國購辦貨品若絲若茶我國之大出產也貨價宜可按照我國幣制計算矣然訪之各洋行其洋商雇用買辦代辦收貨事宜與民間交易雖亦概用華幣而買辦向洋商領款或事前訂立合同由華商包辦採購者仍無一非按照鎊價計算此事余嘗聞之老於商事者外人攜款來滬率由其各該本國駐紮滬上之銀行代滙故非按照該本國之幣制匯費加至一倍或不止而中國則

本無所謂本位并無所謂幣制（今之自鑄銀元乃爲墨元之防備而設耳不得謂爲積極之幣制也）則亦無從按照不確定之用銀國之幣貨爲匯兌之本位嗚呼中國地大物博矣然僅有地焉物焉而無運用此地與物之政治爲之支配豈僅金融一事爲然不過金融爲顯著之事而滬上爲中外薈萃之地華洋商業交易繁多華商乃不得不首受其衝耳寧不大可悲哉

上海金融操縱於外國銀行之手其次則爲各錢店錢店大者爲匯劃小者爲挑當（挑當二字爲上海小錢店之名稱其意義何若是否卽此挑當二字疑莫能明也）匯劃營業範圍寬大資本亦較爲雄厚各同業合組一公所每日早七時合議市價於其地與各業之有茶會同特各業茶會每假茶館爲之而匯劃莊則另有公所各業茶會不限到會之人雖業外人亦可前往探詢市面而錢業公所則入所有標識不僅別業人限制赴所卽挑當錢莊亦在擯除之列每日茶會議價畢各人回店報告市况然後各店按照市面開始營業而挑當錢莊等復依

據。匯。劃。莊。爲。進。出。此。上。海。錢。市。之。大。略。也。至。推。論。上。海。錢。市。之。現。狀。并。上。溯。歷。史。上。之。沿。革。則。上。海。錢。市。當。分。爲。兩。截。曰。南。市。錢。市。十。六。鋪。以。南。華。界。之。錢。莊。是。曰。北。市。錢。市。公。共。租。界。法。租。界。各。錢。莊。屬。之。而。公。界。之。後。馬。路。一。帶。尤。其。薈。萃。地。也。顧。上。海。自。開。闢。租。界。以。來。各。業。多。半。萃。於。租。界。一。隅。華。界。在。振。市。公。司。未。設。以。前。
（振。市。公。司。爲。振。興。華。界。之。組。織。其。遠。因。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推。廣。租。界。之。後。江。督。以。外。人。要。求。闢。界。均。藉。口。於。內。地。市。政。之。不。修。因。札。飭。滬。道。會。商。士。紳。籌。議。振。興。南。市。厥。後。廣。關。馬。路。整。理。警。政。並。由。官。商。合。組。振。市。公。司。以。資。提。倡。南。市。商。務。稍。有。起。色。然。自。民。國。四。年。來。兩。遭。兵。燹。近。復。受。各。種。稅。捐。之。影。響。不。若。租。界。之。較。爲。安。穩。故。商。市。又。已。一。落。千。丈。矣。）地。勢。則。南。市。偏。於。內。地。不。若。公。界。之。雄。踞。江。海。上。游。市。政。則。南。市。組。織。不。完。不。若。租。界。之。設。備。周。至。坐。是。各。因。不。僅。全。國。銀。貨。爲。租。界。所。吸。收。卽。南。市。商。業。亦。漸。有。移。入。租。界。之。勢。（通。商。以。前。上。海。爲。出。海。要。區。商。市。亦。復。不。小。而。其。薈。萃。地。則。今。之。南。市。一。帶。也。此。節。已。畧。詳。前。說。）胡。獨。

錢市一業數十年來南北尙能對峙而勢力之雄厚且能於租界錢市之外獨樹一幟此則不無系統之可言而系統又屬於歷史的爲其最大原因也查南市各業在通商前以出海要區本爲東南大埠則各業之窟宅於是地亦固其宜而錢市爲各業之領袖其具有特別勢力尤屬當然之事此南市錢市發達之最初原因也暨城北開闢租界蘆葦濱江之地突成修羅不夜之城斯時也外人因勢利導謀所以發展租界商務者無微不至一方鞏固自身之業務一方並用種種手段招致華商適值洪楊舉事內地受兵商人藉經商之名爲避兵之實旣連袂而偕來卽內地紳富亦以租界處中立地位作爲世外桃源商人集則商市興紳富集則金融裕而領袖商業之金融機關乃次第開設矣（租界錢店當時均係避地官紳所開設咸豐初年吳健彰署理滬道厥後以失守城池案被參參摺中有影借同鄉名義在洋場中開設錢店之一款及奉旨交江南大營戴罪効力出於向榮之代請而向之所以爲吳營救者聞向之私財卽寄頓於吳店故也）此爲

北市錢市發達之最初原因也。南北兩市錢業統系上不同之點在是。自是以後。南市席歷史上。商市之憑藉。故營業賴以維持。北市隨租界爲發展。故營業亦日有進步。雙方並峙。勢均力敵。銀拆則北裕於南洋。拆則南裕於北。（錢店性質至不明瞭。兌換有似於兩替。放款及滙劃有似於銀行。然兌換爲錢店一部分之營業。則又不僅兩替。銀行無抵押不放款。錢店則憑一紙空文而已。故又異於銀行。外人以錢店性質不明之故。故外國銀行向與錢店無往來。自黃槐庭以錢店跑街。擢充匯豐第一任買辦。乃商之洋東。准錢店向銀行拆票。此實黃照應錢店之意。向後遂成爲習慣。自辛亥革命事起。銀根奇緊。錢店倒閉。時有所聞。故拆票之例。今已不存矣。此亦上海錢市之一大打擊也。）各有其營業之目的。亦各有其優勝之點。而南北遙遙相對數十年來。統系依然可溯。云至革命以後。國家幣制雖未見畫一之規定。然中央各項收支。除借款鐵路仍以銀兩計算外。此外概以銀元爲本位較之用銀似稍進矣。然上海錢市則仍以規銀爲本位。有銀色有平。

折此雖慣例之未易輒改。然在錢業亦正係取盈之一道。轉展折算日計不足。年計有餘矣。惟受虧者仍爲用款之商人。此則不得不期望政府之早定幣制耳。

公鶴旅居滬上不足二十年。而目睹金融界之擾動。全市卒至無可救藥者。已兩次。第一次爲掉現事。第二次爲橡皮股票事。其始不過少數人作投機事業。影響甚微弱。必不足以波及全市。及其繼也。舉國若狂。幾疑滬上各業無一足以達其發財之目的。抑且千載一時大有稍縱卽逝之勢。於是以少數人冀倖之私。俄而牽及多數人之盲。從而一瀉千里。最後之結果。霹靂一聲。全市金融乃悉入此大旋渦中。而同歸於盡。噫。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以一羣不學無術之人。置之萬死一生之地。其爲危險。孰逾於是。吾追溯此兩事。吾爲已往之國民羞。吾更爲未來之國民懼。吾涉筆及此。吾又心慄神悚。之不已矣。掉現者發生於某錢店之歇。夥當十數年前。上海商務發展之時。錢店林立。銀根亦周轉通靈。舊例凡與錢店有往來之商家。例得向該錢店出立支票。票期遠近不定。持票之人按照票面書寫之。

期。屆。日。赴。該。錢。店。兌。現。蓋。出。票。之。商。家。於。到。期。前。一。日。將。現。款。解。交。錢。店。錢。店。復。取。以。給。持。票。之。人。一。轉。移。間。商。家。賴。以。補。助。現。款。之。不。及。而。錢。店。則。進。出。略。沾。利。息。以。故。商。市。便。之。惟。間。有。持。票。者。不。及。守。候。支。票。之。屆。期。擬。先。期。向。該。錢。店。兌。取。現。款。者。持。票。人。按。照。未。到。期。之。日。數。扣。還。該。店。利。息。若。干。日。名。曰。貼。現。此。爲。支。票。兌。款。之。例。外。必。出。票。之。商。家。信。用。卓。著。而。該。錢。店。實。素。與。往。來。者。乃。有。此。變。通。辦。法。此。亦。滬。上。商。市。之。習。慣。未。見。其。有。何。流。弊。也。某。歇。夥。擬。另。設。錢。店。苦。未。得。資。本。家。也。則。央。熟。識。之。某。商。家。用。本。店。支。票。支。到。某。錢。店。一。月。期。規。元。銀。五。百。兩。又。另。挽。人。向。某。錢。店。關。說。不。及。一。月。之。期。貼。利。掉。現。某。歇。夥。既。取。得。此。現。銀。五。百。兩。一。方。覓。屋。懸。牌。開。設。錢。店。店。內。什。物。大。半。租。借。耗。費。自。屬。有。限。餘。下。之。款。尙。存。四。百。餘。兩。則。存。寄。於。某。大。錢。店。訂。明。爲。往。來。之。用。上。海。一。闕。之。市。見。某。歇。夥。賃。屋。設。肆。且。有。餘。銀。寄。存。某。大。錢。店。則。信。用。大。著。斯。時。也。尙。未。至。一。月。之。期。代。出。支。票。之。某。商。家。以。歇。夥。近。且。自。行。營。業。逆。料。一。月。屆。期。五。百。兩。之。款。必。無。逾。限。之。虞。而。孰。知。

歇夥則不待屆期用本錢店支票立卽償還某商家轉展以一紙空文相搪塞果中國商人而略具商事知識者亦何至信之不疑然該歇夥自一再以詐欺手段愚弄商市則信用愈以卓著而上海支票貼現之風始則僅行於挑當錢店繼且通行於匯劃錢店最後則普通商店亦均視爲一部分之營業彼時公鶴初入某報主筆政目睹貼現盛行舉市風靡曾著論以非之然其措詞亦不過云此事萬一有人失信影響將及全市似應及早設法防備俾免後悔之無及蓋仍相對的反對而非絕對的反對也乃此論一出連日投函該報詆斥公鶴爲無事造謠者不下十數起甚且某公所來函云商人往來全憑信義果盡如讀書人之瞻前顧後我商人且一事不可爲矣蓋公鶴論中曾慮及失信後之無法以善其後故該公所連及之若云此等糊塗之商行爲不經文人揭破則千百年可以不敝所慮者報紙一旦指出利害則黠者將由此生心此亦半開化社會應經之階級然集矢於先知先覺之人則上海社會尤爲特別矣公鶴經此反對緘口不言者將兩

月而孰知兩月之中掉現之風日甚一日竟有以五角之資本開設錢店而吸收存款至萬金以外者五角資本者何每二百兩期票票費一角以一千兩期票分作五票故祇須五角之資本也以此等行險邀幸之商行爲尙復成何世界愈演愈進全市幾無一現貨而市場通用者無過於一紙空文外國銀行公會因之發出警告絕對不與中國錢業往來蓋最盛爲後來之兩月及兩月屆滿值某季銀市結賬之期而全市金融已不堪問訊矣總計自掉現發生之始以迄完全失敗之時爲時將及一載現銀之被吸收者數逾二千萬最後結果錢店倒閉及擱淺者過半卽素日存戶之以利息爲衣食者貪圖掉現所得之微利至此時則筭篋所存者大多均爲各店之支票本票現貨則已不翼而飛矣嗚呼寧非吾國特別之怪現狀乎不知經若干年之補救維持又若干年之休養生息市面乃稍稍有回復狀論者謂一誤已矣豈容再誤吾國人縱無似又何至一波平而一波再起甘於墮入旋渦而終不一悟耶乃未幾年而橡皮股票事又起矣

橡皮股票與掉現又稍異。橡皮股票爲實業性質而掉現則僅以流通市面相揭。藥而已。橡皮股票爲外人之原動力而掉現則僅中國人自相騷擾而已。意者以吾國商人年來稍有進步故非實業不足以動吾人之心。非外人不足以堅吾人之信。不得不別出一技以謀嘗試乎。雖然其爲詐欺手段則一而已矣。上海橡皮股票公司之成立也在光緒三十四年秋間完全爲某外人所組織。某外人爲此事作僞之原動力而該公司則爲其犯罪所在地也。惟公鶴有一前提爲閱者告。同一犯罪以中外人智識教育程度之相差卽其犯罪之意思及手段亦遂有優劣。工拙之不同。此非輕藐我華人之論。蓋亦實事之不可掩飾者也。當橡皮股票公司成立前之數月上海華洋各報發表一長文名曰今後之橡皮世界。洋洋數萬言。極言世界橡皮之需要及未來三十年預算之求過於供。彼時中外新聞記者不知該著作之別有命意以爲將爲世界實業大放光明也。則亦著論以懲愚之而孰知此文不過爲開設公司之前驅。實其犯罪造意之第一步。則外人犯

罪。知。識。之。高。也。未。幾。而。公。司。成。立。未。幾。而。廣。登。各。新。聞。紙。廣。告。其。時。公。鶴。尙。服。務。於。某。報。偶。一。日。見。本。報。封。面。告。白。爲。該。公。司。所。獨。占。卽。問。主。任。者。每。日。應。費。若。干。此。項。廣。漠。無。垠。之。告。白。自。本。報。開。辦。以。來。未。之。多。見。究。竟。該。公。司。營。業。有。何。等。利。益。廣。告。一。項。便。如。許。浪。費。公。鶴。以。問。之。主。任。者。主。任。者。亦。僅。震。驚。該。公。司。魄。力。之。雄。厚。而。已。然。當。時。普。通。輿。論。對。於。該。公。司。雖。有。種。種。猜。測。之。詞。固。絕。對。不。疑。爲。詐。欺。取。財。也。又。未。幾。而。股。票。漲。價。矣。又。未。幾。而。飛。漲。矣。計。該。公。司。發。售。之。股。票。自。每。票。三。兩。始。以。迄。十。五。兩。止。共。五。種。橡。樹。所。在。地。爲。澳。洲。之。各。屬。某。項。股。票。爲。某。公。司。所。發。售。非。皇。家。律。師。之。註。冊。卽。國。家。銀。行。代。爲。收。股。言。之。非。不。動。聽。實。際。如。何。僅。僅。根。據。一。二。外。人。之。新。聞。政。策。以。爲。事。經。外。人。發。起。且。係。實。業。性。質。斷。無。失。敗。之。虞。華。人。自。相。爭。競。計。三。兩。之。小。票。頂。價。達。十。七。兩。數。錢。其。尤。足。動。人。信。仰。者。則。各。外。國。銀。行。向。來。辦。事。謹。飭。除。拆。票。爲。調。劑。金。融。完。全。歸。買。辦。負。責。外。從。無。虛。借。指。押。之。事。獨。對。於。此。次。橡。皮。股。票。均。可。按。照。票。面。價。格。兌。付。現。款。信。用。昭。著。如。是。

故當時親友。絀。晤。除。橡。皮。股。票。外。無。他。談。話。抑。若。早。投。資。而。即。晚。便。可。獲。利。者。夫。股。票。漲。價。立。時。致。富。誠。然。可。待。亦。思。橡。樹。自。種。植。以。迄。收。穫。應。若。干。年。收。穫。之。後。用。人。工。或。機。工。製。成。需。用。物。品。應。若。何。手。續。及。資。本。（今後橡皮世界文中歷絀。橡。皮。之。需。要。謂。家。常。什。具。及。各。項。車。輛。之。必。需。橡。皮。者。無。論。即。此。後。蓋。造。房。屋。亦。將。易。磚。瓦。而。代。以。橡。皮。可。謂。言。過。其。實。）前。者。則。十。年。樹。木。斷。非。旦。夕。間。所。能。收。效。後。者。則。原。料。製。成。貨。品。尚。須。經。過。幾。番。之。構。造。事。後。言。之。似。亦。購。票。時。所。當。慮。及。况。公。司。實。有。幾。家。資。本。究。爲。若。干。售。出。股。票。是。否。有。規。定。之。額。數。僅。據。該。公。司。印。送。之。說。明。書。信。口。開。河。外。尚。有。他。項。事。實。足。以。證。明。之。否。而。乃。概。置。不。問。但。見。舉。國。若。狂。父。勉。子。兄。詔。弟。上。海。營。業。多。矣。舍。橡。皮。無。可。措。意。者。上。海。股。票。多。矣。舍。橡。皮。股。票。無。可。致。富。者。無。以。名。之。名。之。曰。社。會。之。神。經。流。行。病。而。戴。嘉。寶。陳。逸。卿。等。三。莊。倒。閉。案。以。致。牽。動。全。市。最。後。且。由。上。海。道。以。官。廳。名。義。向。洋。商。訂。借。二。百。五。十。萬。維。持。市。面。幾。不。免。釀。成。國。際。交。涉。者。則。橡。皮。股。票。階。之。厲。也。實。計。全。滬。之。

損失爲數將達二千萬前後不及十閱年掉現之後繼以股票而損失之數實足相當蓋滬市之苦窘其原因端在乎是重以宣統間內地水災之民不聊生民國來疊次政爭之迄無寧歲其釀成今日之現狀直意計中事矣公鶴濡筆記載此兩事畢未嘗不爲我國商人知識程度悲雖然報紙有指導社會之責上海報紙發達最早而上兩事之發生又適值公鶴廁身報界之時當支票掉現之風行雖亦著論以代警告然果使眼光獨到則持有物而言有理決不因反對者之羣起而遽斂其鋒或正因反對者之羣起而針鋒辨難真理賴以揭明可知公鶴在彼時亦旋渦中之一人故立論未能從根本上着想前提已不正確一遇反對卽戛然而止矣至股票事則更不審該公司內部之詳情但震駭其表面上舉止之濶綽無的之矢不敢妄發必待全部失敗之後乃批竅導款始洞見癥結之所在事後成敗寧有價值然則吾且自羞自懼之不暇更何暇代已往之國民羞未來之國民懼哉

戲劇以北京爲出產地（京調、弍自北京、徽調、弍自安徽、崑腔、弍自崑山。此外上海尚有紹興班、廣東班，亦均自成一派。然現時風行則京調而已。）北京中國政治首都也。胡爲政治首都而有戲劇之出產，以意度之，優伶爲吾國下等職業，又爲社會消耗品，故就中國舊歷史論梨園樂府爲天家內府所蓄玩，非民間娛樂之品。偶閱唐宋間小說，長安教坊、汴梁曲院爲一代文人所艷稱，元明迄清大內歌宴制爲成典，王公觀劇，恆賜陪侍，上有好者，下必盛焉。蓋首都之擅名戲劇，專供人主玩好之用，無與于改良社會也。自上海開埠，北劇南來，內廷供奉也，山陝名角也，絡驛津滬，聲名鵲起，而京班之名乃普遍於揚子以南。清季歐化輸入，士大夫提倡文治，彼時熱心社會教育者以爲改良風俗，戲劇詞曲入人尤深，謀於目者皆忠孝節義之陳跡，謀於耳者盡肅雍和靄之正聲，又以原有戲曲街談巷議之故實，靡音曼節之淫詞，供舊社會之玩物，賞心則有餘，謀新社會之移風易俗則不足。於是新劇一派，出焉。雖然，凡國內有兩種勢力之並峙，則必有爭競而

爭競之結果。則後起之勢力。必不敵原有之勢力。爲雄厚。蓋一則夙有憑藉。一則事屬後起。而吾國社會。又天然富於保守。而艱於進取也。然而舊劇家。目睹新劇家起。爲勁敵。則亦就舊劇力。圖振頓舞臺。改造也。佈景添置也。戲幕重編也。詞曲改良也。一方迎合看客之心理。一方並可博感化教育之美名。究之凡事。惟實不惟名。舊劇已矣。卽號爲改良社會之新劇家。除描繪一二社會現形。外演唱數年。來其實際之足。以感化社會者。究有若何影響。此非反對新劇也。戲劇之改良。社會爲一部分之教育方法。實亦普及教育之輔佐品。是故國內教育不普及。僅恃此少數人。以演唱新戲。謀風俗之改良。杯水車薪。豈僅無濟。十寒一曝。寧易程功。此尙就真正有裨世道人心之新劇言。其結果之可逆料者。已如是。又何况新舊互爭之際。各以迎合社會心理。爲其營業之目的。舊固近於玩弄。新亦無益人心。則根本教育之不興。卽亦無往而非陷溺人羣之舉矣。閱者疑吾言爲苛乎。試更舉一事。以證之。猶憶童年時。先大夫領赴江陰應院試。寓中時有贈送善書之人。

當時之所謂善書者無過於感應篇善感錄等類完全以禍福爲果報蓋并不成爲宗教家言也先大夫每婉言却謝之時則家大兄安甫先生侍側微問云此等善書雖無裨於吾儒身性之學然偶一流覽似亦足備平時之警誡大人何拒之深也先大夫正告曰輪迴果報本儒者所不道然三人行必有我師藉作警誡誠無不可然此爲學業已具根底者言則可若青年學子血氣未定吾儒自有立身行己之學無論坊間印行善書無流覽之必要且不閱善書則坊間祕密出售之淫書如覺後傳果報錄等書日斷不爲青年學子所得知自經善書揭出如善感錄某篇論學生觀書云果報錄決不可看名爲果報實則淫書於是學生向不知果報錄爲何書不甚注意者今則知爲淫書矣該錄又云果報錄原名倭袍後因大憲禁止而改名者於是學生并知該書之歷史以後購買更可避倭袍之禁名而取果報錄矣諸如此類不閱善書則亦不知經史以外尙有所謂淫書是善書將成淫書之媒介矣故婉言却之公鶴至今回溯先訓似不免近於消極教育

然爲血氣未定之青年學子計則固名言至理也因思今日改良之新舊各劇其目的卽如其意以與之曰吾將改良社會也然其劇中有時描寫怪狀演劇者本認爲正文之反面而不善觀劇者反節取劇中情節之一段如言情則流爲淫褻言利則流爲詐欺隨在足以助長社會之爲惡程度此雖非演劇者之本心而流弊所及則更有不期然而然者曩李伯元氏輯官場現形記一書以章回體裁敘政治罪惡無非爲官界警告用意非不善其次亦小說家言藉以自遣固絕對不發生惡影響也然某年某名士以舉人大挑知縣分發江南時端午橋總制兩江素耳名士名於其稟見時戲語之云此後拋却筆墨生涯淪落宦海亦曾購備官場現形記學種種入官之祕訣否端語雖恢諧然晚清官場之得力於是書亦誠爲不可掩之事實矣而與李氏著書之意不大相刺謬乎吾於上海戲劇吾亦爲製劇者危矣若然則根本教育庸非吾國社會之命脈耶

小說與戲劇有同等之功用固亦以改良社會爲天職者吾國小說溯源最早虞

初九百。侈爲人文。漢志九流。同羅祕府。漢書藝文志原本。劉向輯錄。而劉錄則就祕府現有之書。一一著錄。猶前清四庫之有提要也。志中屢有民間云云。言民間則其爲內府藏書可知。間嘗總現存之小說爲之部居類列。就體裁言曰章回小說。曰篇段小說。曰筆記小說。就目的言曰時事小說。曰言情小說。曰神怪小說。就文字言曰文言小說。曰通俗小說。曰韻文小說。體裁與文字爲小說之手續目的。則小說之實體。故無論何種小說。第一當問目的。是否正當。其次則體裁與文字。但求詞能達意。筆不虛發。若一意以渲染爲工。則小說之下乘矣。清季歐化東漸。外國小說漸以流行。實爲吾國小說家別開生面。然猶未盛行也。至近年來則蒸蒸日上矣。論者謂自民國二年國會解散以來。人民對於政治殊形冷淡。作者因出其緒餘以投時好。而閱者更藉此以爲消遣之用。此等現狀於政治上社會上。有何影響。今且不論。惟現行之小說。是否有裨於世道人心。抑僅僅爲玩物喪志之具。寧非小說家所當自審。上海發行之小說。今極盛矣。然按其內容則

十八九爲言情之作。其目的何嘗不以救正薄俗自命。究其極也。或撫拾外國之陳言。爲倫理革命之鼓吹。或鋪敘家庭之瑣屑。爲摹繪社會之勝手。夫以今日世界。厲行國家主義。當然以個人爲本位。然人格不完。風紀墮落。正賴吾國舊有之家族主義。爲過渡時代之維繫。而作者必欲橫決藩籬。以爲外國人人也。中國人亦人也。吾奚爲而受此無謂之束縛。不揣本而齊末。擯斥社會人格程度。不問其蔽已甚。而况中外風尚根本上。確有不同之點。削足適履。快意自恣。可爲傷感者一也。其次則競爲無目的之文詞。隨意所至。嚮壁虛造。嚼蠟無味。自命恢諧。尤甚者。則西遊可續。水滸翻新。聊齋續貂。閱微再筆。未捧西子之心。自詡徐公之美。陳陳相因。比比而是。夫諧文隱語。必有指歸。齊贅楚優。尤饒寄諷。律以正始之義。無過比興之詞。必其寄託之思。別有難言之隱。而乃無的之矢。強索解人。吠影之聲。雜陳高座。可爲傷感者二也。曩者初夏暑假。友人子某自某校放假回。見其日夕袖手一冊子。暇輒取覽。幾至寢食皆廢。乃父初以爲此子溫課之勤也。心頗慰。偶

一日於案頭見之。則坊行之某愛情小說也。乃父大恚怒。以爲不良小說之爲禍青年也。乃走告公鶴。囑爲文以爲學子警。公鶴時適草上海時事十箴。爰於箴文學家篇略致意焉。然人微言輕。卒亦覆瓿而已。又今夏姊子夢因來滬。應某專校之招考。英文譯題。爲某社會小說之一段。其中係記載一某西婦夫死擇壻之事。夫以小說考驗英文程度。誠爲扼要方法。而言情小說之曲折。周至則又要之要者。然胡不擇不背中國禮教之事。命題之無傷大雅乎。蓋中外風尚各有不同。最近如美總統威爾遜。聘定華盛頓著名寶石商葛爾特之婦爲妻。再醮在中例本亦無禁。然以堂堂現任大總統而娶一再醮婦。其在中國輿論。又應若何。又憶二年前某內閣女公子。以夫死再嫁。又本年春間某部長女公子。與其夫提起離婚。均爲報紙所譏議。此則中外風尚截然之不同也。一國之強弱。文野斷不在是。即使是在是。吾人或亦承認維持舊禮教爲致弱之由。然譬之涉水七尺之軀。褰裳過之。侏儒則濡首滅頂矣。小說家尙可推波助瀾乎。舖糟歎醜。可以責有知識之閱。

小說者正本清源則斷在小說家之慎於立言耳。若以爲我輩文人賣文作活。但問是否違反法律。他卽非所顧及。則中國本無所謂法律。拋棄學問上之道德。不講則更非公鶴所願與商榷者矣。

上海報紙小史

公鶴曰。自書籍印板已來。學者求學較前而易。故後世稱道馮道不衰矣。據宋高承事物紀原引筆談曰。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道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爲板本。則印板並不始於馮道。特馮道首印五經。故後人或以印板原始於馮乎。報紙濫觴於邸抄。邸抄原始於時政記及起居注。爲專門政治上傳達消息之用。與書籍自印板而後。公諸社會。其效用尤各別也。中國報紙。近人謂始於香港之某日報。上海之申報。其實海國圖志及林文忠公奏疏時有引澳門刊行之各報。則中國報紙當以澳門爲最早。特觚辦者係外人。且西文耳。然香港某報及上海申報亦均係外人首創。至報紙體例。開首由本報刊登自著論說一篇。名

之曰社論（社論二字係東洋名詞而我國報紙承襲其名稱者）而世俗稱之曰論頭。此能於邸抄體例外自成一主體者。若僅僅以上諭刊載報首。則依然未離邸抄科臼耳。

中文報紙上海當以申報爲最先。（後申報數年出版之報紙亦有多家。特今已不存在耳。余於上海閒話曾詳考之。就現存各報論。則申報之後。當以光緒十九年開辦之新聞報爲最早矣。）然其初華路藍縷。每日僅印數百紙。卽內容所輯材料。非燕京春色卽歇浦秋潮。梁任公中國報紙存佚考稱彼時報紙論說。大多數均「西學原本中國考」「中國亟宜自強策」等類文字。爲中國新聞事業幼稚之證明。此猶甲午以後。我國受國際間之打擊。始有此進步耳。若甲午以前則并此無之。世界報紙有製造時勢之權能。我國報紙乃爲時勢所構成。兩兩相較。殊有愧色。

今日無論何項日報。其內部均劃分三部。（此據上海各報言。若別埠之報。則鮮

有自設印刷所者。一編輯部。撰著社論。編輯新聞屬焉。二營業部。發售報紙。收發款項及報務行政屬焉。三印刷部。印刷事宜屬焉。此爲各報共同之組織。蓋近十數年來。報紙日見發達。報社業務。亦日以叢雜。故事實上。遂不能不分部承辦。完全爲不成文之規定也。若在昔日。每日發行之報。無過數百份。每份僅一紙。事務之單簡可知。而偏有一種雇用人。爲今日之所無。須乃爲昔日之所必有。其人惟何。則每日挨門送報之人是也。緣今日各日報。其發行本埠之報紙。均由販報者。先時訂定。或由一人承包。已爲今日滬上一種專業。（其詳另見後）若彼時則無有也。而社會間。又不知報紙爲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閱報紙爲子弟勗者。（一則慮其分心外騖。一則以報紙所載多不切用之文字也。彼時社會以帖括爲唯一學問。而報紙所載亦實多瑣碎支離之記事。故雙方愈無接近之機。猶憶公鶴八九歲時。先族伯彥嘉先生自英倫回。敦促先君子購閱申報。蓋其時上海祇有申報一家開設最久。故先生云云。先君子大違其議。然鄉俗間頗已駭怪不置。

矣。故每日出報。外埠託信局分寄。外埠銷報歷史另詳後。而本埠則必雇有專人。於分送長年定閱各家者外。其有剩餘之報。則挨門分送於各商店。然各商店並不歡迎。且有厲聲色以餉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則唯唯承受。惟謹。及屆月終。復多方以善言乞取報資。多少卽亦不論。幾與沿門求乞無異。惟其中有一事。至可爲吾人紀念者。報館每日所出之報。其總數無過於數百份。而社會之不歡迎報紙。又如上述。則所謂長年定閱之各家。究係何人。蓋大率洋商開設之洋行公司。及與洋商有關係之各商店爲多。噫。中西人知識之不侔。於此可見矣。

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巖介紹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萬。滬上報紙頗有非難。

（光緒間上海不僅申報一家。有匯報。有益報。又有中西文合刊之報。其詳已見拙著上海閒話上海小史。茲不贅。特各報時開時閉。均不若申報之經久耳。左借款在前。清光緒初年。其時現存之報若干家。是何報名。或不可考。然不止申報一家。則可必也。）夫兵事借債。最爲非計。特彼時朝野上下。知此者鮮。無論借者不

明斯義。卽反對者亦祇知以中朝向外國貸款。爲有失體面。直不過無的之矢。雙方均屬蒙昧而已。（吾鄉沈某於光緒初元卽在滬上主持報務。當時反對情形。沈知之甚悉。上述卽沈所告也。）然文襄聞有反對者。卽大怒不止。故其與友人書。有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爲末路之語。其輕視報界爲何如。惟當時並不以左之詆斥爲非者。蓋社會普通心理。認報紙爲朝報之變相。發行報紙爲賣朝報之一類。（賣朝報爲塘驛雜役之專業。就邸抄另印以出售於人。售時必以鑼隨行。其舉動頗猥鄙。而所傳消息亦不盡可信。故社會輕之。今鄉僻尙有此等人。）故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爲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卽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肆其譏評也。至主筆與訪員。是否於取憎於人之外。果有不道德之行爲。則此爲另一問題。固不能以社會之重輕爲斷。此實吾人事後之定論矣。全國報紙以上海爲最先發達。故卽在今日亦以上海報紙爲最有聲光。北京稱上海報爲南報。而廣東及香港南洋羣島稱上海報爲滬報。凡事

非經上海報紙登載者。不得作爲徵實。此上海報紙足以自負者也。雖然。此等資格。報紙自力造成之歟。抑別有假借歟。以吾人平心論之。一歷史上之地位。則上海報爲全國之先導是也。二交通上之地位。則水陸交會。傳達消息靈便是也。三大商埠之地位。則上海一隅。爲全國視綫所集。因別種關係而報紙亦隨以見重於世是也。惟以上三者。第一層取得之歷史資格。則上海各報。其初均由外人創辦。卽第二層第三層之交通商埠。亦何一非外人經營有效之後。而吾國人席其勢以謀發展者。是上海報紙發達之原因。已全出外人之賜。而况其最大原因。則以託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嬰國內政治上之暴力。然則吾人而苟以上海報紙自豪於全國者。其亦可愧甚矣。

甲午以後。爲吾國社會知有報紙之始。然乙未台灣之役。適當新聞報創辦之第三年。夜壺陣大紙炮之戰事新聞。絡驛不絕於紙。而社會之信用乃以此大增。吾不責報紙。報紙以營業爲性質。則不得不投合時好。吾獨責當時之社會。何竟於

臥薪嘗膽之餘。猶喜聞此等消息而不一爲審度也。然畢竟上海報紙較各處終是進步。甲午而後。不數年有戊戌之變。而戊戌政變。上海報紙已能一致指斥舊派。指斥不效。變本加厲。又兩年而有庚子之役。庚子之役。北方陷於匪域。在朝王公大臣。多半爲狂毒所中。然江南半壁。卒能保守聯盟。則事前上海報紙一致主張勦團不爲無功焉。暨乎李文忠自粵督電召入京議和。時有某國堅持異議。上海報紙復一致致其反對。而和局卒底於成。此則滬報有功於國家之最著者。蓋自甲午以迄庚辛之交。全國蒙昧。雖不異疇昔。而上海一隅。則與外人接觸較繁。感受國際間之激刺亦較早。故能悉易其頑劣之頭腦。以躋於世界文明之域。上海報界之功。亦上海報界所處之地位有以致之耳。

上海報界之有政治意味。當以前清季世某上海道購買某報始。繼是而官僚購報之風盛行。其不能全部購買者。則又有津貼之名。報紙道德一落千丈矣。惟以今日世界報紙論。機械作用。本非所諱。顧在彼爲發表政見之用。而在此乃庇護

私黨之助。於是上海報紙始有黨派。然對於政治上大問題。猶能犧牲其平時之惡感以謀一致之進行。吾於蘇浙兩路之拒款風潮見之。惟余以上海報界有私黨而無政見爲報界惜。不知僅有私黨不爭政見。故大問題發生。尙不致互相水火。無何辛亥革命。國內號爲政黨之團體。波蹶雲擁。更迭以興。而各藉政見之名。以鬥私智。雖家國存亡。且復不顧。儼藉報紙爲黨爭之利器。則愈演愈進。愈况愈下。舉全埠報紙而能脫離此旋渦者。已不數數見矣。回首前塵。能無增感。民國二年。與日友井上氏邂逅於滬上。舊同學也。偶以私人談話。渠則云。此後中國人將不能有辦報資格。異日中國輿論且寄於外報矣。蓋有鑒於中國之黨爭。凡著名之報無一不落黨阱。而無黨之報又奄奄如不欲戰。故以此言爲警也。痛哉斯言。國人念諸。

上海報紙。於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有一大助力。則取材於本埠外報是也。查本埠外報。以字林太晤士爲最古。繼之者爲文匯報大陸報。(文匯爲晚報)皆英

文也。此外復有法文報德文報日文報。皆各國殖民政策中之一手段也。滬上華報所得消息。其始既無本報專電。卽路透電亦僅代外人爲喉舌。（按路透電每報每月給費百元。歐戰起後加給一百元。華報與該社訂定通信合同。距今不過十年。最近又有日本人組織之東方通信社。則兩年前事耳。）而各外報則均受各該本國政治上之委任。卽各方面之消息亦較爲靈通。故十數年前華報所得緊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報轉譯而來。且一經登載。聲明由某外報譯錄。卽有錯誤。本報可不負責。蓋其時報紙爲不正當營業之一。偶有誤聞。無所謂具函更正之手續。小而起訴。大而封閉。此更辦報者之所寒心。故轉登外報。旣得靈便之消息。又不負法律之責任。其爲華報之助力者大矣。

昔日之報館主筆。不僅社會上認爲不名譽。卽該主筆亦不敢以此自鳴於世。吾鄉沈任佺君。光緒初年卽就滬上某報之聘。轉展蟬聯。至光緒末年而止。然對人則囁嚅不敢出口也。惟清時科舉盛行。每當直省鄉試之年。則各報必延聘一科

甲者於放榜之前。擬作江浙兩省闈題文登之報首。以代論說。此風不知始於何時。其後乃相沿成例。蓋舉世爲科舉夢所浸灌也。猶憶丁酉江南鄉試。首場第一題爲文學子游四字。申報既延某太史擬作闈墨。登之報端矣。嗣於九月初旬。俞曲園自蘇州寄來擬作一篇。囑登報端。其破題爲殿四科以文學。聖道南矣云云。通篇卽以此爲骨。一時士子轟傳。未幾該報郵寄南京。監臨某攜達主考官。時距放榜之期尙有兩旬。兩主考官見曲園擬作如是云云。卽就以習禮作骨之閱定。各卷重行去取。而以聖道南行作骨之各落卷補其額。吾友孫君靈銳。卽被擯於此者。孫其時卽主申報之筆政者。揭曉後。其薦卷房師某過滬。以語靈銳。并詢曲園之文之所自來。并爲孫惋惜不置。此則報紙之用。本不在科舉之末政。而影響反中於是。亦上海自有報紙以來之異聞矣。

報紙之有訪員。其初僅本埠延聘一二人。外埠則除京師照登邸抄外。各省會則摘錄一二督撫轅門抄而已。卽本埠訪事。亦大抵以滬上各衙門之房吏充之。故

報紙所登事實。無過於官廳中日行尋常公事。社會新聞。則更絕無僅有矣。間有一二門毆拆梢回祿之記載。亦必曾經保甲委員或總巡之處分。而始經披露者。故訪員資格。如是而止矣。至戊戌維新。乃爲上海報界放一異彩。其時康南海梁新會以時務報提倡社會。社會之風尙旣轉。而日報亦因之生色。加以添設之日報加多。政見上雖無爭執。而營業上頗有比較。暨乎新黨當國。政治上之祕密。日以揭破。前此賤視新聞業。因而設種種限制之慣習。復悉數革除。各報社內部受營業上之競爭。外部受社會間之督促。於是新聞業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業。而往者文人學子。所不惜問津之主筆訪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聞記者。曰特約通信員。主之者旣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辭。蓋吾國社會知識之發達。以此數月爲最。而新聞紙之雛形畢具。且日日以進步爲會歸。則亦以此數月爲最矣。報紙之有專電。有特別通信。皆戊戌以來之進步。其原因悉如上述矣。顧二者爲發展報紙之利器。而二者之辦法。今昔亦各自不同。卽如專電一項。在今日有電

局之特別減價。(按照普通商電減價四分之一)而事實上以政治首都爲中心點。近十年來京津一帶報館林立。故每日通電。僅取材於彼間每日發行之報紙。已無慮其間歇。若在曩時。第一消息必由發電人自行探得。故發一電信。確否不啻由本人自負其責。第二電費不減。一字有一角餘之耗費。該新聞苟無特別之價值。卽不便貿然發電。有此二因。故在昔雖有專電之名。而專電實不能每日而有。此與今日不同者一也。自上海言之。北京亦外埠之一。特別通信亦訪員之事。故彼時於二者尙不甚分析。概名之曰外埠訪員可矣。胡爲以特別通信名。蓋特別對於普通言。通信則就發生之新聞貫串以己意而成之。此今日二者之所以各別也。惟彼時延聘之特別訪員。能就公署中摘抄一二緊要文件。卽爲上選。其次則摭拾彼中瑣事以實報紙。皆當時之所謂特別通信矣。此與今日不同者二也。惟進步有階級。時局有異同。此不得據今日之報紙以議前報。卽不能限今日之報紙以爲已臻文明之域也。

戊戌八月政變之後。己亥爲復古時代。庚子則排外矣。此兩年有餘。亦爲上海報紙大受打擊之期。當戊戌四五月間。朝旨廢入股改試經義策論。士子多自濯磨。雖在窮鄉僻壤。亦訂結數人合閱滬報一分。而所謂時務策論。主試者以報紙爲藍本。而命題不外乎是。應試者以報紙爲兔園冊子。而服習不外乎是。書買坊刻。亦間就各報分類摘抄刊售以侷利。蓋巨剪之業。在今日用之辦報以與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則名山事業且無過於剪報學問也。及八月以後。新政根本推翻。其冬入股恢復。士子應歲科試。有夾帶報紙入場者。卽遭擯斥。自己亥至庚子。海上報紙銷數大減。其不能支持者。停閉後先相望。梁任公有各報存佚考。卽資格稍舊之申新各報。於營業上旣深感苦痛。而詞鋒亦稍稍斂抑矣。至庚子夏間。京津團亂蠡起。南北隔絕。長江上下遊。土匪復乘機思動。報紙所得消息。除一二轉譯外報外。已奄忽無復生氣。然持論嚴正。不爲排外潮流所激。稟實亦全國真正輿論之所寄。中國一線不亡之機。庶乎在是。故就主觀言。報紙不得自以爲功。

而就客觀言。則挽回危局。文字之力居多焉。

辛丑壬寅而後。國內大亂初平。而國際間之均勢已成。我國獨立資格岌岌失墜。於是報紙立言。既督促內政之進行。亦益懷外交之危險。於此時期中。報紙與時局之關係愈密切。乃發生兩大現象。而上海報紙實當其衝。其一爲樂觀現象。時則中央政府鑒於排外之非計。乃有預備立憲之事。夫預備立憲。特滿清塗飾人民之一種計畫。豈真有實事求是之心。然當時熱心國事者。因勢利導。對於憲政。或設所研究。或開會演說。或以犇走號召人民。或以文字鼓吹輿論。而上海報紙實居喉舌之司。而任傳播之責。卽其時每報社論。亦必延聘政法名流。以司撰著。其次則復選擇東西名著。譯登報端。以餉學子。蓋我國各種世界學問之得有門徑。皆上海報紙爲之首先提倡。而造成風氣者。此其樂觀也。其一爲悲觀現象。我國向不知何者爲輿論機關。無已。則以報社當之。惟在昔報社。知識幼稚。不足任代表之責。觀乎中日之役。報紙記載戰事。多有對於敵國肆其謾罵。以爲快者。此

豈國際常軌所宜者。然此等錯誤。在我人自反則可。出於國際干涉。則失我人言論之自由。簡言之。我國辛壬以前。國勢雖甚孱弱。民智雖甚閉塞。而言論自由。權則完全無缺。自美禁華工之案起。我國以抵制美貨爲對抗之策。斯時輿論中堅。實爲報紙。及中央與美協商。而美首先提起取締報紙之議。中政府漫然應之。遂爲國際干涉報紙之開始。由是而後。偶遇交涉。則相手國第一件要求。必先自箝制輿論始。變本加厲。今爲烈矣。而作俑實在此時期中。此其悲觀也。樂觀之憲政運動。迄今國體已更。仍屬虛懸無望。而悲觀之取締報紙。今反成爲數見不鮮之事。報紙與時局關係之密切。其結果乃如是哉。

至最近辛亥數年之間。政府以預備立憲餽人民。而內幕之腐敗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輿論之不可終遏。乃設法溝通報館以爲私人作辯護。斯時報紙之道德固已墜落達乎極度。而真正輿論無可發洩。則激成反動力。主張根本改革之反對報紙乃應時發生焉。自此類報紙盛行。全國爲之風靡。清政府一方以政

治上壓制力止之。不效則別組反對報紙以反對之。所惜者此中有一極大機會。政府未能利用以和緩反對派之勢力。則當時立憲派與革命派。其所主張之政見本自不同。立憲派之言曰。國體無善惡。視乎政治。就原有之基礎以謀改良。其事較根本改革爲易。革命派之言曰。清政府決無立憲之望。不能立憲。惟有亡國。故根本改革宜。此兩派之所爭持。其以立憲爲前提則一也。使彼時清政府果能實行憲政。則根本問題卽已解決。革命派之消融或在意外。革命有兩派。光復派以民族爲主義而立憲爲輔義。同盟派則以立憲爲主義而民族乃輔義。然比較上則光復派之持義不若同盟派之正大。故其勢力亦較微。夫其勢力之所以微薄。此中雖尚有種種原因。然黨綱之偏。爲輿論之所不屬。實其最大主因。故雖謂全國一致所要求者爲立憲。無不可也。以立憲消融革命。或爲可能之事。卽不然者。事實上並可倚重立憲派以與革命派互持。未始非政治上之作用。惜乎滿清不足語此。名爲立憲。違憲之政日出不窮。而結果上立憲派亦殊有愛莫能

助之隱。至庚戌辛亥間。卽立憲派之報紙。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此則清運存亡絕續之大關鍵。尤上海報紙黨見離合之一段落矣。迄乎辛亥之後。國體既更。時局倏變。黨爭之劇。別開新幕。除略見前述外。悉爲現世事實。無當於歷史旨趣不及焉。

以上所述。爲上海報界實體上變遷沿革盛衰興廢之大要。繼此當言報界手續上之歷史。

第一報社經濟。此當分作兩截論。其一。爲非營業之報社。黑幕中既有別種關係。自不能以普通營業賅之。而根本上之關係。無過於財政。其報紙性質若明若昧。視主動者之性質以爲準。經濟時盈時絀。視出資者之經濟以爲度。此爲報社之又一類。(至一部分受津貼之報社。則負一部分機關之義務。如對於某人或某事不能加以非毀是。又有積極義務消極義務之別。如積極則倡爲崇拜之論。消極則代任辨護之責。種種條件不一而足。此真左文襄所謂無賴文人之末路矣。

此等報社亦祇可認爲非營業之又一類。蓋卽前所述名爲有政治意味而實則代私人作鷹犬者也。其一爲營業之報社。論上海創辦報社之歷史。其始均爲外人所經營。本無一而非以營業爲性質。然輾轉售賣。積久遂悉入於華人之手。又積久遂成爲機械之用。就自有上海以來之報紙論。曾否有完全營業之報紙。此在辦報人之自知。而局外人則苟非該報自外於營業。（如去年某報之自行聲明爲某種機關者是）決不以逆臆之詞測之。忠厚論人之道固當如是。且報社亦實有可以營業爲活之道存也。茲特就報社普通經濟言之。而上海之獨異於各內地者可見矣。甲。收入項下（一）售報收入。售報分本埠外埠。而在本埠則每報均由販賣報紙者訂定包銷。其收入較內地各報之零星發售者尤爲可恃。蓋上海於報館閱報人兩方之外。其間已有販賣報紙之一種仲介人。而今且成爲專業。故凡居滬各人。雖密邇報館。而購閱報紙。絕少向報館訂定者。一則報館派送。均交郵局。所達時間必在販報者之後。一則向販報人定閱。各報均有。而價

目反較報館定購爲廉。職是之故。販報人向報館躉購。既不患銷路之減少。而報館則以躉售之故。價雖稍廉。收入乃確有把握矣。至外埠銷報。則滬報每有分館之設。其實分館僅司銷售報紙。近或兼攬廣告。名義本不相符。然因此則責有所專。而收數不至虛懸。此滬報之特別情形也。(一)廣告收入。報館於售報之外。其大宗收入。本以廣告爲首。且滬報少則三張。多則四五張。卽在數年前。僅供紙本。已虞不敷。故報館營業之盈絀。實以廣告之多少爲衡。而在上海。則以全國大商埠之故。有特別之廣告。凡四類。一戲館。聞之伶界中人言。其初戲館及初到藝員。按日刊登廣告。其用意或慮報紙之譏毀。故藉此以爲聯絡之具。而今已成爲巨款之月收。二醫藥。醫藥之銷場。全在廣告之傳播。三書籍。新出書籍。非廣登啓事。購者無從知悉。四雜項。商界往來出入及人事上之聲明陳述。此事在滬上。幾與別國之登錄吾國之存案有同等之效力。故薈萃全埠一歲之所入。其數亦至爲不少。此又滬報之特別情形也。乙。支出項下。(一)報務支出。此賅全社用費言之。

較之外埠各報。無特異之點。不過滬上生活較高。滬報設備較完。故支出亦較他處爲增加耳。(一)購料支出。報館需要之物料。紙爲大宗。次則油墨。惟二者吾國均不能自行供給。猶憶庚辛之際。吾國報界開全體大會於滬上。時則上海龍章造紙廠湖北造紙官局開辦伊始。報館與紙廠雙方接近。乃有改用國貨之決議。寧非挽回利權之一舉。然事實上互相比量。價值較瑞典紙昂五分之三。(彼時報紙均用瑞典國所製者)而貨質仍不若瑞紙之堅潔。據業紙者言。世界產紙無逾於瑞典者。蓋瑞典利用天然之森林。各國莫之與京也。因此之故。該議決案遂無形廢棄。可見實業不發達。空言愛國。雖以提倡輿論之報紙當之。卽亦不能貫徹其義。唯瑞典以蕞爾小邦。乃能利用森林以獨擅紙業。吾終不信以地大物博之中國。而竟讓瑞典專美於前。則仍政治爲之耳。自改用國貨之議作罷。紙廠營業愈以奄忽。而外貨愈以充塞。迄歐戰開始。瑞紙不至。今又相率購用日貨。據國貨調查會報告。每年名片所用之日紙。歲達二百萬元。則報紙一項。其輸出金

錢又可以數計耶。其次則印刷所用之油墨。在昔亦均購德貨。蓋油墨爲顏料之一種。德固世界顏料總產所也。近以歐戰滯運之故。亦幾全數折用日貨。此二者爲報紙最需要之物料。報館大宗支出均在是。而中國無一產焉。因附論及之。

（三）薪資及運輸支出。報館內部支給編輯發行印刷各員司之薪資。可於第一類之報務支出中賅之。至本外埠訪員。駐京特別訪員。新聞通信社。（如路透社東方通信社等是。）北京官電津貼。（前清時電傳上諭。由本埠各官署與報界分任之電費是。）本報電信郵信各費。亦爲支出之一大部分。而薪資之鉅者尤以駐京特別訪員爲最。按月支給有在一二百元以外者。按件支給有每通信十元以外者。近年來黃遠庸實此中翹楚。蓋通信體例及訪員資格經黃之提倡者爲不少也。至運輸報紙外達之費。在昔郵局舉辦以前。傳達全賴民局。民局規例不少。一運送濡滯。於是各報乃有自設分館之舉。及郵政開辦。始仍按照普通印刷物計算。後經全國報界呈請。於電局減收電價四分之三外。郵局亦另訂專章。寄費

較前大減矣。然輪路未通地方。運送仍分等級。最近報界復有呈部核減之請。蓋運一紙之報與購一紙之報。其價相等。而郵局論重量。每份四五紙之報章。報價且較運價而廉焉。此亦報館支出之大宗也。至外埠個人直接向滬上訂閱者。分爲逐日隔日郵寄之數種。其寄費仍由本人在報價內加算。於報館支出固無影響也。

總上收入支出之兩大類。各類中又各有其子目。上海報社經濟之大略。如是而止矣。

第二報務行政。滬上報館。內部辦事。分爲三部。卽編輯營業印刷是。而總司其事之一人。名曰總經理。社會上亦稱之曰買辦。蓋猶沿外人創辦時之名稱也。全報由總經理負責。其下分設三部。復各有主任一人。而營業部之主任。每由總經理自兼。則經濟之關係也。茲更就三部之職務言之。一編輯部。編輯部專司編輯新聞。主任一人。名曰總編輯。負編輯全部之責。其下管理緊要新聞者一人。管理地

方新聞者一人。管理本埠新聞者一人。管理雜俎者一人。復有專司撰著論說翻譯外報者若干人。（論說多延聘能文者數人分日撰著。不必盡駐館中也。翻譯則每報至少英文日文各一。緣近年滬報資料多取之英日文各報也。）譯電校對收發信報者若干人。此編輯之人數也。每日自下午一二時羣集編輯房開始辦事。至編輯完事時間。此殊有今昔不同之點。而報紙之進步亦於此見焉。蓋十數年前京滬間始有專電。然不能按日而有也。即電信到達時間。至遲亦無過下午五六時。故報紙全稿告竣。均在下午六七時間。今則每日專電有遲至夜間十二時而到達者。即各外埠添設訪員。每日多數之快信。亦遲至下午九時而達。因之平均計算。全稿發刊。每日必在一二時之後。此編輯之時間也。每報開首必登社論一首。此爲表示本報宗旨及自成一主體。以示與邸抄轅門報之有別。（此爲東西各報通例。近年有一二報紙刪去社論者。此亦我國修詞學不振之朕兆。西人嘗爲失去報紙之眉目。大多數閱者所不歡迎也。）其次則本報專電。特約

通信社專電。外報譯電。中央命令電傳。各大埠逐日分條快信。各報排列雖互有先後。然大致則不外是也。其次則緊要新聞。爲報紙之第一張。其次則地方新聞及瑣聞。爲報紙之第二張。其次則本埠新聞。爲報紙之第三張。其次雜俎。則詩詞小說諧文筆記等文字。或併刊於第三張之又一面。或另刊第四張。蓋報餘消遣品也。總上體例。各報總有不同。今昔亦或互異。惟由簡而繁。由散而整。則不啻趨於同式之記載矣。至時評一項。亦報紙宗旨之所寄。故第一時評。每爲總編輯自著之文字。此編輯之體例也。總之報紙宗旨之純正。記載之真確。對於政治則軍事外交有當然之祕密。對於社會則個人陰私負絕對之責任。在法律上雖以更正爲臨時之救濟。而在道德上則實編輯部全體所當負責者也。二營業部。營業部重要之職務。無過於經濟上之收入支出。既如第一類之報社經濟所述矣。此外於用人。於行政。尤爲全社總務之所彙。而關涉一部分之報務。復有可記之歷史。一代負訪員之祕密。報紙全稿。除論說時評特別通信自署名號者外。其餘訪

稿既不署名。卽其對外責任亦由報館自負。故遇有記載失實。或有勢力者故意尋釁。局外查詢訪員姓名。報館除依法更正外。絕對不負告知之義務。其結果且有寧受報務上之損失而不顧者。（數年前滬報長沙訪員某。爲軍署逮案。判處徒刑十五年。及此次共和回復。各報電請開釋。事前且集貲以贍其家屬。此又滬上各報之道德也。）一。代任公益之提倡。各地方水旱偏災之募集捐項。此爲滬上各報向所熱心者。近則凡屬公共事業。如衛生。如學務。如交通。其性質便利於公衆者。或錄入新聞。或送登廣告。均認爲報紙之義務。而代任傳播之責。此不得謂非滬報之進步也。最近各報又有特闢人事介紹欄。以便利人事通信者。如介紹職業。聲明遺失招尋親友等事。雖略略取費。而其數甚微。則仍公益性質矣。一。代登公布之文件。元首命令。刊登報首。本亦公布之一。惟此爲政治上互有關係者。故一方爲報紙之義務。一方亦報紙之新聞也。若近年來各報特闢公布一欄。就官廳公文批答次第登錄。不與新聞相混。則實以時事新報之公布上海地方。

審判檢察各廳文件開其端。嗣是而各報間有效之者。則亦官民兩利之道也。若夫報館對外交涉。其事多起於所登載之新聞。以更正爲第一救濟方法。而每每不滿於要求者之意。則訴訟之事時起焉。惟滬上各報。其歷史上既多引渡於外人之手。而欲避去政治上之暴力。僅僅開設租界。尙不足以謀保障。故新舊各報。遂多懸掛洋商牌號。偶遇訴訟。乃不得不受領事之裁判。此滬報至可羞之一事。蓋日日以愛國提倡輿論。而自身乃未取得一完全國民資格。雖然我國政治不能容納一言論自由之報館。於以營業爲性質之報館何多尤矣。三印刷部。滬上初設報館。日出報紙僅數百份。有用石印者。有用鉛印者。類皆委託另一印刷所代印。與今北京各日報同。迨後銷路漸廣。代印價昂。則自設印刷所焉。然所用印機。則仍人工爲之。所謂手搖機器是也。手搖機用力多而出貨少。時則報紙愈以推廣。租界電氣事業亦推用盡利。於是手搖者悉用電機。卽向之以引擎印刷者。今亦漸用馬達發力矣。此爲印刷上之進步。若近者新聞報購置大機。自鑄版後。

交印全報每份四大張。一小時可出報一萬份。則又盡運用機器之能事矣。報紙初用鉛印。因鉛字大小不全。且同樣之字無多。則仍不得不借資於木刻之字模。而每日匆促添刻。雇書手。雇刻手。事既繁難。於是報紙中途不時有空白。及以○代以△代之字。此亦排印上一大缺憾也。（今南洋華僑開設之日報。仍有此事。蓋亦未置銅模之故也。）後經疊次改良。今則各報多已自置銅字模。卽無力自置者。而海上各大印刷所亦均備有銅模。臨時添購亦復甚易。較前此於每夕兩三小時間書寫刊刻者不侔矣。此爲排刻上之進步。前此所用印報之紙爲油光紙。僅有一面之用。自中外日報（現已停閉）時報開始用報紙兩面排印。各報風從。今則書籍亦已照刊。所惜吾國不能自造報紙（已見前）而報紙所刊字樣之大小。仍不能若日本報紙之均用五六號字排印。則用字大小。實有文化進步之關係。此則各方面閱報者之咎。於報館用紙方面不得謂非進步矣。至出報時間。前者因種種設備之不完。雖以發稿加早。終夕勤勤。而出報每在明日上午九十

時。今則以運用機器之得宜。除新聞報之巨機不論外。其餘亦均能於每日第一班火車開行前趕辦出報。則既係營業上之競爭。亦善事必先利器之一證也。若夫印刷部與編輯部相互間之負責。則排印之責在印刷部。而校對之責則仍屬之編輯部。各稿雖由各編輯員直接交排。而全稿排竣之後。非經編輯部中以硃筆簽字發印。印刷部不負其責。此亦一不成文之規例。即各書店亦同一辦法也。然而報紙發現重大錯誤。論理應由編輯部負責者。而登報更正。或仍諉爲手民之誤。余嘗戲爲某報記者曰。編輯均係先生們。排印均係工人們。中國重士輕工。故凡事均係小的着錯乎。某報記者無以難也。

綜上三分部之職務。爲報務行政之大要。合之報社經濟。實爲報紙手續上漸次進步。及其所以發達之原因。至上海報紙之定價。其初每份五文。每月一百二十文。併無本埠外埠之分。蓋其時外埠門報者本居少數。即間有之。民局遞寄。寄費由本人自給。與今之由郵局代寄。寄費歸報館先給者本異。故辦法不必盡同也。

由五文而進爲十文。由十文而進爲十二文。至十二文時。洋價受銅元之影響。乃改作洋價一分二釐。而報紙兩面排印。工事改良。不逾年而進爲一分四釐一分六釐矣。由是以降。物價愈昂。生活程度亦愈高。今且漸進而二分以上也。各報定價。不盡相同。而大致則不外乎是。此雖瑣事不足道。然社會經濟與個人生活盈虛消息之理。亦正於此寓焉矣。固不僅歷史沿革問題耳。

繼此猶有一報界大問題焉。則報界公會是也。上海報界公會之組織。近在數年前。分子雖以上海各日報社爲限。然內部之不能結合一氣。除每報勉力供給月費外。實亦無所事事。非公會之果無事也。患在各報無共同利害。而普通商業。其利害以營業上之經濟爲限。報館獨不能以此限之者。蓋現今報館。是否以營業爲目的。抑以達其黑幕中之機械性質爲目的。此雖一報社之間散服務人員所不能深知。而况欲與同業作連雞之共棲。此固事實上所萬萬不能者矣。是故各業之有公所。其團結力亦甚堅固。其最大原因。乃各該同業營業上對外之利害。

本爲一致。故內幕雖甚競爭。決與結合之要素不相背馳。獨報館則各報設立之宗旨。已各有其獨到之處。或竟不以營業之得失爲衡。而團體之結合。卽不能以此爲根本上之條件。上海報界公會之作用。視此矣。故前者袁項城未斃之前。上海各報。有民氣爲之後盾。或一致致其反對。抗袁之電。猶能各報刊登。則以項城爲全國目標所在也。及袁氏旣亡。黃陂正位。國民想望太平。全國一致。獨上海報界。反以黨派關係。致啓衝突之漸。而公會獨不能提一議案。發一通告。藉以警省報界同人。則可爲浩嘆者莫此若矣。彼以要求減短郵電各費爲公會無上之能力者。是否有效。且不可知。而公會設立之必要亦僅矣。此又因報紙歷史而連類及之者也。

公鶴附誌。本篇爲記述上海華文各日報歷史。故各西報。各華文小報。〔戲報。花叢報。普通名之曰小報。〕星期報。月報。季報。年報。不定期之專門藝術報。不與焉。又上海開設報社。自前清同治季年始。中間盛衰興廢之跡。或停辦。或續

行。久暫不一。固爲歷史之所必及。然隨在與現存之各報。有沿革關係。故本篇除有歷史上必要之記載。如上海報紙之創辦於申報。新聞報之購用巨機。中外日報之兩面刊印。時事新報之登載公布。不能不詳細敘述外。其餘則概以渾括言之。近數十年間事。固由吾人回首一記憶焉得之矣。現史之略。昔人有爲之者。公鶴將沿用其例也。民國五年陰歷丙辰九月朔日竣稿并誌。

公鶴於溽暑兩月之中。成上海閒話六十則日課一則。每則亦或說二事以上。今作一小結束。姑輟筆於六十則。問其胸中所欲言者。公鶴則曰。尙撐柱於腦海之中。可傾倒者。未可以僕指計也。公鶴之於上海。可謂有見他人之所未見矣。向來載筆申江。流傳楮墨者。非侈談風月。卽僅辨街衢塵市。有能以歷史之眼光。政治之知識。爲上海紀載事實。而時示以味津之一筏。暗室之一燈者。則自公鶴始矣。昔之人有此風調。無此識見。今之人又或不經心於談往。所詞查者。多乾燥無味之言。則此六十則。豈非一異彩乎。因戲詰公鶴曰。子言上海人。

嘗。人。曰。豬。頭。三。其。詞。若。施。者。以。爲。至。毒。而。受。者。以。爲。深。恥。究。其。實。際。不。過。歇。後。語。藏。一。生。字。夫。生。者。不。熟。之。謂。不。熟。於。上。海。卽。與。俗。所。謂。老。上。海。者。相。反。其。可。恥。乃。至。於。是。然。則。居。上。海。者。必。不。願。爲。豬。頭。三。可。知。矣。不。讀。公。鶴。此。編。吾。終。慮。豬。頭。三。之。多。也。倘。欲。不。爲。豬。頭。三。盍。誦。上。海。閒。話。公。鶴。大。笑。并。書。之。以。與。上。海。人。共。一。軒。渠。云。心。史。跋。

SHANGHAI REMINISCENCES

By

YAO KUNG HO

Edited by

YÜN SHU CHIO

1st ed., July, 1917

3d ed., Nov., 1926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

回(上海閒話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武進 姚公鶴

校訂者 武進 惲樹珏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漢口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7

91(513.1)
Y7

登錄號：

208718

書名：上海閒話

借期	學	號	姓	名	還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672.19/201.8

4284

1926

0208718

登錄號

208718

201.8